



萬葉文藝新輯

鄉下朋友

著 王西彥

萬葉書店印行

萬 葉 文 藝 新 輯

鄉 下 朋 友

王 西 彥 著

上 海 萬 葉 書 店 刊 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廿一日初版

萬葉文藝新輯

鄉下朋友

(短 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王
葉	君	君	西
書	甸	甸	彥
店			

印 翻 許 不 · 權 作 著 有

所 行 發 總

店 書 葉 萬

號 九 十 三 里 慶 寶 路 滄 天 海 上

目次

鄉下朋友	一
病人	四九
困頓	五七
當爸爸買雨傘回來的時候	六九
二錢黃金	一二九
魚鬼	一三一

鄉下朋友

莊道耕先生決定下鄉去探看一個舊時的鄉下朋友了。這決定是很不容易的。遠在一年之前，就早已寫信給那個鄉下朋友，訴說過自己對都市生活的厭倦，精神的過分疲憊，以及和多年不見的老朋友重敘舊情的渴望了。然而，日復一日的耽擱下來，這樣一個小小的宿願始終未能償達，自己一直深陷在煩囂苦重的都市生活的泥淖裏，無法自拔。而現在，感謝上蒼，機緣終於到了。

一連五天，莊道耕先生忙於下鄉的準備。首先他蒐羅了不少關於農業改良的著作，撰擬了一些切實的觀察計劃，然後按照事前詳細開列的單子，購置一切日常生活上的必需用品。尤其是自己患有失眠症和胃酸過多症，鄉下醫藥設備不週全，因此特地到醫院裏去檢驗了身體，配了足量的鹼劑和蒸鹽水。一切準備停當，於是懷著滿腔興奮，於一個仲夏的早晨，坐上一輛駛往數百里外的小城鎮的長途汽車。

在晨光迷濛裏，破舊襤褸的車子，從車站開出去，剛一離開城市盡頭的一個鍊鐵廠，呼吸到鄉間的第一口新鮮空氣，莊道耕先生便感覺到自己的胸廓擴大到好幾倍，全身都陡地變輕鬆了。雖然車路崎嶇不平，車子裏也擁擠不堪，但他把自己的臉孔湊在一個小小木柵窗口，承受著清晨沁涼的微

風，眺望著廣袤無極的原野，金黃一色的禾海，日出前朝雲幻變的天壁，以及方始荷鋤出田的農民，心裏簡直洶湧著遏制不住的歡欣。久久憧憬著的極樂生活，一旦真切地閃現在自己眼前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來形容這一刻的心境，他是開始沈醉在幸福的預期裏了。

「田園生活！詩的生活！」他暗暗叫著。

莊道耕先生是一位頗孚時望的著作家，一位真正的都市人。從童年時代起，從未真正離開過。他是一個根生在城市裏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靈魂是和城市的靈魂互相溶結在一起的。城市生活裏的一切享受，一切卑污，一切墮落，他莫不習熟。也就是因為體驗很深，對於城市生活，他逐漸感到不滿，生出厭惡之情。當他還沒有離開學校的時候，業已是一個田園生活的讚美者，時常結集伴侶，作短期的鄉村旅行，少則一天半天，多則三天五天，把自己投在明媚秀麗的大自然裏，呼吸曠野的空氣，觀賞春日的花香鳥語，有時也學著鄉下農夫的樣子，脫去鞋襪，捲起袴管，上田裏拔草，下水溝捉魚，甚至也會捏過農夫手裏的鋤頭，和農夫們談過話。總之，他衷心愛慕著田園生活，對莊稼人則更具有濃厚的興趣。出了學校以後，從事於著作事業之餘，也不忘懷夙好，無論在文字發表上，在和朋友們口頭談話上，祇要一涉及農村生活或農業問題，他的偏袒的態度便出現了，他從不吝嗇對田園和農民的讚譽。他曾經讀過幾本關於農事的著作，也曾經交結過學園藝的朋友。他滿以為要復興古老的中國，必須從復興農村，改良農民生活著手。

現在他去拜訪的那鄉下朋友，便是他的一個老同學，一個真正來自田間的人。從中學時代起，他們便在同一教室裏上課聽講，而在大學裏，變成一對莫逆之交的。最初，他和鄉下朋友的感情非常特別，對於那個方頭大臉，器宇軒昂的鄉下人的固執堅韌的性格，與其說是愛，還不如說是好奇。他喜歡和他接近，和他談話，和他討論各種問題。他覺得，那鄉下人的一切都很好笑，農民的臉相好笑，倔強固執好笑，勤儉刻苦好笑，於任何事物都要窮根究底好笑。和這樣一個人在一起，使他感到一種奇異的滿足，一種無窮無盡的興趣。鄉下朋友的姓名叫做劉樂能，一般同學都管他喊「劉姥姥」，這名字隱藏著一種輕蔑和戲謔。後來，或許是相處日久之故，印象慢慢改變了，那人身上一切可笑的特徵，都逐漸變成可愛可親了。這種印象的改變，方始奠下兩人友誼的基礎，他開始去瞭解他，和他作一個真正的朋友，從他聽取農村的種種奇聞異事。對於像他這樣的一個豆莖不分，五穀莫辨的城市人，農村的一切，簡直事物物都新奇玄妙，不可理解。自然他們之間依然有著爭辯，而且爭辯的結果，即使表面上他勝利了，但實際上，總是無例外地輸在鄉下朋友那種可驚的固執裏。「你這是一種城裏人的幻想，」每次臨到結局，不能在辭意上作答的時候，劉樂能照例臉紅耳赤，以斬釘截鐵的口氣這樣說道：「你試到我們鄉下去看看！那裏有些事情，會叫你這種城裏人做夢也想不到！」出了學校，兩人分道揚鑣，鄉下朋友回到自己的鄉下去了，集中精力經營著他的田產；而莊道耕先生，便一直躲在文化中心的大城市裏，專心於名山事業。他研究哲學，藝術，涉獵一切文化領域。戰爭起來後，隨著戰局的轉移，

他始終置身於文化的激流裏，始終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工作崗位，朝著自己成功的標的前進。總算蒼天不負苦心人，如今他業已爲自己在文化界建立起相當的地位了。在這幾年裏，奇蹟一樣，他和那鄉下朋友雖久不謀面，可是兩人的友誼一直好好保持著，一直勤密地通著信息。在信札裏，他依然從那鄉下朋友聽取種種農村的變動情形，依然發生著種種的爭辯。他很以此自驕自滿，認爲自己和那鄉下朋友的友誼的聯繫，便是自己的理論思考和社會實際的血脈相通。劉樂能在信裏時常率直地向他招引道，「你到農村裏來看看罷，它會叫你懂得許多事情，瞭解許多事情！」即使不從友誼上著想，看看田園生活，在著作家的莊道耕先生也是十分必需的。他渴望著自己能够到鄉下朋友那裏去和他共同生活一個時期，不是短期旅行的三天五天，而是實地考察的半月一月。一想到鄉下朋友那張紅潤健康的臉孔和那種充滿興趣的田園生活，便禁遏不住私心的歡喜。可是歲月蹉跎，瞬息便是一年過去，現在，他纔算真正踏上出發鄉間，領略田園詩趣的路途了，他的興奮簡直是難以形容……

「至少要住它兩個月，看看農民們怎樣過他們的收穫季節！」他給自己決定著，目不轉睛的眺望著窗外迅速滾轉的山田和叢林。

劉樂能的家是在一個真正的鄉下，離開公路所經過的那小城鎮，還有三十多里路。汽車一站一站的過去。太陽上來了，從車窗射將進來，慢慢增加著燠熱。稻禾上的露水乾了，代替一刻前的晶瑩潤澤，這時變成烘燥灼燥，彷彿整個大地都開始在陽光之下燃燒著。汽車在愈益猛烈的太陽下奔馳著，

不時隨風送入一陣陣濃郁的稻香，給你一種悶窒的感覺。最後，使他不能不關上車窗，抽動著蘇蘇發麻的腿，左右環顧起乘客們逐漸掩覆著疲憊的表情的臉孔來。

「喂，請問……到麻田站還有幾公里？」於又復過去一站之後，他終於不耐煩地向對面一個老年乘客詢問了。

「還有兩站，」那人拘謹地回答。

「十二點鐘到得了嗎？」

「到得了，規矩到麻田鎮喫頓中飯。」

十一點半，車子到達麻田鎮。莊道耕先生下車來，拍去滿身塵灰，從車頂領下自己的大小行李，投入車站旁邊一家認為比較乾淨像樣的飯館。在進餐前，他便性急地向夥計打聽著下鄉去一路上的情形，他首先詢問從鎮上到劉樂能的村子蘿蔔井的交通。使他失望的，這三十多里路竟然沒有代步的工具，全程都要跑路。最初一刻，對擺在眼前這件艱苦事兒感到十分懊惱，簡直有幾分埋怨起鄉下朋友的未能預先為他想個法子。但立刻，他為這種念頭感到羞慚了，責罵著自己道：

「豈有此理，要下鄉還怕走路！」

於是，一喫了飯，便興緻勃勃的出高價雇了兩名挑夫，戴起草帽，揮著手杖上路。正當午後，赤日炎炎如焚，走在稻叢裏，熱浪一陣陣迎面撲來，幾乎站不住腳，不上五分鐘，汗雨便潑潑而下了。尤其是鄉

間路狹，磔磔不平，刀刺般凸出的砂石，在猛烈的陽光之下，熠熠發光。最爲難的，便是兩個瘦小一如侏儒的挑夫，肩上壓著使扁擔微微呻吟的重擔，卻健步如飛，再也追趕他們不上。在剛上路時，莊道耕先生竭力使自己和他們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不致過份落後，但終於不行了，眼看他們就將越出自己的眼簾了，便不得不大聲招呼他們慢走。

這樣辛辛苦苦奔波了許久，幾乎是到了汗流浹背，頭暈眼花的田地，纔到達一個傾塌破倒的小亭子，兩個挑夫停歇在那裏等候著物主。一問起，纔知道從鎮上纔走出五里路。這簡直使得著作家的莊道耕先生大大地喫驚了。休息之後重新上路，直到天色黑將下來，經過無數次的停歇，抽了無數支紙煙，流掉不知道多少汗，兩條腿幾乎完全僵硬了，腳底火炙似的酸痛，這纔到達目的地蘿葡井，又費了不少脣舌，東詢西問，好不容易在螢火蛙鼓裏找到鄉下朋友劉樂能的家。

這時鄉下朋友一家業已喫過晚飯，衆人正坐在大門外揮扇納涼，一見到莊道耕先生的光臨，這個短衣短袴的鄉下主人驚喜得跳將起來，一下捉住他汗漬得如像被急雨傾淋過一般的身子，有力地搖著。

「是你道耕你來啦！當真來啦！」

「不錯，」莊道耕先生興奮地喘喘回答，「我來啦，徒步下鄉來啦！」

接著自然是一陣大紛亂。主人把這狼狽已極的來客迎接到家裏去，在一間小小會客室裏坐下。

於是燈來了，扇來了，水來了，茶來了，主人慌慌忙忙的張羅這和那，介紹著主婦和孩子，那陣忙亂勁兒，簡直使客人應接不暇。但是莊道耕先生這回卻無意於這些，一經坐下，全身的疲憊便一齊鬆懈下來了，他感到腰肢酸痛，雙腿僵硬，簡直完全動彈不得。這種得未曾有的疲累，使得他難以支持了，神情恍惚，幾乎將要昏厥過去。在這樣的時候，除掉暢身舒體的休息而外，什麼也不冀求，什麼也不需要。用鄉下的粗線毛巾恩恩抹了臉和頸，拒絕著主人起身洗澡的邀請，他一疊聲的訴起苦來：

「老劉，且慢且慢，洗澡什麼的且慢一步！你先讓我坐一下，先透過一口氣！你不知道我今天——唉，你們鄉下的路可真要人的命！這兩條腿可不是我自己的啦！」

「不要緊。」主人滿臉喜氣，聲音特別宏亮，「這叫做活動活動血脈。從車站到這裏這三十來里路還算平坦，路程也還短，休息一下就好，明天清早我們爬村子後面的螺箕岡去。」

「且慢且慢，爬山什麼的事情且慢一步，你先讓我休息一下。唉，那兩個挑夫真叫可惡，我吩咐他們慢走慢走，他們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儘往前面奔！」

「鄉下人就是這樣，他們一天可以挑著『八秤擔』跑一百四十個長里，這點兒擔子這點兒路算什麼。」

「算什麼！他們勞力的人自然不算什麼，我這勞心的人可是兩條腿都跑壞啦！」

終於洗了澡，回到會客室裏。在不甚明亮的柏油燈光下，桌子上業已擺著熱騰騰的酒菜。主人劉

樂能大手大腳的忙碌著，在他的方額上溼著滿滿的汗，顛預地笑著，正在抹著桌子。

「來，道耕，我們來對飲幾盅！算你運道好，剛巧一個長工從稻田裏捉來一長串銅圓大的小鯽魚，新新鮮鮮的下酒菜！」說了哈哈笑著。那種破啞的沙音，還是和在學校裏時一模一樣。

「不，老劉，我戒酒啦。」莊道耕先生推辭著。

「戒酒？」鄉下朋友覺得他這話未免說得好笑，「你這位迂夫子爲什麼要戒酒？戒什麼酒？你在城裏戒酒，到鄉下來可不妨破破戒！」

「不，我這戒破不得，我有胃病。」

「多可笑，胃病！所以我勸你到鄉下來生活些日子，住在鄉下，什麼胃病都不會有。去年你在信裏說要到鄉下來修養身體，我就想，他一定有什麼都市病。現在果然你有了胃病。不過酒你儘管喝，我這是家藏五年老陳，補氣生血，舒筋活骨，有病治病，無病益身。胃病不要緊，一定不要緊，我老劉給你擔風險！」

說著粗俗的話，又復哈哈笑了。主人把莊道耕先生的杯子酌得幾乎滿出杯口，強迫他喝。在一種實在無法推卻的情形之下，他喝了一口，覺得酒的確是醇醪好酒，濃香蜜味；不過下酒的小鯽魚可著實苦了這位城裏的客人。魚太小了，細骨細刺的很不容易剔除。看看鄉下主人，他卻是連肉帶刺的大嚼特嚼，而且啞著厚大的嘴唇，發出滋滋的聲音，好像是在讚賞著牠的美味。

「喝呀，怎麼你的酒量當真變小了。」主人端著大肚子錫壺，給自己的酌著。

「是的，變小了……你可實在變大了。」

「你說我嗎？當然，變大了。穀是自己種的，酒是自己釀的，不變大纔叫是不識時務！一個人生在世，必須有點兒奢侈品。你們城裏人的奢侈品是煙捲，我們鄉下人可少不了喝這麼幾盅老酒！」

「醫生說我用腦過度，神經衰弱，連煙也要少抽哩。」莊道耕先生以一種受屈的聲調說話。

「又是醫生道耕，依我說，你就是莫相信那些醫生的話。在他們眼裏，世界上就沒有一個真正健康的人。你到他們那裏去，橫直總會給你找出一點兒病來。病人如果沒有病，他們醫生掛招牌開醫院做什麼？什麼胃病啦，肝病啦，神經衰弱啦，偏有那麼多的名目！可是你瞧我，鄉下一住五年，健壯得像一匹公牛，從來沒有請教過他們醫生，連感冒傷風也沒有，別說什麼神經病了。」

「這就是田園生活的好處……所以，我今天也到鄉下來過日子了。」客人激動地回答。

飯後，莊道耕先生宣稱今天疲倦了，要求主人馬上送到臥室裏去。特地預備給客人的臥室，是在老屋後面的一座尙未竣工的新屋裏。這也是老早就在信裏告訴了他的。新屋和老屋之間，間隔著一個狹小的天井。這時天井裏堆滿著泥沙和石灰，僅從中間掃出一條通路。客人的臥室是一間廂房，除掉樓板，門窗牆壁，都已齊全。窗子是新式的，很寬大，臨著後園，而且窗格子還有著鑲嵌玻璃的準備。房子裏安置著幾乎一律是嶄新的家具，一走進房門，立刻有一股濃烈的新木氣味迎撲過來。

「道耕。」主人把一盞特地遠迢迢從城裏買回來的新式明亮的植物油燈，放在一張素色桌子上，「你瞧瞧這間房子怎麼樣？你信裏說，要在我這鄉下完成幾部著作，便不管六月忙，催促木匠先把這間房子收拾好，給你做著作室，還特地親自爲你進城去買來這盞夜明燈。你們著作家總喜歡晚上夜深人靜時工作的，是嗎？」

「不錯，晚上靜些。這種燈真抵得上電燈。在抗戰時期，我們中國人倒也發明了不少代用品。」客人讚美著。

「你瞧瞧這窗子，」主人的心思可不在燈上面，「我開它的時候，全村人都驚奇不置，他們說沒有見過這樣的窗子，比門還要大。可是我就這樣開了，別的地方學不得你們城裏人，在開門開窗上學學。窗大風大，你瞧瞧晚上有多好的風。你從這窗口還可以望得見村子後面那個螺箕岡。」

「不錯，鄉下到處有好山水，」客人接應著，實在他疲累得要命，想睡了，打著呵欠。

「好山水！記得有一次在信裏我告訴過你，那螺箕岡上有一個祖公廟，廟裏有三尊奇怪的菩薩：一尊仰頭望天，一尊俯頭望地——另外一尊有頸子可沒有腦袋。」

「爲什麼？」客人懶懶地問道。

「難道你忘記了？真是城裏人，忙人健忘！你聽我再告訴你一遍！他們三個是三兄弟：大哥佛心重，聽見雲端天上玉皇爺呼召，便一去不復返；二哥孝心重，上了天還是俯頭探望地上的慈母；三弟可

玩心重，在河裏洗澡給大鱷魚吞去了腦袋。」

這樣的事情，在鄉下朋友認爲非常好笑，便以那種心中全不存芥蒂的曠達人的笑法，大聲笑了起來。而當他發現客人那副淚汪汪的倦態時，彷彿有幾分掃興，就說道：

「你瞧我有多糊塗！明明你說倦了，要休息了，我可還在這裏和你談東說西，怕沒有個明天似的。那麼，道耕，你先休息，我走了，讓你好好睡一覺。」又往窗外望了望，「唉，今晚好月亮，你聽外面蛙鼓打得好響！」

但是，事實上他並沒有馬上離開。在莊道耕先生上牀以前，他還把自己對新屋的經營拉拉雜雜說了足足半個鐘頭。他把量地，奠基，木材，磚瓦，匠工，以及門窗和後園的設計，統統告訴給這個久別重敘的朋友。不管客人對這些零星沒有價值的事情有無興趣，但在他，這是一種熱情的發洩，他的訴說完全是爲了自己的欲求。

好容易等到主人走後，莊道耕先生按照習慣吞下兩片蘇打，把燈吹熄，便上牀睡覺。躺在牀上，過度的疲勞似乎把他的四肢統統分解開來，而且感到它們不再是屬於自己的了。他預想著今晚一定可以有一頓得從未有的好睡，於是閉上眼睛，靜候著睡神的來臨。然而不行，彷彿往常那專司失眠的魔鬼又復追縱著他，雖然肉體早已真正疲憊不堪，精神卻反而亢奮振作了起來。屋子裏的新木氣味，窗外而震耳欲聾的蛙鼓，牆腳邊唧唧清吟的夏蟲，以及一種鄉村之夜所特有的空寂的感覺，一切於

他都是新奇，都是刺激，他睡不熟。當他想到自己現在是睡在一個真正的農村裏了，便不禁興奮萬狀。在他耳朵裏，主人劉樂能那種和學生時代全無改變的沙澀的笑聲，連那種連肉帶刺大嚼小鯽魚的神態，似乎還沒有消失，依然留滯在自己眼前。無論如何，他覺得自己這個鄉下朋友是有幾分不可解的，甚至是可笑的。但現在，他正睡在這鄉下朋友的家裏，置身於一個自己久所憧憬的真正的鄉村裏。他想到在學校裏的時候，一年暑假，他曾經和幾個同學作過一次大膽的鄉村旅行，晚上睡在北方農家的大炕上，從矮腫的泥土的小窗口，射進一縷淡淡的月光。那景象正和現在相似。他對田園生活，對農村的一切風雲雨露和日月星辰的熱愛，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那一次珍貴的經驗的誘惑；而那一次新奇的印象，也一直深刻在記憶裏，鮮明一如昨日……

這鄉居生活的第一晚，直到月光瀉入窗口，又復緩緩移隱過去之後，方始入睡。翌晨起身時，差不多將近中午。主人劉樂能一見面便哈哈大笑說：

「你這一場真叫是好睡！我們鄉下有句俗語，說羅隱一覺睡到八百年，你這一覺至少也睡了三百年！我來看了五次，祇聽見你鼾聲如雷！怎麼樣？鄉下對你就有這樣大的好處！」

莊道耕先生看看錶，的確已近十一時，不覺連自己也暗暗納罕。但經了一晚濃睡，喉頭痰膩膩的，兩條腿彷彿更其僵硬了，全身也酸痛不支。一個赤腳小女孩給端來了水，另一個更小的男孩子又給提來了一把大銅壺。主人吩咐他們向客人行禮，可是小孩子祇是靦腆地笑著，並不彎腰為禮。莊道耕

先生從他們的面貌上，一望而知是鄉下朋友的子女，一個個都方頭大臉，十分壯健可愛，如像兩隻小豹子。

「老劉，你該替小孩子再介紹一次呀。」客人說道。

「再介紹一次嗎？」作父親的愛撫地望著站在自己身邊的孩子，笑著，「那麼你瞧，這大的女孩子銀寶，十一歲；小的男孩子銀貴，九歲——這是莊伯伯，快向莊伯伯鞠躬行禮呀。」

無論是銀寶或銀貴，孩子還是憨笑著。沒有行禮，卻不知那一個先出的主意，兩人突然爆發出一陣哄笑，同時逃開，向老屋狂奔而去。這情形使得作父親的呵呵大笑，連說，「真是鄉下人！真是鄉下人！」

盥洗完畢，和主人一起到老屋裏去。鄉下朋友又復給莊道耕先生介紹了一次女主人，在莊道耕先生眼裏，女主人是一個十足的村婦，圓臉大眼，兩頰紅潤，牙齒潔白生光，穿著鄉間的藍花布短衫，健康而略帶粗野，在客人面前顯出微微的羞赧，顯然她是不慣於在這種場面露臉的。這時她正在屋簷下餵雞，她嗚嗚地呼喚著牠們，把混合著糠皮的穀子撒給牠們，親暱得一如自己的子女。

中飯的菜肴比昨晚的還要豐盛些。有鷄有肉不待說，蔬菜尤其多得使來自城市的客人叫不出名目。主人祇管把大塊的鷄翼和鷄腿往客人碗裏塞，彷彿祇要客人多喫一筷，便能爲自己多增一分歡喜和光彩。

「喫呀！」他勸著菜，「鄉曲之處沒有新鮮豬肉買，鷄可是自己餵的土東西，你要喫多少隻就有

多少隻。今天我特別捉了一隻白毛烏骨雞，上等的補品。晚上再蒸一隻甜雞給你嘗嘗味，加南棗，也是土東西。」

「你們這裏出南棗？」

「出，當然出。我們這裏是出南棗的名地，你來時路上難道沒有看見那茂葉蔽天的棗林嗎？」他忘記了自己的老朋友是雖然認得南棗，可認不得南棗樹的城裏人。

「看見沒有留意，」莊道耕先生支吾著。

「別說南棗，我們鄉下什麼東西沒有？真是要什麼有什麼，真如常言所說的，土地菩薩大慈心，有求必有應。等一會兒我陪你去看看我們鄉下的出產！」

自然並沒有當真去，因為莊道耕先生太倦了，再跑不得路；而且既然業已來到鄉下，日子也正長著。整個下午，他忙於房子的布置。這是他的癖性，房子必須安排整齊潔淨，饒有詩趣，纔能够安心定神。按照自己的心意，他把簡單的家具，一一放在最適當愜意的位置，一切書籍文具，也莫不各得其所。甚至事先他特地帶來的一個盧梭畫像，這時也懸掛出來了，他是自稱為盧梭的崇拜者的。正當他在房子裏恩恩忙忙的時候，主人劉樂能祇是笑著搖頭。在鄉下主人的眼裏，這位闊別已久的老朋友還是什麼都沒有改變。在學校裏的時候，莊道耕先生便是一個最講究生活詩趣的人，什麼都有自己的方式，不能改變，也不肯遷就。

「道耕，你還是什麼也沒有變！」主人不禁說道。

「你也沒有變，老劉，仍舊是老樣子，老脾氣！」

說著兩人都笑了。這時聽到孩子們在叫喊爸爸，主人抽身走向老屋，一路還是笑著。

鄉下主人沒有失信，晚上他果真端出南棗蒸的烏骨甜鷄款待難得的不遠千里而來的客人。是女主人親自動的手，糖量和酒量都適得其分，南棗則揀的又肥大又未經蟲蛀的老元紅，簡直是色香味俱佳。莊道耕先生又復放懷喝了幾杯酒，不禁興緻來了，便開始滔滔不絕地讚美起田園生活來。他燃起煙捲，先從都市生活的墮落和污濁說起，把近代都市裏跟機械文明相伴而來的種種罪惡，用過激的語調給以不留情面的攻擊之後，便以雄辯家的口吻繼續說道：

「田園生活是至高無上的生活，農民是最可尊敬的勞動者，而土地，則是產生一切有用之物的母親。農村的純真和美，跟都市生活的黑暗和醜惡，正好是一個強烈的對照。但是都市算什麼？不管它是怎樣的奢侈華麗，也不過是農村的一種贅瘤，一種最可憎的寄生物。不說別的，我們祇說食糧一項，祇要一百天，不，甚至祇要一個月或十天，農民不把他們從土地裏播種出來的米麥供給都市，那些生活在都市裏的人便祇有餓死。一切都市的繁華和享受，如果一旦離開了農民的支持，便祇有毀滅一途。所以有人說，人類的希望是從農民而生的，是因了播種子的農民，從泥土裏期待種子的萌芽和收成而生的；先有了這希望，纔有其他人類一切的希望。而人類，如果沒有希望，自然也就沒有理想，沒有

宗教，也沒有神了……」

鄉下朋友帶著迷惑的神情聽著，這時便插嘴道：

「不過，話雖這樣說，這年份鄉下也不很平靜，農民們也十分困苦——他們終歲勞頓，可還謀不到一家溫飽呢。」

「這都是都市的罪惡，」莊道耕先生興奮地發揮著縝密的理論，「農民爲什麼不能夠溫飽？他們應該能夠溫飽，他們是真正自食其力的人，他們用自己的血汗灌溉土地，和土地奮鬥，從土地收取勞力的報酬，如果沒有都市的榨取，何至於不得溫飽！在這種意義上，一切都市裏的人簡直都是寄生蟲，用欺騙和貪婪從純真的農民奪取食糧，卻反過來輕蔑農民，侮辱農民，製造罪惡，放辟邪恥，無所不爲。而農民，他們健康，誠實，勤儉，純真，具有人類一切美德！」

「但是，」鄉下朋友提出了相反的意見，「事實上他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可愛，比方說，他們也會撒謊，喜歡賭博，有時甚至盜竊。我家有一個老長工，從我父親手裏便在我家做活，人實在是一個好人，很勤儉老到。可是他有一手要命的壞習性，喜歡賭博，一年到頭胼手胝腳，穿的敝衣破袴，喫的粗菜淡飯，連買菸也捨不得錢；到了臘月底，發到整筆的工錢，祇消除夕一晚，便統統輸在賭局上。這樣的一個人，在我家做近二十年的工，我們上下待他不算不厚，可是三個月前，他忘恩負義，竟偷了我的——頭小水牯跑了。」

「你這是例外。而且拏這樣的罪惡——如果也算是罪惡的話——在和都市裏每天所發生的罪惡去比比看——」莊道耕先生提醒著他，噴出一口煙。

「並不是例外，」主人固執地往下說，「鄉下農民之中壞人很多，他們往往不務正業，鄉下地出野草，東遊西蕩，敗壞鄉里間的風俗，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情。我家一個女工，一個小寡婦，頭上帶著孝，男人死了還不到一百天，便和長工們瘋瘋癲癲的廝混……你沒有在鄉下住過，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不管這些，農民無論如何總比都市裏人要樸實些，可愛些，就是因為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勞動裏，生活在土地上——」

鄉下朋友不讓他說完，推開面前桌上的盤碗，提著拳頭，自願自的說道：

「農民們不誠實的地方，有時簡直叫你啼笑皆非。你聽我說，去年秋天收租的時候，佃戶們挑來還租的籬筐底下，都綁著不大不小的石塊。我們這裏的習慣，籬筐是不還秤的，一雙照規矩算五斤。他們可就在這上面打主意了，竟想出這樣的把戲來欺騙你田主！」

「這就是農民的可愛之處，」客人叫著，「這是怎樣可愛的欺騙！這叫我想起杜思朵也夫斯基的一篇小說！這樣的欺騙，本身就是誠實，就是純真，就是樸實和美麗！」

「自然他們的欺騙手段很笨拙可笑，可是欺騙還是欺騙，不會變成美德；而且，他們這種可笑和不高明，是因為他們不聰明的緣故。」主人不同意地申辯著。

「不錯，他們不聰明。可是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不聰明麼？」

「他們沒有好好受教育。」主人不假思索的回答。

「對了，」莊道耕先生拋開煙蒂，「他們沒有好好受教育！可是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沒有好好受教育麼？——自然，你會回答，他們沒有錢，也沒有受教育的餘暇。那麼，請問他們爲什麼會沒有錢，沒有受教育的餘暇呢？」

在這樣有力的反問之下，主人顯然地狼狽起來了，開始感到難堪似的，在他原是紅騰的臉上掠過一個不快的表情，但隨即他笑著，雙手無意義地用指頭輕輕敲著桌面，回過頭去顧盼著隱身在門邊茫然竊聽主客兩人的爭論的女人和孩子們。

於重新燃起一支煙捲之後，莊道耕先生臉上浮起一種滿足的勝利的微笑，又復開始談到自己關於農業改良的意見。他層次分明地陳述著，而且，非常恰當地適用著種種術語。主要的，他認爲改良農業，必須從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民的知識水準爲起點。他提出許多理論上的論證，說明著如果忽略了這一起點，那麼其他一切便都成爲捨本逐末，緣木求魚的空想。

在這些問題上，鄉下朋友並沒有異議，更確切地說，並沒有多大興趣，所以也沒有再起什麼不可排解的論爭。當莊道耕先生高瞻遠矚的議論告一段落之後，主人劉樂能便邀他到大門外空坪上去乘風納涼。

主客兩人並坐在一張狹窄的竹牀上，揮著扇。左右前後，則坐著或是蹲著一些農民，女人和孩子。因爲時當下旬，月亮上升得很晏，雖然有著星星的微光，彼此也看不清對方的面貌，大家因此談笑得很自由，並不因爲有莊道耕先生的在場而顯出拘束。這情形使莊道耕先生很滿意，他靜靜地抽著煙，一邊和鄉下朋友交談著，一邊卻在偷偷傾聽著農民們的談吐。

不管土話和俗語的不易完全領悟，但他也聽出了幾個農民正在談著天時和收穫的話。在農民中間，有幾個是劉樂能家的長工。他們談著近時太陽出山那一刻，天上有雲霧，太陽落山卻又帶著煙霧，這是晴兆；但又怕長晴有長雨，等不到收穫完畢就會淋你一個金穀在田裏抽芽。另一邊是幾個女人，自然也有女主人在內，則在指點著青湛無比的天壁上的星星和銀河，談著織女星和牛郎星，其中的一個便輕輕唱起一個關於七夕的情歌，隨後有一個人更輕地附和著，聲音柔美而圓潤。最不安靜的要算是孩子們，一夥兒在人叢裏穿行著，互相追逐著，有的捕捉空中的螢火蟲，有的玩著「貓兒捉耗子」，時不時爆發出急劇的哄笑。而在空坪的盡頭，一片稻田裏，蛙聲響亮得好像整個大地在震動。置身於這樣的仲夏之夜裏，來自城市的莊道耕先生簡直陶醉著了，暗自在心裏讚美道：

「田園生活詩的生活！」

這一晚直到月亮上升，纔以恬淡自得的心情回到新屋自己的房子裏。

異於第一個早晨，翌日莊道耕先生很早便起牀了。在城市裏的時候，除去逃避空襲警報，他從來

沒有這樣早起過。鄉下的空氣很新鮮有益，他要早些起身行深呼吸。這也是遵奉著醫生的勸告的，不過在城市裏很難實行，現在來到鄉下了，自然機會不可得，必須切實實行纔好。剛一打開房門，便看見天井邊有一羣雞在那裏啄覓食物，各自用爪子扒著沙土。其中有一隻高冠雄雞，兩條腿差不多有半尺來高，羽毛豐美，身軀肥大，這時儀態萬方地在幾隻母雞旁邊漫步，發出威嚴的咯咯的鳴聲；而且突然地，牠平白無故的起了性，拖下一邊翅膀，斜著身子向一隻純白可愛的小母雞撒起野來了。

「噓！噓！」莊道耕先生拍拍手，爲無辜的小母雞抱著不平，企圖把那隻不安分的大公雞趕開。完全出他意料，這隻大公雞彷彿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客人，沒有干涉牠的權利，非但沒有退卻，反而振起全身羽毛，擡起頭，昂然對他作著警戒甚至是挑戰的神情。

這情形使得莊道耕先生大爲喫驚了。一隻鄉下的扁毛家禽，居然也乘有這樣巨大的氣魄和不過的膽量，真是一件經驗以外的事情。在這一刻，如像在不意間敗露出自己的致命弱點，不禁微微漲紅起臉來。他退後兩步，丟開高冠雄雞，改主意向一扇通往後園的虛掩著的邊門走去。

走到後園裏，發現這不過是一塊未經整理的荒地，牆腳邊有幾株莊道耕先生所不認識的野棗樹和槲樹，還有幾顆開著大朵淡紅花的蜀錦葵。園子是竹編籬笆圍著的，不過還沒有全部竣工，有一大段和外面簡直全無遮攔。莊道耕先生信步踱出園去。園外是一條兩尺來闊的田徑，兩邊擁簇著成熟了的穀穗，這時滿是晶瑩的朝露。他走著，張開胸脯呼吸著清晨的混合稻香的新鮮空氣。

走不多遠，正打算回頭的時候，看見遠遠的迎面走來一個荷鋤的農夫。他也並不怎樣去注意他，逕自車轉身子，跨著慢步。可是他聽見後面有人喊他。

「道耕！道耕！」

「怎麼？」他站住回過臉去，納罕地打招呼道，「老劉，是你麼？」

劉樂能赤腳露腿，以一個農民的打扮，跨著健壯的步子，很快的走近來了。

「道耕，你今天可起得好早！」

「怎麼，你背著鋤頭做了田裏的活來麼？」

「不做活，」鄉下朋友笑著說，「祇是巡視一下田水。金穀快好收割了，豆子也已經撒下種，田水要緊，這時候水是甘露漿呀。不過，實在也是早上空氣好，出外走一趟吸點兒新鮮空氣，舒暢舒暢身子。」

「穀子快要割了麼？」莊道耕先生關心地問道。

「早稻就要割了，過兩三天稻牀就會出聲了。」

「好極了，」莊道耕先生興緻勃勃地說，「我要好好參觀一下，農民們怎樣進行他們的收穫。」

「很好。收穫在我們農民是一件最莊嚴的事情，終歲勞苦，為的就是這件事，值得你這位著作家觀光欣賞。」

兩人同時回到家裏。早餐之後，主人便引導莊道耕先生上田間看土地的出產。這使得這位對田

園生活饒有興味的著作家很感興奮。他們穿行著阡陌，莊道耕先生的詢問像雨點一般的向鄉下朋友拋著。在他眼裏，一切是新奇，一切是價值，一切是美和詩。最初他手裏捏著一束從田邊採選來的豐裕的稻穗，隨後是田塍豆的莢子，南瓜的喇叭黃花，半尺長的青扁豆，狗尾草，蝴蝶花，球莓子，簡直是美不勝收。田沿的大青蛙，水邊的蛇母舅，禾間的蚱蜢，樹上的蝟兒，草叢裏的蜻蜓，也莫不引起他的驚歎。

「詩，簡直是詩！」他讚歎著。

「這不是詩，」劉樂能校正著他，「這是生活，是勞動！」

「農民的生活和勞動本身就是詩，大自然的每一草一木都是詩，農民便生活在詩裏。」

整整在田間稻叢裏來往了兩小時。終於太陽升高了，天氣灼熱了，尤其是置身在稻叢裏，陣陣熱浪幾乎窒息著人們的呼吸。雖然鄉下主人依然興緻高旺的為客人解釋著這和那，說明著田水的灌注，泥土的肥瘠，秧稈的別拔和白蛆的去除，但是莊道耕先生業已渾身浴在汗液裏了，而三伏天的太陽，卻愈來愈毒烈，彷彿要把地上的一切生物完全焚燬一樣。在歸路上，經過一處塘邊，看見一羣農民正在那裏車水，因為田塍很高，塘水低淺，從塘底到田塍，一連架著大小三部水車。田塍上的一部是長車，六個人十二條醬色凸筋的腿在木踏子上飛蹀；塘裏的兩部是短車，較上的一部兩個人蹀，最下面的一部卻是手搖車，由一個人雙手搖著。三部水車發出吱吱嘎嘎的合奏，每個車頭吐出渾黃的泥水，九個茁壯的農民在艱辛地搬著水，搬著禾稻的生命。他們有的戴著小斗笠，有的赤著上身，有的光著

頭，在烈日下進行著勞作，唱著山歌，打口哨，呼喚著涼風。

爲這景象所吸引，莊道耕先生在塘邊一株檉柳下面站住了。他心裏很激動，他把眼前的情形當作田園美景之一，有著說不出的歡悅。僅僅是開始的第一天，他覺得自己從田園生活所獲得的收穫業已出乎意料的豐富，到這時候，他纔切實瞭解那句流行的「到鄉村去」的口號的真正意義。他注意到塘底的黃水逐漸縮小它的面積，在四圍的泥漿上面描繪出潮溼的紋暈，把萍藻們無憐惜地遺棄在半乾裂的爛泥上，使之在烈日的毒火下迅速枯萎，驀然地，一個什麼魚在水面上跳躍起來，祇見尾巴一閃，渾黃的水給劃開一個大漩渦，濺起小小水浪，同時一聲么喝，一個黑瘦孩子跳下水車，把一塊土布圍巾一扯，全身一絲不掛的奔入水裏。

「一條烏鯉！一條烏鯉！」水車上人回頭喊道。

那個在水裏摸索的黑瘦孩子，很快的便把一條圓背黑身的大魚擒捉住了，雙手抱著，滿臉笑容的爬將上來，逕自到岸邊折了一根柳枝，穿住它的口腮。

「癩皮狗子，你這條烏鯉買給我款待客人！」劉樂能大聲喊道。

那個被叫做癩皮狗子的黑瘦孩子，提著魚向檉柳下走來，羞赧地說道：

「樂能叔你說得好笑話！魚是塘裏的，水裏的，買什麼！是條烏鯉魚，肉不好喫，祇煮得鮮湯。我給你家送去，還是你家自己提去？」

「我自己提去，過幾天到我家來嘗新米飯！」劉樂能爽直地接過了魚。

這情形自然又使莊道耕先生感到驚奇不置了。這種農民的慷慨，和他在城市生活裏所習見的刻薄鬪心相比較，在他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回到家裏，直到那尾烏鯉魚上了餐桌，他還在不絕地發著讚歎。

「正因為土地太豐裕了，所以孕育了農民的大量的，」他自行解釋道。

「但是我不會白喫他們的，」主人說，「報酬他們的機會非常的多，我和他們的感情還算不錯。」

「你是說還是給他們錢麼？」莊道耕先生推測著。

「不，他們不會要你的錢。他們和城市裏的工人腳夫不同。不過他們需要我幫助的地方很多。比方青黃不接時的借貸穀米，替他們給出征的兄弟或遠居的親戚寫信。新年時分送春聯和斗方，中暑時施贈痧藥水，遇邪時給他們畫送神符——」

「送神符？」

「不錯，」鄉下主人認真地說，「我保存著一本家傳的木板符書，我給他們畫符送神。這在我不過是動動筆一舉手之勞，對他們可是一種心靈的安慰。」

「你這不是助長農民的迷信和愚昧麼？」

「但是他們需要這東西，而且它對他們也的確確有神效，無論是感冒寒熱，祇要給他們一道

神符，讓他們的母親或女人買點香紙蠟燭，向東向西十步二十步的送一送，病就會霍然而愈！」

莊道耕先生笑將起來。這是一種近乎不屑或竟是輕蔑的笑。他覺得自己這位鄉下朋友真好笑，一個受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在鄉里間竟給農民們畫符治病，這簡直是一種奇聞。但他並不想和他辯論這樣好笑的問題，加之今天又在歡悅和滿足的心境裏，便把這種奇蹟一般的事情，也索性歸到田園生活的詩趣裏去。「真好笑，」望著鄉下朋友那張大大方方健康紅潤的臉孔，他在心裏說道，「究竟是一個鄉下人！」

給莊道耕先生以最大滿足的，卻是下一天的螺箕岡之遊。螺箕岡離蘿蔔井約一里，焦巖突起，遠遠望去，在稚松雜木林中，它的形象酷像一個巨大的箕紋螺殼。從岡腳到山巔的劉公廟，是一條峻陡的石級，兩邊處處是由茂密的灌木所編組成功的濃蔭。人在林蔭下面攀登石級，全不感覺夏日烈陽的可畏。但是莊道耕先生狼狽了。他一路讀數著，也一路喘累和休息著。雖說是鄉曲偏僻之所，在修砌石級的當時，設計的人倒也善於體貼腳弱的人，每隔五十步或一百步，總有一個讓登山朝拜神靈的善男信女們歇力的地方，放置著幾個小石墩，如像是一些迢迢長途中的驛站。不消說，在每一個驛站裏，莊道耕先生都在小小石墩上舒暢地坐上這麼三五分鐘，對眼前豐富的景色讚揚一番。到達山巔，雖已汗流浹背，不過興緻依然未衰。實際上，劉公廟祇是一個小小的，甚至可說是很簡陋的廟宇，在來自城市的莊道耕先生看來，那簡直是不足道的，就是鄉下朋友劉樂能所津津樂道的那三尊不同平

常的神像，也十分顯預可笑。但這種種並不妨礙莊道耕先生的敬慕之心，因為這是一個鄉間的神靈，一種田園生活的點綴，應該另眼相看。一個住廟的樞樓白髮的老人，給這對高尙的遊客端來了桂花清茶，絮絮地爲他們道著靈聖。隨後捧出一本修葺廟宇的樂捐簿，虔誠地向他們請求捐助。

莊道耕先生有著難色。他覺得在這樣的一個廟宇裏，住著這樣的一個老人，原是十分調和的事情；可是老人竟然逢人求助，未免使人感到不快。但當他看見劉樂能業已毫無躊躇地在一些善男信女的姓氏後面寫上自己的真實名字，也便慷慨地照樣做了。

和白髮老人告了辭，兩人轉到廟後一塊空坪上去欣賞山景。空坪是葫蘆形的，面積不大，一望而知是住廟老人勤勞開闢的結果，在蒼鬱聳直的古松的包圍之中，四邊爬滿著薇蕨和野薊。在空坪的盡頭，則是一壁布滿青藤的懸崖。羣鳥在林叢中歡呼歌唱，松鼠在松枝間跳躍巡邏。人一置身其間，立刻被襲於一種莊嚴靜穆的感覺，一向蘊埋在心胸裏的塵俗的思念，驀地化爲烏有。劉樂能引導莊道耕先生走到懸崖邊緣，眺望著四下碧綠的田野，彎曲如畫的溪流，屏障似的遠山，和散落隱顯的村屋。展開在眼前的，是無窮極的田園景色，豐富而悠遠，簡直叫人無暇收受。

「詩！無所不至的詩！」莊道耕先生又一次的發出讚歎之辭了。

鄉下朋友劉樂能興起，便索性坐在懸崖上，把雙腿向下直垂，如像一個頑童似的拍著手，向客人指點著這和那。

「看那邊山上，那些暗影所在的地方，那裏是附近有名的大石潭，經常有兩百來名的石工在石穴裏活動，走近去，槌鑿的叮叮聲簡直是一片奇響！」

「是那邊麼？」莊道耕先生小心理謹慎地站在鄉下朋友後面，詢問著。

「不錯，那邊，你看那些大大小小的暗影，金穀收割完了，我們去好好觀光一次，還有，你看在石潭右邊，那裏一塊高高隆起的白巖——那便是有名的蟾蜍巖，蟾蜍成精的地方。每年秋節，附近幾里的村民，都要上山去祭牠，不然牠就會興風作浪，下山來給大家製造災殃——」

「真有這樣的事麼？」

「據說是真有的，前清同治年間曾經下山來過一次，附近村民成百遭殃。後來就沒有試驗。而且，誰敢冒這樣的險呢？農民們所希望的是平穩年頭，沒有人敢去冒犯風險。鄉下的人就是這樣，沒有辦法。」

「這是因為他們愚昧無知的緣故，」莊道耕先生下著結論。

「還有，你看那邊，那一個特別茂密高大的叢林，那裏是有名的孝子墓。據縣志上的記載，遠在秦朝的時候，秦始皇焚書坑儒，有一對父子通儒，逃難到那裏，父親死了，兒子懷土埋葬父屍。以至於過勞而死。因此，父墓完成了，就在它的旁邊，又復躺著兒子的屍首，無人收葬。至孝感動天地，一羣烏鴉圍繞著兒屍哭泣三天，隨後銜泥埋葬了它。這故事遺傳久了。在前清時，每個新縣官上任，第一件大事便是

跪祭孝子墓，並且每年給它培土，你看現在那裏差不多成爲兩座小小的山——」

正在這時，一個更新奇的景像奪去莊道耕先生的注意，他看見懸崖下面，有一個小小的黑影在蠕動著，終於他發現那是一個人，在攀著青籐，緣崖而上。他立刻發出一聲驚呼，過大的詫異使他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老劉，你看……你……你……」

「不錯，」鄉下朋友淡淡的給他說明道，「那是他們牧童在攀青籐上山，他們不願意走石級，這樣爬上爬下，在他們倒方便得多。」

「難道不會發生慘劇麼？」

「慘劇？什麼叫做慘劇？你是說他們會下墜跌死麼？」

「他們下墜的可能很大。」

「但他們從來沒有下墜過，他們攀緣慣了。要是你看到一些不滿十歲的黑瘦孩子，在深水塘裏從這岸游到那岸的嬉戲，你的驚訝更要大些。」

「唉，奇蹟，鄉間到處是奇蹟！」莊道耕先生歎息著，馬上他想到那隻倔強的大雄鷄。

當他們談著這些話時，那個牧童業已迅捷地攀爬到懸崖的半截了。就像一個猿猴，他雙手搥握著兩根並行的大青籐，赤著的腳一步一步踩著崖壁，祇消背部一弓彈，全身就往上一蹿躍，靈敏而且

熟稔。不管他這行動在莊道耕先生看來是怎樣的驚心動魄，可是在他自己，彷彿他做的是一件再稀鬆平常不過的事情。這時他注意到崖上有人在欣賞自己的攀爬，便仰起頭來，癡憨地笑著，莊道耕先生看到一張烏黑的孩子的臉孔。

「小猴兒，我道是誰，原來是你，你爬得好快！」劉樂能和那牧童打著招呼。

「那裏快！人家銀豹子纔叫是快！有一次我和他比賽，他爬到了，我還掉在半中間，他纔叫真正快哩。」

這時，那被叫做小猴兒的野孩子業已跳上空坪，連氣也不喘，便又恩恩忙忙往一株最高最直的古松樹爬。他要上樹去捉一隻小松鼠。在古松樹上，他攀爬的更迅捷，一下子，他立刻到了一根險枝上，折下一簇松針，在一個窠穴裏攪擾著。莊道耕先生清清楚楚看見一隻小松鼠剛一跳出窠穴，就給牠的敵人抓住了。於是，黑瘦孩子以更快的速度從樹上躍下。

「小猴兒，你捉這個小松鼠做什麼？」劉樂能問。

「做什麼？捉去送老婆，今天晚上我和老婆圓房，請你樂能叔叔做媒人！」

「你這小猴精！你的老婆還在丈母娘胎裏，我給你做個指腹媒！」

說著這樣粗野的話，劉樂能哈哈笑了。那個野孩子也笑著，找幾根草莖把小松鼠的頭子綫住，包在衣裏，用嘴銜著，重新攀拉著大青蛙，沿懸崖下去，比適纔更迅捷，如像一塊石子往下面滾落一般。

「奇蹟！」莊道耕先生又復驚嘆著，「怎麼老劉你都認識這些野孩子？」

「認識，在鄉下住久了，什麼人都會認識的。」

「但是他們做著怎樣可怕的事情！他們太把生命當兒戲了，我看了不禁毛骨悚然！」

「不，這正是他們的生活，他們並不把這樣的事情看作危險。」

「然而他們幹的分明是危險的事情，」莊道耕先生堅持著，「分明是一種對生命的兒戲！可是他們全不在乎。這是他們的蒙昧無知，也就是他們的純真質樸！我崇拜這種原始的野性，能夠和他們相熟是怎樣的幸福！——唉，如果我也是一個鄉下人！」

帶著巨大的激動，兩人回到家裏。女主人給他們安排著一場豐富的餐餚。在不住的勸誘之下，莊道耕先生又復喝下幾杯老陳。鄉下朋友劉樂能的話是不錯的，在鄉下，喝酒非但不會傷胃，而且是一種滋補。莊道耕先生覺得自己下鄉以來，飯量比以前有著增加。餐後，照例在這對朋友之間發生一場談論或爭辯。以在螺箕岡所見到的那種奇蹟一般的紫綠懸崖的事情作出發點，莊道耕先生發揮著關於人類殘留的野性的問題。不消說，他是一個野性讚美者。他列舉出生活在城市中的種種怯弱和虛矯，來反證鄉下人的賦有野性的可貴。他引經據典，反覆申論著。對於自己的思路的精密和邏輯的周嚴，他素來極富自信，尤其是現在碰著這樣一個老對手，一個僅僅憑依農民的固執作無益的堅持的鄉下人，他的勇氣更大，出言更有力量，簡直是雄辯滔滔，氣勢磅礴，一瀉千里，莫可遏止。而在主人

劉樂能，雖然他並沒有全盤推翻莊道耕先生的論點的企圖，但是，顯然地，對於莊道耕先生那種予野性以無保留的讚美的態度，是深抱著反感的。不過在客人的逼人的氣勢之下，他無法把自己的意見採用一種有利的方式表達出來。他訥訥著，漲紅起臉，不久便放棄了論辯，近乎無意識地把自己面前的一把錫酒壺擎起，向壺嘴吸了一口殘酒。這舉動自然並沒有逃過客人的眼睛，於是便自行解嘲似的笑將起來。

幾天之後，金穀的收割開始了。在主人劉樂能家裏，陡地陷入一陣巨大的紛擾之中。新鎌刀買來了，舊鎌刀銛來了，稻牀從堆屋裏搬出來了，穀籠也修整過了。劉樂能親自指揮著長短雇工，決定著稻禾刈割的先後。在他大大方方的鄉下人的臉上，煥發著無限的光芒，整天可以聽到他響亮的噪聲和重實的腳步聲。女主人也特別忙碌，除去餵豬養鷄上竈等等雜務而外，還得作曬穀和收藏的準備。她頭上包起一塊藍巾，紅潤的兩頰也顯得格外豐滿；家裏雖然添雇了臨時的女工，但作為女主人的她，仍然從早到晚沒有一刻休息。一個農家，枝節零星的雜務，一如屋角樓隙的稻櫓糧屑一樣的掃除不盡，打發不清。就連孩子們，也是清晨傍晚，去侍候了兩頭耕牛。

不消說，客人莊道耕先生也興奮著。他認為對於農民，收穫是一種不僅重要，而且是神聖的事情。他為農民重視著它。他和主人劉樂能預先約定，在進行金穀的刈割的時候，容許他到田間去作一番親切詳細的觀覽。

「非常好……你去看看我舞鎌刀的本領，」劉樂能贊成的說。

「你去舞鎌刀？」莊道耕先生微微驚訝了。

「是的，我去舞鎌刀。我從小就舞慣鎌刀，打慣『小老虎』」的。」

「和農民們在一起，做一樣的活麼？」

「不錯，一樣的活，舞鎌刀，打稻牀或是結稻稻，我都可以湊數。」

「自然，這該是一種很有趣的事情罷？我是說作為消遣，作為鍛鍊身體的方法……但是你也和農民一樣從早到晚麼？」

「一樣，完全一樣。」鄉下朋友肯定的回答。

「能够這樣，自然是最好不過的。這是一種真正的田園生活，一種詩的生活。祇要你的身體能允許這樣做。」

於是，出發了。和長短雇工們一樣，劉樂能跳著舞，露出粗壯的腿，把袴管捲上膝蓋，戴著小斗笠，拿著新銛鎌刀，說著收穫季節應時的笑話，招呼莊道耕先生同行。這是一個非常佳美的晴天。全無雲苔的天壁，呈著一種高遠難及的藍色。從早晨起，就吹著春天似的微風，飄揚著滿野稻禾的濃膩的香氣。

(一)鄉間割稻，五人一班，司一稻牀；小孩子參加代替大人，叫做「打小老虎」。

布穀鳥到處催促著金穀的收穫。田雀在低空歡愉飛竄，成羣結隊的追逐著。燕子也迅捷穿行，呢喃不已。蚱蜢、蟬兒和青蛙們，全都在這收穫開始的時候鼓舞起全生命的力量，點綴著這盛大的節日，跳躍著，嗚吟著。農夫們，在每一丘黃熟了的稻田裏出現。他們首先把稻田割出一塊空地，然後把稻牀拖下田去，使之應和著重實的稻穗的槌擊，大聲唱出收穫的歌。

劉樂能的一班在一丘離村不遠的長方形的稻田裏停下。這田鄰著一口小小的灌注的池塘。間隔著塘和田的泥塍上，有一株高大的槐樹，莊道耕先生便坐在樹蔭下面，以充滿好奇的心理欣賞著收穫的進行。他看到鄉下朋友劉樂能和雇工們一道走下稻田，彎腰開始刈稻。由於穀質的重量和夏日的風向，稻耨一概以相同的方向斜倒著。在每一下刈割時，劉樂能習熟地先用鎌刀的尖梢挑撥著稻根。鎌刀的活動非常迅速，沙沙的聲音簡直是不可分的。大概每刈七八下，便有了大大的一束，兩個刈稻的人同時把稻束交給站稻牀角的槌擊者，立刻又回身俯腰舞起鎌刀。那兩個槌擊稻穗的人，便高高舉起稻束，彼此有節拍地把它用力向稻牀槌去，發出均勻的聲響。每一個稻束，於槌擊七八下之後，兩人同時把落掉穀粒的稻耨丟向站在稻牀旁邊結稻耨的人，他把它們兩份合起，用乾稻耨結住頸子，順手豎曬在空了稻的田裏，排列成行。而當刈割掉丈把見方的面積，槌擊稻穗的兩個人，便把稻牀往前拖近，稻牀下面的兩根圓滑的游椽，在微溼的泥土裏畫出兩道溝痕。這些事情，由五個人通力合作，以不可置信的熟練，配合得幾乎有著節奏。這情形莊道耕先生是第一次看到，他不禁暗暗讚歎

道：

「詩！這份工作本身就是一首最美最和諧的詩！」

在工作進行時，五個人很快的背部清淨了，頭部的汗珠一粒粒的墜入泥土。尤其是持鎌刀的人，因為彎著腰身的緣故，背部經常地承受著猛烈的太陽的曬炙，莊道耕先生清晰地看到，鄉下朋友劉樂能的臉漲紅著，變成紫色，太陽穴隆著青筋，整個背部的衣服，如像落水雞一樣的淋溼著汗。但他迅捷地舞著鎌刀，他每次對付鎌刀和稻禾，簡直綽有餘裕的工夫。

「自然這是一份艱苦的工作，」樹蔭下的莊道耕先生想，「不過，老劉也真是何苦來……」

可是，田裏的劉樂能興緻彷彿很高，他和雇工們一樣的打口哨呼喚著風，唱著不成調的山歌，甚至說著粗野的不合身分的笑話。

「唉，真是何苦來。」樹蔭下的人不住想著。

當然，莊道耕先生並不菲薄鄉下朋友這種與農民同享甘苦的作法，就理論上說，這種作法毋寧是好的。不過究竟是一個主人，而且，最要緊的，還是一個知識份子，應該有和農民不相同的地方。像這樣，在莊道耕先生看來，鄉下朋友是簡直有幾分過火的。「唉，他總愛這樣，」他給他下著論斷，「沒有辦法，究竟是一個鄉下人！」

縱然這樣想，莊道耕先生心裏依然充滿著興奮，充滿著喜悅和讚歎。鄉下朋友這種不顧身份和

尊嚴的作法雖然使他微感不快，但對於田園生活本身對於收穫工作的饒有詩趣，他的興緻仍舊很高，他的欣賞的心情仍舊完全保持。他竭力企圖揮除適織的不快之感，他不能讓它破壞自己下鄉嘗受田園生活的全部意向。

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舞鎌刀的鄉下朋友。可是突然，一聲么喊，一條長長的東西從劉樂能的手裏飛起，投向三四丈高的空中。田裏的人都站起身，看牠直線地墜落下來。這是一條紅黑相間的赤練蛇，有兩尺多長，在空中打了幾個翻身，這時重重地跌在泥土裏，微微痙攣著，全身抽搐了幾下，便不再動彈。一個年紀最輕的麻臉雇工，立刻搶了過去，迅速抓住牠的尾部，重又往空中一擲，投擲得比適纜更高。這一次跌落地時，牠業已完全不動了，一條繩子似的躺在那裏。

立刻大家爆發出一陣哄笑。那麻臉雇工重復把死蛇掄在手裏，準備剝牠的皮。

「好了好了，別耽擱時間了！」另一個雇工制止著他。

「赤練蛇的皮沒有用，」又一個說，「油菜花的皮纜好蒙弦子胡琴，你剝牠的皮做什麼？」

「誰說沒有用！他要把蛇皮裝沙去嚇唬娘兒們呀。」

一經道破，麻臉雇工捉狹的心意便打消了，他把死蛇丟在田邊，說，等歇力的時候再埋掉牠。

蛇！這在莊道耕先生是一個可怕的名詞。他祇在動物園裏看見過牠的標本，他知道這是一種毒物，貯藏在牠兩個牙齒裏的毒液，能够使一個最強壯的人喪掉生命。尤其是牠那種長而圓的形體，使

人一見到立刻喚起一種麻慄的感覺。看見鄉下朋友和他的雇工們這種戲弄毒物的情形，自然是驚訝不置的。當赤練蛇被拋向空中時，站在樹蔭下的他，簡直心跳膽寒了。在大家休息的一刻，他問鄉下朋友道：

「老劉，剛纔那條蛇，你把牠怎麼弄的呢？」

「牠躲在稻根裏。我們割稻一定先用鎌刀撥一下稻根，就提防躲有這類東西。一撥到了，祇消把鎌刀尖一挑，牠就會直飛向半天，讓牠化龍成仙去。」

「不是可能給咬到麼？」

「自然可能，我一個叔叔就是把生命送在毒蛇上的，全身紫黑色，咬到腳上，毒攻到心便不可救，鄉下田野裏到處有毒蛇。」

「好危險！我真給你捏一把汗！」

「不要緊。大家慣了，也不怕了。比方我們怕老虎，可是我有一家山裏親戚，五兄弟給虎大蟲戕去了三個，剩下的兩個還得上山和那些猛獸去爭奪生命。」

莊道耕先生陷入沈思了。他開始覺得田園生活裏有的是詩趣，但也有辛勞和危險。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世界上原來沒有理想的樂境。不過看見田裏那些人對付毒物的態度，便又感到自己的激動的多餘了。他們不是把毒蛇當作玩物，把危險當作辛勞工作中的消遣麼？「不錯」，他給自己

作著答案，「田園生活的真諦就在這種地方，自然界的一切，不論它是雲霞，是蛇蟲，在農民眼裏，什麼都是美，都是詩，都是享受！」

當割稻的人吸過菸，歇過力，重新下田去工作時，女主人來了。她也戴著斗笠，肩著「大點心」（早餐和午餐之間的小餐）來了。點心是自製的米粉糖餛和酒，盛在籃子裏。因為是收穫的第一天，點心也特別豐盛。還沒有走到田邊，女主人就以一種喜悅的聲音招呼道：

「割鎌的，大家歇手喫點心呀。」

立刻，大家丟開鎌刀和稻糞，跳上田塍，到樹蔭下來了。連主人劉樂能，彼此以沾滿污泥的手，拿著糖餛，大口大口的喫著，脣齒間發出很大的聲音。有的則性急地先喝著酒，一個一個啜著壺嘴。女主人站在旁邊，滿臉洋溢著甜蜜愉懌的表情，和男人們說笑著。

「今年的穀子出田麼？」她問。

「出田，」劉樂能回答，「很出田，比去年起碼要多收兩成哩。」

「這都討你們割稻人的福呀。」她微笑著。

「好說好說，」另一個年老的雇工說，「這都討你當籩的福呀，籩王爺上天奏的好本，田公田婆高興呵。」

在喫點心時，自然也少不了客人莊道耕先生的一份，他勉強以一種嘗嘗味的心情喫了半塊，意

外的，這種土製的米粉糖餉竟然非常可口，甜而不膩，是他在城市中所從未嘗到過的，於是他喫了第二塊，第三塊……

最後，女主人以空了的籃子，向割稻人要了一籃新穀，她說她要拿回家去曬乾了，舂出米來煮新米飯，晚上供祖宗和竈王爺。

「道耕，」劉榮能對客人說，「晚上請你嘗嘗新米飯，怕你們城裏人從來沒有嘗過它的呢。」

「好極了，這一次下鄉，我嘗了不少新鮮東西！」他意味深長地回答。

晚上，女主人果真特地給莊道耕先生煮了一小鍋新米飯。這種新米飯，和莊道耕先生在城市裏一向所喫的精白米相比，雖然稍覺粗糙些，不過要香甜得多，有滋味得多，甚至連顆粒也肥大得多。莊道耕先生不覺破例的喫了三大碗。他非常滿意，不絕口的讚揚著，說這纔是一種真正的有益的滋養。

「老劉，」他忽然想起一個農業上的重要問題，「你的田裏試用過人造肥料麼？」

「你是說那種外國傳來的肥田粉麼？」

「不錯，肥田粉，一切人造肥料。」

「曾經有一小部分田試用過，但是失敗了，我發現那是一種損害田骨的東西。土地施用肥田粉，等於人抽鴉片，暫時可以提提精神，第二年便不行了。」

「對了。我這一次下鄉，就想來和你證明這一個問題的。最近大英帝國組織一個訪華團，坐飛機

到中國來訪問。團員裏面有一位泰弗亞勳爵，他一到中國，便到處演講農業問題。他反對施用化學肥料，反對防治植物病害的毒劑，甚至反對人和家畜的打病疫預防針——」

「這是他們西洋人的胡鬧，」鄉下朋友截斷他的話，「一切化學肥料呀，毒劑呀，預防針呀的統統是他們想出來的花樣，現在他們可又來反對了，出乎爾反乎爾，我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辦法，何苦去管他們這一套呢？」

「但是他們西洋人的花樣，我們中國人竟也學來了，學得很少，而且非學不可。我們中國的一些所謂時髦分子，他們竟以一味學些西洋把戲爲榮。西洋人說洋話，我們說洋話；西洋人穿洋裝，我們穿洋裝；西洋人左，我們左；西洋人右，我們右；西洋人用化學肥料，我們也用化學肥料。沒有辨別，也沒有選擇。更不問問人在這些西洋把戲之中，是不是每種都可以學樣呢？學來了，是不是每種都有益處呢？他們說，凡是西洋的，什麼都好，中國跟著西洋跑。現在這位西洋的泰弗亞勳爵來到中國，卻說他們西洋人跑錯了路了，你們中國人再不要一味盲目跟蹤了。這位勳爵非常不滿意西洋那種以人工代替自然的作法，他根據統計和實驗，證明土地施用人造肥料的結果，祇能使土壤變壞；人和牲畜依靠外來的人造物品來保持健康的結果，祇能減少自身固有的抵抗力，所以他稱讚中國的農業，能够遵從自然界的回報律，施用有機質的肥料，乃是一種最平衡持久，自我循環的農業。他說這些話真是語重心長，無異給那些孔趨亦趨的西洋崇拜者一個反擊！你是在鄉下耕種土地的，有著真實的經驗，難道

你覺得這位勳爵的話說得不對麼？」

「對這些事情我素無興趣，」鄉下朋友執拗地回答，「我們一向反對那些西洋作法，今天一個新法明，明天一個新改革，弄得你頭昏眼花，莫可適從。因此我就不管一切，什麼發明改革都和我沒有關係，我有我的辦法，中國人的辦法——」

「那麼難道你就沒有改革麼？」莊道耕先生問道，鄉下朋友這種全無改變的固執，微微激怒了他。

「自然我也有改革，但是我的改革不是那種西洋人的改革。比方說，今年這丘田種了芋子，那麼明年就應該改種穀子，因為一連種兩年芋子，消耗肥料過多，土壤便會變壞。」

「那麼，請問你也坐火車趁輪船麼？」

「火車和輪船，」這在劉樂能是一個未及提防的詢問，「從前我坐過，自從回到鄉下來之後，就一直沒有和它們發生關係了。」

「那不要緊，祇要坐過就行了。我請問你，像火車輪船那樣的東西，你覺得應不應該存在，或者說，有沒有存在的價值呢？」

鄉下朋友劉樂能沒有回答。他懂得莊道耕先生的意思了，他也知道火車輪船是代替獨輪羊角車和帆船的發明，是一種西洋的改革。「那是另一個問題，」他在心裏著作反駁，「這種發明雖然出

於西洋人之手，但中國人自己也一定會發明的。祇是中國人總不會自己來發明損害土壤的人造肥料！」

看到他的沈默，莊道耕先生也明白鄉下朋友的思想，他知道這固執的鄉下人，永不肯在辯論的失敗裏放棄成見的。不過顯然地，自己在這場小小的爭論裏，照例獲得表面上的勝利了，於是接著發揮道：

「我的意思是，科學發明是可貴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能反對它，我們不能對真理關門。但是過猶不及，太誇張科學的力量，而忽略了自然的規律，這便是莊子所說的，『以人滅天。』科學雖然萬能，但它不能製造生命；而自然則是生命之母，萬物都在它的孕育之下萌芽生長。本著這種見地，我贊成了那位泰弗亞勳爵。我愛好田園生活，所愛好的便是自然。過分戕害自然，消滅自然，就是放逐人間的詩趣，結果一定會招來無窮的禍害。關於這問題，我正在動手研究，打算先從農業上著手，然後再涉及其他一般問題。我對於農民的收穫工作很感興趣，今天你們的金穀刈割給了我很大的愉快。」說出這一句話，莊道耕先生突然覺得自己撒了一點兒謊，但還是繼續說下去，「明天我還想再跟你們去觀光。明天你是不是照樣親自下田去舞鎌刀呢？」

「自然，」提到收穫的事，劉樂能立刻從尷尬的境地恢復過來了，「你看舞鎌刀不是一件怪有趣味的事麼？」

「有趣味……不過——好在你並不是一個計較細節的人。」莊道耕先生這樣結束了。

回到新屋的房子裏，這一晚莊道耕先生許久不能入睡。他回想著日間的一切，回想著毒烈的太陽，鄉下朋友劉樂能臉上背上的汗雨，回想著赤練蛇，關於人工和自然的論辯……他明白晚餐後和主人約定明天再到田間去觀賞收穫的事，祇是一時的激情。最使自己感到不快的，便是劉樂能和雇工們那種全無顧忌的粗野的談笑；那分明是一種不自然的事，可是那鄉下人卻做得那麼坦然自若，這就叫他十分難堪。如果明天再去樹蔭下守怎麼半天甚至一天，那簡直是一種不能忍受的刑罰。

「唉，要是明天下雨的話，」他想。

接著，他又想到，如果明天當真下雨，那麼他就關門從事著作，把晚餐後對劉樂能談論過的那個「人工和自然」的問題，寫成一篇懇切的論文，寄到雜誌上發表去，一定可以引起讀者廣大的注意和文化界熱烈的討論。正因為跟一般出自空想的不同，他的論點乃是以真實的經驗作基礎的；單單憑著這一點，他就有權利要求文化界對這問題以另眼相看了。於是，他把自己的思緒集中，細細思索著題意，安排著議論發展的層次和結構……

如他所願，半夜裏天生了變，下起雨來。翌晨起身時，看見主人劉樂能披蓑戴笠，正準備荷鋤上田，臉上有著一副焦灼難耐的表情。連孩子們也都赤著腿，搬出大等帽，顯出忙碌異常的樣子。

「下雨了，可不割稻了罷？」莊道耕先生輕鬆地問道。

「這天太不巧，剛剛開始收割，便給你淋起滿天雨來，給你一個措手不及，我得馬上去巡視田水哩。」

主人劉樂能說著，恩恩出田去了。

莊道耕先生落寞地回到自己房裏，在桌子邊坐下。但他並不能靜下心來思索那些深湛的問題，他的注意力立刻被窗外的簾滴和空中瀰漫一片的雨簾所吸引。雨是綿綿細雨，衆多的雨腳踐踏著瓦瓴和田野裏廣袤無極的稻禾，發出一種深遠而沈悶的響聲。這種聲音，在來自城市的莊道耕先生，是很少人耳的。他簡直沈醉在這種浩瀚的聲海裏了。他站起身來，探頭向窗外眺望著。他看見朦朧一片的雨簾，以無所不至的博大蒙封著一切；稻禾在雨腳的踐踏之下，煙雲一般的起伏著，蕩開無盡的浪；而高聳陡峻的螺箕崗，在雨簾的遮閉裏，變成一種飄忽的存在。從天到地，整個宇宙都在風雨聲中浮動著，漫漾著，在他眼前展開一片奇景。

「詩！田園生活無時無地不是詩！」

於是，他步出房門，站在簷下，仰臉凝視著空中的飛雨，他的心裏重又充滿著興奮和喜悅。等到鄉下朋友荷鋤回家，他立刻向他提議，說明自己要出門去欣賞雨景。

「可是怎麼出去呢？」劉樂能脫去淋溼了的蓑衣，躊躇地說，「這樣的雨，傘子什麼的全不中用……」

「穿蓑衣，和你一樣穿蓑衣！」他決然地說。

把蓑衣披在身上，粗硬的棕針給他一種刺痛的感覺。但他忍耐了。跟隨著主人劉樂能，莊道耕先生從後園走向村外。殘踏著泥濘滑溜的田徑小道，拄著手杖，承受著風雨的吹打，他有著一種特異的感覺，一種探險似的感覺。他很滿意於自己的這種勇敢。他想到並世一般文化人之中，能和自己這樣不顧身份，不辭勞苦，深入農村，體味農民的甘苦的，畢竟還很少見。但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既經來了，就應該尊重這一次的下鄉，將來回到城市裏去，便可以向文化界大聲疾呼，請他們到鄉下來見識見識，向農民們來學習學習；而且，更可以把這次躬身體驗的結果，公之於世，給一向從事空談的文化界開一個前所未見的好風氣……

主人劉樂能一路上非常熱心地給他指點這指點那，作著詳盡的、近於嚕囉的解釋。

「道耕，」他指著在雨中低低飛翔的白鳥，「你看，這便是大水鳥，是我們農民的死對頭，牠一出現，雨便不肯停止，要下到氾濫大水！」

走了幾步，聽到一處池塘旁邊一種特別洪亮的蛙聲，便說，「道耕，你聽，這是大水蛙，看見天下雨便大聲歌唱，希望雨下個不停，好把農作物統統埋沒無存！」

於經過一個田缺口時，見到三五成羣的肥大的田鼠，互相衝著尾巴，匆忙越過田塍，又說，「道耕，這是田鼠搬高地，也是大水的預兆……」

「什麼，」莊道耕先生驚訝地反問道，「農民的敵人這樣多麼？」

「很不少，但是這些鳥呀蛙呀鼠呀的倒並不算敵人，農民的真正敵人，在自然界方面，是旱水和蟲；但最大的敵人卻是——」

「人爲的，我知道，」莊道耕先生接嘴道，「中國農村的復興，前途荆棘還很多；所以我說，要復興中國農村，必須先改善農民的生活！」

歸納到這樣的結論，又復繼續前行。穿過一段田壟，兩人來到一塊小小的坡地。在幾個疏落的墳墓旁邊，一羣牧童在那裏放他們的水牯和黃牛，其中也有劉樂能的孩子。他們把牛繩掛在牛角上，聽憑牠們自由行走，而自己則一團兒蹲在一株冬青樹下，作著什麼密談或遊戲。不消說，莊道耕先生走近去了，他想和他們攀談幾句，他突然記起「能够和孩子們談話是一種至高的幸福」的名言了。他伸手拍拍最小一個孩子的肩膀，問道：

「你看的是那一頭牛呢？」

所有的孩子都愣住了，沒有回答。於是他接著又向大家問道，「你們在這樣的雨天看牛，感到很快活麼？」

依然沒有回答。其中一個尖下巴大眼睛的孩子，忽然嘆嘴的笑了起來，這引起所有孩子的哄笑，而且一齊跑開去了。

正在這時，驀地發現兩頭黃牛在一個墳墓邊正在鬥角。兩頭牛都被雨水淋溼，全身的毛打着皺摺，水滴順著背部和頸部流下。現在，牠們豎起尾巴，伸直後腿，竭了全力搏鬪著。孩子們統統跑攏去，全無畏懼地貼近著。有的拍著牠們的臀部，有的撫著牠們的前腿和肉峯，大家吶喊著，為牠們助威。莊道耕先生剛從適纜的狼狽的境地平靜過來，這時又被眼前的新景象所驚嚇住了。對於生著尖利的長角而且軀體龐然的牛，他一向存著畏懼。他緊急跟隨在劉樂能後面，惴惴問道：

「怎麼辦……那兩頭牛……」

「不要緊，」劉樂能給他說明，「牛喫飽了草便要鬪鬪角，發洩發洩，好久沒有背犖了。他們小孩子是牛朋友，慣了，他們不怕牛。」

可是不知怎麼一來，兩頭牛中較小的那一頭，給對方掀倒在地上了，勝利者正用長角去抵撞牠的腹部，牠發出斷續的粗大的咆哮聲，在墳墓旁邊掙扎著。一個個孩子哭了起來。其餘的孩子，不顧雨水的淋漓，拋掉笠帽，有的拖著勝利者的尾巴，有的用竹籐鞭打著牠。

「封前腳！封前腳！」

鄉下朋友劉樂能喊著趕過去了。披著蓑衣的身子，一個巨人似的擠在孩子們中間。他一走到，立刻把兩隻牛分開了。那隻倒在地上的敗北者，這時渾身泥污的逃出險境，直向莊道耕先生奔來，依然咆哮著，揮著尖長可怕的角；而且一定在劇烈的鬪角中弄得神志恍惚了，牠一逕狂奔著，不顧莊道耕

先生的聖驚和逃避不及的窘迫，從他身邊挨撞過去，險些把莊道耕先生衝倒了。

尷尬地回到家裏，莊道耕先生發現自己雖然披著蓑衣，但衣袴幾乎全部溼透了。他原來是抱著欣賞農村雨景的心情冒險出門的，現在卻弄得敗興而回。他微微感到一種無名的憤怒，如像受了什麼不應有的欺騙。更換了衣服，重新在自己房裏靜靜坐下時，對窗外的風雨的轟聲，興趣業已淡薄了許多。

雨繼續下著，一連五天，依然沒有停止的意思，簡直近於無節制了。主人劉樂能，整天戴著斗笠，披著蓑衣，出田忙碌，很少有在家的時候。沒有人談天，莊道耕先生祇有坐在房裏，打算做一點什麼工作。但是，做什麼工作呢？看書麼？從事於「人工和自然」的研究麼？全不行，心太煩亂了，空氣太窒息了。如果在都市裏，在這樣的時候，有的是消遣排悶的去處，然而現在是在鄉村裏。沒有辦法，他從桌邊站起，眺望著窗外的雨景。和昨天一樣，綿綿的細雨，編組成一片朦朧的雨簾，蒙封著一切，覆蓋著一切，單調而且沈鬱，彷彿此後天地之間再也不會有晴朗的日子，再也不會有光明的大陽……

傍晚時分，鄉下朋友劉樂能回家來。在一起晚餐時，代替著關於農業問題的辯論，主人傾訴著對雨天的憂慮。村前的一條小溪裏，溪水已將平岸，而且有幾處溪岸也早已呈露出崩決的危險。可是山洪依然漲發，白色的大水鳥依然在田野裏飛翔，大水蛙也依然在池塘邊鼓噪不已，而淫雨也完全沒有停息的意思。如果再繼續淋漓兩天，即使溪岸不會崩決，田水無處容納，浸垂在水裏的稻穗也將抽

芽了。就在今天晚上，全村的人爲商量補救溪岸崩決的事情，將有一個集會。

「長晴有長雨呵，這天年！」鄉下朋友完全以一種農民的口吻嘆息著，在他健康的臉上，罩著一層憂慮的陰翳。

莊道耕先生望著那張鄉下人的臉孔，記起他爲鄉民畫符治病的事，心想在這時候和他說句笑話，開點玩笑，但是躊躇了好一會，依然沒有把它說出口來。

飯後回到自己的房裏，百無聊賴的踱著步，心裏有著悔意。這樣的日子，在這樣一間房子裏消磨日子，於他是難堪的。忽然他聽到外面傳來一陣銅鑼的鳴響，他知道這是農民們在開會商談怎樣對付這一場天災了。果然，主人劉樂能恩恩奔到新屋裏來，興緻勃勃的邀請莊道耕先參觀農民的集會。但是莊道耕先生以胃病發作的理由拒絕了他的邀請。看著更快地出房去的他的背影，莊道耕先生想：

「哼，究竟是一個鄉下人，還要我去參觀農民們的集會哩。」

於是燃起一支煙捲，靜靜地在桌邊坐下，懸想著都市生活的熱鬧多趣，而不禁歸心似箭了。

三十二年一月八日寫於六輪坡

病人

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六節

我沿著一個山邊行走。在我右面，是微斜的土黃色的山坡，雖然是春天，山坡上面依然沒有什麼草木，一些被雨水不斷地沖洗成功的小壑，把原是平坦的坡面，弄得降凹不平。左面，則是廣袤的田野，這時正展開著一片金黃色的菜花。菜花盡頭，大概是一條溪流，因為那裏有著一排籬笆一般的繁密樹林，它阻撓著我的視線。

我走著。我到城裏去。朋友莫立明病了，住在城裏一家抗戰後由省城搬來的私立醫院裏。每隔五天或一週，我得從鄉下跑十里長路進城去探望他一次。

他是我童年時代的伴侶，而且，論起關係來，我們還算是親戚，彼此從小就以從表兄弟相稱。我們所住的村子相距很近，在啓蒙的時候，因親戚的情分，他寄宿在我家裏，和我一起在一位鬍子花白，前頂半禿，有名的年高學富的老秀才的教誨之下，生吞活剝的讀完一大堆線裝古書；此後，我們又一起進了中學和大學，完成了家庭和自己的希望。

沒有比我們相知再深的了。兩個年青人，出身於幾乎相同的環境，受著相同的教育，近二十年來彼此未曾離開過。我們不僅僅互相瞭解對方，並且還瞭解對方的家庭。我們的家庭都是屬於所謂小康的那一種，有一點田地，靠著父兄艱辛的操作，僥倖沒有天災兵禍，每年便都可以稍有餘裕。而我們便游泳在這有限的餘裕裏，負載著父兄過奢的期望，把自己裝飾成鄉間的花朵。

然而，我們也並不是沒有大志的。在中學時代，我們莫不懷有高潔的夢想的；不消說，我們的夢想多半是誇大而不著邊際的。祇是，年青人有誰能脫離夢想而生活呢？青春和夢想相關聯，安分知命的思想，是一個人為不斷的失敗所擊倒之後纔能發生的。直到我們突然驚醒似的從書本裏擡起頭來，冒冒失失地走到社會上去的時候，我們這纔分了手。

「我們離開了！」

「是的，」記不清是誰勉勵誰了，「暫時的分離不要緊，要緊的是彼此得記住自己的目標。」目標？什麼目標？當時彼此都很茫然，不過總覺得自己是有目標的。就這樣，一離開便是十年，整整的十年。在這中間，我們都會回到過家鄉，可是在他這次抱病回家以前，彼此始終沒有見過面，每一個見面的機會，都給生活的鞭子打散了。

但現在，每隔五天或一週，我都得從鄉下跑進城去探看他一次。

第一次當我在他面前出現時，他的驚愕難以形容。我們簡直都怔住了，或者說，猝然間彼此都不

能認識了。他從牀上跳下來，趿著鞋，開始不敢相信似的望著，隨後雙手一下子抓住我的肩膀，劇烈地搖著：

「是你！佩根！……你回來啦！你來啦！」

他的眼臉很快地便溼潤起來。

「是的，」我們的喉嚨也突然梗塞了，「我來啦，立明，我來探望你的病……」

握住我的手，他低下頭來。彼此都在竭力克制一陣巨大的激動，暫時沒有言語。我祇覺得他的手微微有點顫慄，而且滲出著汗。

「這裏祇有你一個人麼？」

「一個人，」他放開我的手，「原來是住著兩個人的，三天前他出院去了，現在便祇剩著我一個人，簡直比坐牢還要寂寞……請坐罷。」

他在自己的病榻上坐下；而我，也便同樣的坐在旁邊一張空著的牀上。我不敢直視他的臉孔，我感到一種莫名的局促。在我的記憶裏，他是一個稚氣活潑的人。完全不像現在這樣子，他的聲音也不像現在這樣空寂……

爲了逃避，我把自己的眼線投向四壁。這是一間極其狹小的病房，和一些同樣的病房相毗連，大概是祠堂的一列廂屋改成的；每間病房，那用一層薄薄的木板間隔著，所以隔壁的一切聲音，無論

是呻吟和歎息，莫不可以清晰地聽見。在一邊牆上，隔著玻璃，能看見窗外一株禿頭的香菌樹。這株香菌樹本來應該是枝葉繁茂的罷，或許是醫院裏的工役們每天爬上去採摘嫩葉，在這百物昂貴的時，候用來充當菜蔬，因此現在祇剩著幾根細長的枝丫，在晨風中微微顫動，散布著寂寥的情緒。透過香菌樹的枝丫，對面是一列同樣低矮的屋子，瓦背上壓著一線青灰色的天空。

「一個人的確太寂寞了！」我喃喃地同意著。

「可不是，」他淡淡地笑著，一隻手無意義地摸弄著自己尖削的下巴，「寂寞得很呢。你來得太好啦。你是幾時回來的？好極啦。你以後得天天來看看我，天天來談談心。唉，這幾年來你大概沒有坐過牢罷？——那自然，我們大都缺乏坐牢的經驗。不平凡的人纔會坐牢，世界上卻多的是平凡的人。我沒有坐過牢，不過這兩個月來，我過的可實在是坐牢一般的生活。名義上，我在這裏是治病；我覺得自己的病倒反愈治愈重了。醫生說我是腸胃病，我自己知道不是。一個人太寂寞了便會生病，這種病比腸胃病更可怕，但是醫生看不出來；他們祇會用聽筒聽聽你的胸部，用手指敲敲你的背部，給你喫蘇打粉，喫藥水，禁止你出房門，禁止你多說話，禁止你這樣那樣！醫生永遠是愚蠢的人！」

他說得近於語無倫次，我知道他也是在逃避。我們都不願意真正談到自己——都不願意把自己種種不幸的遭遇一下子便在故人面前傾吐出來。然而就是這樣，我眼前這一個臉孔黃瘦，顴骨高凸，嗓音短促而空洞，時不時習慣地舉起右手在空中揮動，彷彿企圖捉住自己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聲

音的人，和十年前一樣，他的態度依然是容易激動，說話偏頗，而且往往近於武斷。隨著自己的興緻，他可以把一個人和一件事說得很好，或是很壞。

「你不是說三天前這裏還有一個同伴？」

「不錯，」他回答，「一個同伴，一個患關節病的人，他出院去了。」

「病好了麼？」

「沒有好！我知道他的病不會好！我早就勸他，『你還是出去罷，請一個土郎中喫幾服土草藥也。』比在這裏拖日子的好。』可是他不肯聽從，他迷信西醫。他說他喫過土郎中的草藥了，不濟事。他相信醫院裏一定可以把他的病診好。結果住了一個多月，錢用光了，病還是沒有好……」

「他是一個什麼人？」我追問道。

「一個丑角！一個真正的丑角！他的名字叫做袁福奎，在舞臺上相當有聲名，曾經紅過一時，跑過大碼頭，還灌過唱片。一個人沒落起來可多快，祇七八年工夫，他就完了。抗戰之後，他跟著一個爛布班子東跑西走，到這裏來，祇上過半個月的臺，便是關節炎。躺在牀上，他時常以一個丑角所特有的語調嘆息道，『袁福奎呀袁福奎，你的好日子可過去啦——』……」

暫時忘記自己，我又問道：

「他沒有家室妻小麼？」

「他有一個做武旦的妻子，」他繼續說話，「年紀還很輕，眼眶邊圍著黑圈，口裏鑲著一顆假金牙。丑角在這裏診病的醫藥費，完全由她維持，她每天日夜上兩場臺。男人開了刀，躺在牀上不能動彈，也不肯喫飯。鑲金牙的武旦來了，勸他喫。他說他心裏很難受，怕錢用得太多了，他對不起她。她就勸他說，不要緊，有人纔有錢，總是人要緊，病診好了便什麼都好了。但他還是不肯喫，就是喫也喫得很少。女人說他不肯喫飯一定有什麼心病——心病！——叫我個內科醫生來瞧瞧。他罵她，否認有心病。她說一個人不肯喫飯那成呢？他回答說：『我心裏煩……』她說：『不喫受不住呵！』『不要緊。病好了自然會喫了。』『哼，』武旦眼睛裏閃著淚光，『等病好到想喫飯怕就遲了！』『放屁！』他動了氣，罵將起來，『遲了！我袁福奎有根！你婦道人家知道什麼！』這樣的一個丑角！」

「他們沒有小孩子？」

「有一個小孩子，」莫立明彷彿說著自己的事情，「大概祇有五六歲罷，頭上垂著一根小髮辮。一天晚上，這孩子來了，一見到病著的爸爸便啼哭起來。作爸爸的摸摸他的腦袋，用唱戲的調子問道：『你來了，你怎麼進來的呀？』『我說我來看爸爸的病，我爸爸叫袁福奎。』『那麼，告訴爸爸，哭什麼呀？』『他們』孩子歛聲著，『班子裏老輩說爸爸壞話，欺侮媽媽……』孩子的話還沒有說完，病人便惱了，悲然叫著：『他們欺侮爸爸病了，你去告訴他們，爸爸的病有好的一天！』於是，連接的叫出幾個人的名字，罵著粗話，還用拳頭敲擊著牀板。正在這時，那位鑲假金牙的武旦來了，看見父子兩人的

情形，便罵孩子道：「你來做什麼！你添爸爸的病來了，這樣爸爸的病那裏能好？」病人一語不發，卻和小孩子一樣的哭了起來……一個丑角，像小孩子一樣的哭了起來！」

說到這裏，他從牀上站起，在病榻旁邊的熱水瓶裏給自己倒了一杯開水，然後以一種悲愴的聲調說道：

「這位丑角的病竟沒有醫好。三天以前，他的錢用光了，問醫生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好，醫生說除非他捨得把腿截掉，不然要好是很難的。他一下子跌入絕望的深壑，於是和女人吵了一架，又像一個小孩子一樣的哭著走了，出院去了……」

莫立明搖搖頭，歎息著，向我坐著的牀上望了一眼。這時，這牀上的被褥早已收去，祇有一條赤裸著的破舊的草席，留著一種淒涼的景象。

這一次，我們都沒說到自己，我就告辭了。他再三要求我第二天再去，說他有很多話要和我說。這是當然的，我們離別這樣長久了，彼此經歷過這樣多人世的辛酸了，那裏會沒有話談呢？但也就是因為這緣故，我們纔在談到自己以前，先說了別人的故事的。在下鄉的歸路上，我細細咀嚼著他所說的丑角的故事，以重壓的心推察著那不幸者的命運。

三天之後，我又進城到醫院裏去探望病人。一如所料，莫立明以近乎焦灼的神情接待著我，一見面就大聲叫喊道：

「你纔來！你隔了兩天纔來！每天近午我就等著你，聽到門外走廊上有一點兒腳步聲，就以爲是你來了，可是你瞧你竟隔了兩天！唉，唉，快坐下來，快坐下來！今天我可再不跟你談什麼丑角不丑角了，我得來告訴你我自己的事情。你再不來，我的胸口會炸裂了！」

於是，和上次一樣，我在他對面的空牀上坐下。這會時間還早，窗外的香菌樹上，烏雀吱吱喳喳的噪聒著。從隔壁病房裏，傳來病人間歇的呻吟，以及水從水管子裏流出來的嘶嘶聲。

我靜靜地聽著莫立明語音短促的說話。以一種迫不及待的神情，他報告著我們彼此分手後的種種遭遇。他的遭遇其實是極平凡的。整整十年，他在人世間浮沈。如像一切年青人，開始時，他懷著一顆熱烈嚴肅的心走入社會，惴惴謹慎地行進在自己的夢裏。他原是一個幹練的人，初出學校，自然很自負；他過著落落寡合的日子，鄙視著周圍所有的人們。這是一個開始，他要從這可貴的開始跨起理想的大步。他覺得自己的前途充滿光輝，理想的種子定能開花，雖然他連自己所抱的理想還未曾具備一個明確的概念。然而時間是世間最殘酷的東西，它永遠不肯饒恕人，永遠成爲你難以克服的仇敵。剛入社會之門，迎頭他就碰到一個打擊。霎時間，他簡直變成昏慣了。待他蘇醒過來，看清社會的真面目時，他早已經歷過無數的大小折騰。人總是人，無法使自己從人世間離開，因之，他便逐漸發現自己的日趨平凡了……

「自然，世間真正堅強的人並不多，」我說。

「堅強的人」我的話彷彿很出他意料，「不錯，在最初，我也是一個堅強的人——至少我自己這樣相信。可是社會的成見比你更堅強，你跟它剛一交手，便完全失敗下來了。我所遭遇的第一場戰鬥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

他所說的第一場戰鬥，指的是他出學校後第一次就業；那時抗戰沒有起來，他剛從北方回到家鄉，立刻被聘為一個公立師範學校的教員。他原來的見解，認為教書是一種神聖的工作，一種人的改造。他高興極了，也興奮極了。他到校之初，如像一道強烈的閃光，一顆燦爛的明星，從孩子們中間引起一陣嘩然的歡迎之聲。他覺得自己霎時投入一道熱流，被無數熱切年青的心所包圍，他感動得墮下眼淚。他使用著最親切的語句，向孩子們傾訴著自己的抱負和身世，既無顧忌，也無保留。他原是一個年青的人，在激情的洪流中，全然沈入忘我的境界。但是，他沒有想到，自己這種舉止，很快的碰上那代表人類最壞的惡德的暗礁，他惹起另一些偽君子們的嫉妬，種種不潔的謠言產生了，或明或暗的攻擊起來了……

「但是，」他說，「最初我並不懼怕這些，我憤然地告訴自己：『好的，你們來罷，我不是一個脆弱無用的人！』我還作著可笑的準備，我自信決不會退讓的。」

「於是就爆發了鬭爭？」我猜測著。

他搖搖頭，蒼白瘦削的臉上浮起一層苦笑，「不錯，」他以一種不自然的聲調回答，「鬭爭爆發

了——爆發了——剛一開始我便失敗了——慘敗了——」

「怎麼這樣快？」我微微喫驚。

「自然，這事情十分出我的意料。我是以一個新戰士自許的，可是你看，在舊社會舊勢力前面，一個新戰士是多麼脆弱，多麼渺小，而且顯得多麼可笑！我總以為自己並不孤單，那些比我更年輕的人是站在我這邊的，他們能够左右這場戰鬥的勝負，於是我挺身而出——」

「結果是你估計錯了！」

「錯了！全般錯了！我所相信的比我更年青的人，他們原來比我更脆弱，更沒有用。在一個小小的詭計裏，他們首先變成網中的鳥，而我的情形立刻變成一位可笑的吉訶德先生，一位失敗的勇士！」

於是莫立明開始以激憤的語調，為我描述了一番這次戰鬥的內容，這場發生在神埋天國裏的醜行。不到三個月他便給趕走了，敵人祇用了幾條寫在紅綠紙上的標語。在他離開學校的時候，連一個送行的人也沒有，平日崇拜他的孩子們全不見了。當他獨自跟隨在挑夫後面，開始寂寞地舉步的那一刻，他傷心得哭了。

「但是，」他繼續著，「大概走到離開學校約莫兩三里路以外，完全出我意料，從山坡後面驀地轉出一羣孩子們，一下子把我包圍起來——」

「做什麼？」

「他們是給我送行來的，他們偷偷摸摸給我來送行，一直把我送上火車。他們——不，連我自己，我們幾乎全都流了眼淚，有的簡直哭了。其中有一個，他曾經在日記裏稱我爲『沙漠中的活泉』和『黑暗中的明星』，竟要拋棄學業，願意跟隨我到『天涯海角』去。他們每人都準備了一樣禮物，一條手帕或是一包土產，此外還有一封大家簽名的長信，他們說這些都要我留著做紀念——一直到現在，我當真把它們留著，隨我東奔西跑。我覺得這並不是他們給我的紀念，而是我給自己的紀念，我必須留著，從他們我看到一個過去的自己。」

說到這裏，他輕輕噲咳起來了。一個滿臉雀斑，穿著污黑的白衣的護士，進來給他量溫度和按脈搏。他順從地含起察溫計，並向她伸出手去。在他臉孔上，掠過一個不耐和急躁的表情，微微搖一搖頭。「愚蠢的東西！」待護士出去，他喃喃道。

「整個人類都是愚蠢的，有時甚至我們自己也是一樣……後來呢？」我問。
莫立明從牀邊小几上端起一杯開水，嗽著，又喝了幾口。

「你是說離開學校之後麼？」他重新開始「常言說的好，喫一次虧，學一次乖，我給自己決定著，以後得聰明一點了。可是，這也祇是一剎那間的想法，另一種反抗之心卻激勵著自己：不要氣餒，不能氣餒！那也是當然的，我年紀還輕，難道在稍受挫折之後，便變成膽怯無用，自認失敗麼？——這也是一種鬭爭，一種掙扎。離開學校，懷著被辱的情緒，我回到自己的家鄉。不上一個月，我又出去了——」

「又是教書麼？」

「不，這一次是一個新聞記者的朋友邀我去的。我跑到一個大都市裏去做新聞記者。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我用的是嘴；現在，我開始用筆了。我想，在用嘴上，我失敗了，這次應該在筆上好好奪取勝利。開始時我真是戰戰兢兢，小心謹慎，唯恐踏了上次的覆轍。教書是一種人的改造工作，當新聞記者卻是一種社會的改造工作了——那時我是非常看重工作的社會意義的，雖然失敗了一次，卻依然是滿身吉訶德先生的精神。在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可笑的了。」

「年青人大都這樣，」我說。

「所以年青人大都在社會上碰壁，一次又一次的碰壁，直到你不再年青爲止。這是我們這社會的悲劇。」

不消說，接下去他又訴述起第二次的失敗故事了。第二次失敗的情形正和第一次相似，他在筆上面又出了毛病，而所招來的打擊，比第一次更大。他險些不能再在社會上立腳了。

「這是因爲像我們這批的人，都太缺乏經驗教訓的緣故，」我直率地說。

「不，」他異議著，「這是因爲像我們這批的人都太愚蠢的緣故。你自然知道，不論那一次，我都是理直氣壯的。我認爲道理完全在我這一邊，我可以完全操勝算。我並沒有去侵犯別人，我所做的是我應該做的，我所守的是我的本分。可是別人在暗地裏安排陷阱，一方面叫你不知不覺跌到那裏面

去，一方面卻在旁邊拍手叫好——你跌得越重，他們的掌聲和叫好聲便越響亮！就這樣，從陷阱裏爬將起來，決定不再走老路，決定不再說自己所要說的話了。一個說真話和裸露自己的本性的人，在我們這社會上便是最愚蠢的人！

「沒有再經過第三次的失敗麼？」我問。

「第三次？——是的，第三次以後的情形正復相同，不過我們用不到再去說它們了。我想，就是你自己，也一定有過同樣的經驗。這是一道門檻，一座關隘，每個人都得通過它的。自然，我也還不算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傻子，終於我學乖了。如像在學校裏時的應付考試，第一次不及格，第二次第三次也不及格，總會有一次能及格的，因為試題始終是那一個，絲毫沒有變動，祇要你臉上裝起笑臉，嘴裏說著謊話便行了。我便是這樣通過考試的，道破了也真是容易！」

說著這樣的話，莫立明解嘲似的笑著。從他的笑聲和他的表情上，在我面前出現著一個完全陌生的，一個對生活懷著輕蔑和惡意的人。十年的時間並不算太長，可是它竟把一個原是勇敢熱情的年青人改變得這樣厲害了。他笑著，又舉起杯子喝了幾口開水，突然加添說：

「自從那個不幸的丑角離開這裏以後，我真是寂寞，時常心裏想：要是哀福奎在可多好！」

「爲什麼？」我感到不解。

「他一時笑，一時哭；一時嘆氣，一時唱戲。我從他彷彿窺見生命的真諦。一個丑角，即使是在災難

之中也還是幸福的。我羨慕他。」

「羨慕他？羨慕一個丑角？」

他笑著點點頭，「爲什麼不羨慕他？不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比我們強麼？」

我懂得他的意思。於是，我也笑著，點點頭。我覺得在這一剎那間，彼此驀地變成澈底的瞭解。接著便是一陣沈默，彷彿彼此的話都早已說完，彷彿言語本身變成全然多餘。

隔壁傳來一陣微弱的呻吟，一陣一陣垂危的病人的最後呼喚。這聲音似乎凝結在空氣裏，經久不散。我們，莫立明和我，互相作一次會心的瞥視，差不多是同時，兩人發出一聲嘆息。我們都知道掠過對方心裏的是什麼思想。我們曾經是形影不離的伴侶，但是一別十年，竟連信息也沒有通，無論生活和心境，該是早已相距十分遼遠的了；可是在這一剎那之間，由於一種不可言說的契合，我們又復變得如此親近，十年時間的離別，祇消一瞬間的瞭解便把那闊大的空隙填滿了……

「你至今沒有結婚麼？」我驀地問道。

「結婚？」他似乎喫了一驚，顯得有幾分慌亂，但隨即鎮靜地回答，「唉，你提起結婚，告訴你罷，結婚是墮落的引導。人們常常說，生活裏充滿著驚奇和偶然，一個人永遠無法知道明天自己將怎樣，好像面對一場賭博，你在賭盤上面下著注，你時刻緊張著心，等待著它的結果：勝呢還是負了？我的經驗可完全不同，我似乎覺得在冥冥不可知之中，生活自有一條一定的路，一個人必須依循著它行走，從

不凡到平凡，從光彩到黯淡……」

「這可能是你一個人的偏見，」我插嘴道。

「偏見？什麼叫做偏見？——但是不管這些，你聽我說下去，」他又微微激動起來了，「上面我說到——是的，當我發現自己正走上上面所說的那樣一條宿命的生活之路時，我就結了婚。」

「你已經結了婚？」

「是的，我已經結過婚。當時，我認爲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靠著它，或許可以拯救自己的墮落。但是，不久我就發現自己完全錯了，結婚非但不能拯救我的墮落，反而加深了我的墮落。在生活裏我一次一次的打了敗仗，人雖還年青，心卻很快的蒼老起來，覺得世界至大，人情至薄，自己孤孤單單的在人海中浮沈，沒有一個貼近的人，有時真感到淒寂難受。找一個比自己更年輕的異性，共同生活，或許能够安慰這顆寂寞的心，或更可以鼓舞起我已逝的勇氣。不過我也決不草率從事，我的選擇非常謹慎，我知道這決不是兒戲，對我，這都是一場重大的命運的賭博——」

「你要取消你的宿命論了？」我笑著說。

「是的，但結果很壞，事實適和預期相反，在結婚後的一段短短歲月裏，我的煩惱無窮。」

接著，莫立明便爲我敘述他進行這場「命運的賭博」的經過。他所選擇的是一個過去的學生，一個無論在外貌或內心都曾使他暗暗歎慕的女孩子。首先，他描繪著她明澈的大眼睛，他說從她那

變大眼睛裏，他曾經窺見過全宇宙的神祕。她年輕，聰明，有如一朵陽光下燦爛發光的鮮花。經過一場非常艱辛的追求，最後他得到了她。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大的喜悅，他認為自己獲得了全世界最可貴的珍寶，和她在一起，自己灰暗的生命將重新發出光輝。他在自己心裏決定，這是一個重大的關鍵，他得放棄以往那種自暴自棄的心理，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要用全生命來愛她，來使她幸福，也使自己幸福……

「在結婚的時候，」他興奮地往下說，「我借到一注錢，又向家裏要了一注錢，我要大大排場一番，熱鬧一番，因為這是一個生命裏最大的節日。結婚日的晚上，我對她——現在她已經是我的新婦——說，『我愛，從今日起，我們的生命合而為一，你是幸福之神，有了你，我將永遠幸福。』我的話說得全無倫次，吃吃的如像一個小孩子，而當我用自己粗糙蒼白的臉孔偎依在她鮮嫩紅潤的面頰上時，我簡直幸福得哭起來了……」

說到這裏，彷彿置身於那不可追悔的過去，莫立明聲音微微發顫，眼眶也微微發紅了。我低下頭來，心裏感到一陣酸楚。

「但是，」他繼續著，「幸福是一個騙子，一抹幻影，一座不可期的蜃樓。剛在我投身到那個『幸福之海』——當時我曾經這樣自許——裏，正欲醺醉的時候，如像一陣青煙，幸福便立刻消失不見。我竭盡一切力量，償清結婚時所舉的債，開始來安排自己——不，我和她兩人的美滿生活。就在這

時，最初的激情剛過，我便發現自己和她是兩種不同的人，或者還不如說，是在兩種不同年齡裏的人——

「這有什麼關係？」我不禁截斷他的話，問道。

「關係就在這裏！年齡在一個人身上所發生的影響非常大！如果在十年以前，聽到這種話，我也是不肯相信的。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將永遠年青，永遠不致衰老，永遠能够保持那種如今看來直像幻夢的高遠理想，以及實現那種理想的勇氣和熱忱。可是，年齡所代表是不僅是生理上的衰老，主要的，它代表著一個人在社會上所受的磨折和教訓。人畢竟是人，在一次一次的打擊之後，你不能不去接受生活給你的教訓，使你自己[？]在社會上不致永遠成爲一個怪物，一個被蔑視和虐待的怪物。年齡增加了，人變聰明了，這不是很自然的事麼？我和她，不錯，我愛她，我把自己的生命溶合在她的生命裏，我決心要和她共命運。這是我的決定。不過，在她看來，我這種打算都很可笑。日子稍久，在我們之間便常常發生小衝突。她跳跳蹦蹦，把天地看作手裏的玩物，做些冒失事情，生活在一個美麗的幻夢之中；她對我的不滿日復一日的明顯，處處都認爲我的辦法太迂腐，太自私自利——是的，她是這樣說的。她年青了，我想，我應該教訓教訓她。於是我一次一次的把社會習慣的難以違反，生活的不可克服，明哲保身的處世方法等等詳盡的解說給她聽。因爲當她是我學生時，她是一個我的崇拜者；我覺得自己可以說服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她聽著，默默無言，彷彿不很理解，也彷彿不置可否。後來次數

多了，她使變成不耐煩了，甚至發出輕視的冷笑了。她說，在以前，她從沒有聽見過我說這種話，她不要聽這種話。她所說的以前，自然便是她還是我的學生和崇拜者的時候；但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已經是一個生活上的失敗者，而她也已經是我的妻子了。事實很明顯，如果不是有一個作爲我們彼此間的感情聯繫的小孩子，她應該早就離開我了……」

「怎麼你已經有了小孩子？」

並不立刻回答我，莫立明淒然一笑，搖搖頭，臉上顯出一副懊喪的神情，輕咳著，以一種微微瘡癩的聲音說：

「曾經有過小孩子，不過不滿週歲便死了。」

「死了？」

「死了，患急性肺炎死的。如果小孩子不死，或許她不致那樣快便離開我。小孩子一死，彼此感情的聯繫斷了，我們便沒有生活下去的可能了。她不願守著我這樣一個沈悶無用的人，她得去追求她的新天地。」

「她究竟到那裏去了？」

「在最初，她跟著幾個同學參加了一支軍隊的政工隊，那時抗戰正開始不久，知識青年參加軍隊政治工作是一時的風尚——」

「後來呢？」我迫不及待地追問。

「後來？」他似乎不願在這一點多說話，「後來聽說跑到一個更遠的地方去了……但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的關係已經完了，用不到再去關心她了，如像她的再不會關心我一樣。」

於是他劇烈地咳嗽起來，用一隻手掌緊摀著自己的胸口，頻頻地吐著痰。和談話開始時相比較，這一剎那間，莫立明彷彿變得衰老了許多。

我起身告辭。他也不挽留，祇要求我過幾天再來看看他，和他談談天，解解悶。在說這話時，他有著一種哀傷無助的表情，彷彿一個處身於生疏地方的小孩子，不忍去探看他的親人的離去一般。

自從經過這一次長談之後，再去探訪他，在我簡直成爲一件痛苦的事情。並不是輕視他的不幸，也不是不滿他的懊喪，而是，在他過去的遭遇裏，使我發現一種和自己相通的命運，祇要一想起它，便不禁感到一陣隱微的心的刺痛。但我怎能不去看訪他呢？他正病著，躺在醫院裏，沒有一個可以談天解悶的朋友，而重壓在他心上的積鬱，又是那麼需要一個傾吐的機會。我是他童年時期的伴侶呵，我們曾經在一起相聚著度過那一段人生最可寶貴的時日，如今彼此都從生活的搏鬥場中戰敗回來，雖然那可懷念的過去已不可挽回了，不過我們不也正應該互相慰藉，使我們的日子過得稍好麼？

一如他所期望，每隔五天或七天，天氣壞的日子也一樣，我進城去探訪莫立明，那個寂寞的病人。幾乎每一次，他都給我描繪一通別後十年間的陰暗生活，使我在歸路上更難堪地負載著一顆沉重

的窒息的心。

現在，我又在進城的路上跑著了。初春的連綿雨繼續到半月之久，幾乎近二十天，我未曾去看訪莫立明。在這些日子裏，他怎樣了？他的病好轉了呢，還是加深了？我在自己腦子裏描繪著他的形像，懷著十分惴惴不安的心緒。這時正是春天，滿野騰發著一種新生氣象，我希望在朋友莫立明身上也能夠發現一個春天。

到達城裏，我急迫地奔向醫院。但當我一跨入那由一所破舊祠堂改造而成的簡陋的醫院的大門，我的心立刻往下沈落。這樣岑寂，這樣毫無動靜，這那裏像是一個醫院呢？這依然是一所死人們的靈魂的安息之處呵。

非常習熟地，我走向病房。在入口處的護士室裏，看到那個差不多是經常地侍候莫立明的護士，一個滿臉雀斑的矮小女人，不待我開口，她首先做了一個表示憂慮的表情，低聲告訴我說：

「你還是不要去看他罷，莫先生開始咯血了，已經一連三天。」

「咯血？」我大喫一驚。

「是的，咯血，」情形很壞，她點點頭。

「爲什麼不要去看他？」

「情形很壞，」她重覆著，「得讓他安靜，談話對他非常不利。」

「是肺部的病麼？」

「還不知道，也可能是胃部的病。總之情形很壞。」

但我還是去看他了。就病情說，我的探訪或許是不利的；但我想，在他因病情的惡劣而感到更深的絕望時，在他心裏的寂寞，也一定更加擴大的罷。那麼，我的看訪，對他應該正是一種渴望。自然，我是輕輕地舉步的，並不像以往每次那樣，沒有跨入他的病房，就大聲呼喚著他的名字——因為，彷彿祇有這樣，纔能預先給他一陣期待中的喜悅。

我輕步跨進病房去，看見病人正靜靜地躺在牀上，我的腳步聲並沒有驚動他。我走近去，纔知道他原來睡著了，人仰臥著，瞋著眼睛，微張著嘴。不上一個月，他已經瘦削多了，鼻子和顴骨可怕地高聳著，臉色灰暗而發光，多節的手，捫貼在微微起伏著的低陷的胸脯上。

我站著，決不定自己應該怎樣纔好。於稍一躊躇之後，我便在他對面的空牀上坐下，等待他的清醒。我的眼睛一直注視著他的臉部，在我心裏，走動著一種酸楚的情緒。

終於，他的手抽動了一下，睜開眼睛。

「誰……是你……？」他看見我了，立刻企圖坐起身來。

「你躺著，」我阻止著他。

「你……你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呆坐著不喊醒我……？」

「我剛剛坐下，你便醒了。」我走近他，握住他一隻微微發顫的手。沒有說話，他搖搖頭，嘆一口氣。

「不要緊，」我笨拙地安慰著，「好好休養，心裏要放平靜些，著急沒有用處……」

他又一次搖搖頭，意思似乎不要我說這種無意義的話。但他依然默不作聲，祇是他的嘴唇不易覺察地顫動了一下。同時，他的眼睛逐漸變成紅潤，而且突然地湧出了一陣急雨般的眼淚。

在這時候，我知道語言是無用的，便也祇有默默地站著。大約有十分鐘以上的時間，彼此相對無言。最後，那個滿臉雀斑的護士進來了，看見這情形，她喫驚似地喊將起來：

「唉，這算什麼！這怎麼行！」

藉著這機會，我回過身來，竭力忍著自己的眼淚，背著病人說道：

「不要難過，是病總可以醫治的，心裏放平靜些。」

護士不允許我留在病房裏，我自己也覺得沒有留在病人身邊的必要，便默默地走了出來。莫立明並沒有說什麼話，他自然也不需要聽我這種徒然的安慰。

我在護士室裏停留了很久。看著護士們那種淡漠的態度，想到莫立明在這冷酷的人世間所經歷的折磨，我的心裏難受極了。但這有什麼用呢？我就是再回到病房裏去，站到病人身邊去，和他去相對流淚，又有什麼用呢？我能够醫治他的病麼？不然，我能够把他所憎惡的世界打翻麼？難道，我敢說自

已是一個健康的人麼……

想到自己也不是一個健康的人，我很快的便離開護士室，逃出醫院的大門。當我走到一條街道的盡頭，看見田野間一片翠綠時，我覺得自己也業已病了。

三十四年三月八日永安

困頓

自從躲進這山叢裏來之後，中學教員成宜春把一家勉強安頓在一個學生家裏，一顆惴惴不安的心也就開始平靜下來。自然，他知道這纔是一個小小啓端，未來的苦難還長著，但對於一個被災禍追迫著的人，祇要能有喘息的機會，也就是非常可貴的了。

說起來，這近一個月的生活，真無異是一場可怕的噩夢。戰爭起來後，憑著自己的預見，他遠離那臨近戰區的家鄉，到一個鄉間小鎮上過唱書生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躲在一個世外桃源裏了。在這年頭兒，唱書自然是一宗喫不飽餓不死的營生，是一條書生的末路。但有什麼辦法呢？如其暴戾恣睢的去追逐那種富有光彩但也充滿危險的熱鬧，毋寧蟄伏在平靜的鄉間，打發平靜的歲月，苟全生命於亂世的好。再說自己業已跨入中年期了，又有著妻室兒女的累，那種年青人衝鋒陷陣的壯志，差不多跟自己完全絕緣了。懷著恬靜的心境，他在鄉下一住就是五年。這五年來的生活，真如一條深谷小澗，靜謐而清澈，沒有風浪，沒有波折，十足的隱逸幽閒。雖然在這一長串平靜的日子裏，小小的憂慮和怨艾是有的；尤其夫婦之間，因生活的單調也常常發生小小口角。不過大體說起來，在這樣的烽火世界裏，也總算是難得的幸運了。對於一個負荷著妻室兒女的重累的中年人，生活的枯寂無聊，究竟

比奔走跋涉，勞苦困頓好些。人誰不貪圖安樂？成宜春即使在最感煩悶的時候，祇要一懸想到自己平靜生活以外那個充滿大風大雨的世界，一種滿足之感便油然而生了。

但是風雲難測，戰爭的觸角，竟然伸到窮鄉僻壤裏來了。還不到半個月工夫，隨著自己家鄉的淪陷，一下子，簡直是猝不及防的，戰爭像一條瘋狗似的竄闖過來，種種險惡的消息，逼得大家遑遑不可終日，一切都失了主意，全校被投入一個巨大的混亂之中。一聽到敵人到達近兩百里外的一個鄰縣的小城裏，連那位魁偉肥胖，平素最會講大話的校長，也祇有蒼白著臉，按習慣捻扭手指的份兒。結果，教員學生全都一窠蜂似的散掉了。但即使是在這樣的時候，成宜春也還是鎮靜如恆。他認為風聲雖然不好，距離戰爭雖然十分的近，他依然不肯相信自己真正會碰在災難上的。倒是他的太太，一個神經質的多感的女人，她一面催促著丈夫，一面作著逃難的準備，收拾著大小家擔。作丈夫的自己不動手，卻也不反對妻子的舉動。後來事實證明了準備的有益，因為戰爭終於到臨了。仗著妻子的準備，現在一家大小總算在這山叢裏安頓下來。

這地方因為是山曲之處，人們之間還存有著一份敬師尊道的德性。學生家長是當地一位小小地主，第一天搬進這地主之家，成宜春就對他發生著奇異的興趣了。這是一位年紀在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可是髻邊光禿禿的，雖說頭髮業已全部斑白，額角也層層疊疊地擠滿著皺紋，不過驟地看去，簡直會叫你疑心那祇是一個中年婦人。他的肥胖多肉的下頷，時刻盪動不停，彷彿一不小心，就會突然

跌落下來；他的兩隻細眯著的眼睛，永遠俯視著前面地下，似乎在尋找什麼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求；同時無休止地喃喃自語著。他讓出兩間偏房給客人安身。在成宜春搬進那兩間偏房去時，他再三再四地走到門外，上上下下的打量著自己的房子，或者，他是在估量客人可憐的財產。成宜春一邊忙碌著布置桌凳，一邊招呼著時時在門邊露面的屋主，而且按照著賓主之間的禮節，請他就坐。但老人並沒有坐，祇是訥訥地說：

「不坐……我看看……我就是看看……」

隨後，他迅速跨進房間，困難地俯身鑽進剛剛鋪好的牀下，檢出一條短短的繩子，把它塞在衣袋裏，喃喃的走掉了。

這種出奇的舉動，使得客人全家感到驚訝不置了。日送著那老人蹣跚而去的背影，成宜春和妻子交換了一個不安的眼光，而小孩子則業已嗤嗤的笑將起來。成宜春是一個出自農家的鄉下人，父親都是和土地相伴的莊稼漢，他自己也賦有著農民的氣質，對於鄉間的一切，他並不完全隔膜。祇是妻子卻是過慣都市生活的，在幾年來寄身鄉間的日子裏，她無時不抱著受屈的感覺。這時當那奇怪的老人的背影完全消失後，便以微露怨埋的口吻說道：

「唉，逃到這樣一個地方來了！」

妻子的言外之音是很顯然的，她在屋主過分吝嗇的舉動上懸想到難堪的來日了。但成宜春安

慰著她：

「你不要忘記他是一個鄉下地主，吝嗇的性格和一個鄉下地主是不可分的。」

「看到他那張臉孔就叫我難受。」她明白地說了。

「但他決不會爲難我們的在一條繩子上他吝惜如命，不過在對待客人上，他會有他的大量。」

他的話沒有錯。這臉貌一如婦人的小小地主，在村里開算得是一個知書識理的人；他過分殷勤的招待著成宜春一家，而且反覆宣說著，能够有著這樣一個難得的賓客，真是一份無上的榮譽。他不時拿些菜蔬或雞蛋，以特別克己的價錢賣給客人，而且還不時到成宜春房裏來，和他談論一些時局和收成上的事情。他往往是一逕走進來的，也不管客人的工作和心緒，習熟得好像走進自己的臥室。在他走進房門以前，他業已垂著頭，喃喃著了；而一走進來，便開始選擇著自己的話題，和客人攀談著。最初幾次，這種情形頗使中學教員感到狼狽，但很快的，他對他發生興趣了。從他的談話裏，知道他是附近一帶山村裏的財主，他的祖先曾經補過廩，他自己年青時候也曾經進過省城，見過大世面。但他並不習慣於那個繁華世界；他回到山村裏來，而且永遠不想再出去了。在祖先穩固的墓地上，他開始一喙一啄地建築著自己的安樂窩。在這上面，他完全成功了。現在，他是一個權威的家長；他的五個兒子都已長大成人，並且除了最小的一個，其餘四個都娶了體面的媳婦，有著孫輩。他業已到了問心無愧的年紀了。雖然這樣，在他衣襟上，仍是一刻不離的掛著一串叮嚀響的鎖匙，他拿著全家大小櫥櫃

的開闊。

在鄉里間，有錢便有勢；所以他同時很自然的成爲當地的一名紳士，一位場面上人。自然他並不以此滿足，他又把最小一個兒子送到學校裏去；爲了振耀門楣，他知道不能吝嗇這筆浪費。

「時勢不同了呀，」老人以一種習慣的平靜的語調說道，「這個世界，早一變晚一變，你曉得它還要怎麼個變法？唉，讀書人也全不像讀書人樣子，戴起兵帽，活像是個糧子裏的，還說一期要交上千的費用哩。」

「好在府上收成好。」成宜春敷衍著。

「你說的那樣話呀，」他受驚似的擡起眼睛，瞥了對方一眼，搖搖頭，盪動著肥厚的下頷，「一屋大小十多口，碟大碗小，一升半升，細細毛雨成大水，我是螞蟻兒起窩，一粒一粒成家的呀！」

於是，沒有一句告辭的話，他站將起來，喃喃地如像對誰負氣似的走掉了。

和老頭子不同，那最小的兒子，一個文科中學生，卻具有著一副豪放爽朗的性格，行爲面貌全不像他父親。對於自己受業師長的光臨，顯得十分興奮熱烈。在老頭子面前，他把成宜春形容得過分值得尊敬，要求著隆重的款待，時常給師長送些新鮮蔬菜。他知道老頭子吝嗇成性，而且素來把它引爲遺憾。他甚至對老頭子的時刻和客人去攀談的事情，也十分不放心。他簡直對老頭子抱著厭惡之情了。每當老頭子從客房裏出來，他便跑到受業師長那裏去，如像爲父親道歉似的，以非常委婉的口

吻解釋著老頭子的行動。成宜春自然明白他的心情，使用別的話岔開了；和他談些空泛的事情，竭力隱蔽著自己的不快，裝出曠達不隔神氣。

最初幾天，爲了打發愁悶的日子，成宜春勸導著妻子出門作山野之遊。他伴著她在村前後的山徑裏走轉，採摘些野花野草，說些快活的話，跟小孩子賽跑打賭。生活的磨折使他成爲一個好丈夫和好父親了。做妻子的也還算能體諒他，雖然這些年的生活過得很沈悶，全無光彩，也全無生氣，也很少對他說抱怨的話。尤其是現在正當災難隨身的時候，她明白他的心境，便說：

「真的哩，看那幾朵小圓花，紫得多可愛！」

「這種花我們鄉下就做三七菊，」作丈夫的給她說明著，「大的有兩三尺高，花開三七二十一天，顏色比盆菊還美些。」

「山裏不止花多，什麼都多，自然界的豐富廣大，祇有到山裏纔看得見真面目。」

「山裏真有山裏的好處，什麼奇怪的花都有。」

「山裏奇怪的人也多。」她說。

成宜春知道她指的是誰，一種隱約的不快之感驀地襲將進來，他淡淡的回答道，「因爲你不是鄉下人，所以覺得奇怪。其實城市裏也何嘗沒有奇怪的人呢？不過你沒有看見罷了。」

作妻子的察知他的神色，便不再作聲，拉著孩子的手，搶先走過一個斜坡，揀石子追打著一隻黃

色的小小蝴蝶。

回到狹小的房子裏，一種凝重悶窒的空氣，立即困壓著這小小的一家了。太太忙著從事晚餐的準備，忙著洗菜和淘米。孩子也相幫著媽媽在一個小小泥爐上呼呼的吹火，而中學教員，則在滿屋子的煙熏裏，獨自坐在一張臨窗的暫充寫字檯的四方紅桌旁邊，翻看著一部從學校圖書館裏借來的樂城文集。很多的時候，他發現自己的視線業已移往窗外，自己的思想也業已不自覺地在那些山野間斑雜的暮景上馳騁著了。

黃昏前的一刻，在屋主家裏，正是最熱鬧的時間。那位老地主的幾個孫兒，從一家私塾放夜學回來了，哭哭喊喊的鬧成一團。媳婦們則按照輪值的職務，各守其分的養豬或餵雞。騰給成宜春一家的兩間偏房，正好和一間豬欄屋相鄰，這時就可以聽到豬羣饕餮呼食的聲音。有時一隻雞仔失蹤了，那位老地主便拍著手掌，拉長嗓音，如像一個女人似的咒罵著左鄰右舍，不知疲倦也不知休止。有時則是媳婦們妯娌之間起了口角，彼此互相拋擲著污言俗語；最初是小聲的，隨後便愈來愈尖銳響亮，終至惹起老家長的干涉，敲桌打椅的把她們平抑下去。

夜來了，一切聲音慢慢平靜。在成宜春一家，點燃起一盞鄉間的竹筒油燈，開始不愉快的晚餐。而於晚餐之後，由於無事可做，作母親的便給孩子拆打冬天的毛線衣，作父親的則教孩子認字讀書，合家湊在昏黃的燈光之下，打發著悶窒無聊的秋夜。大家的心裏都壓積著什麼沈重的東西，但誰都沒

有說話，彷彿言語業已成爲多餘的了。

待母子兩人上牀睡了，成宜春獨自坐在孤燈之下，細細咀嚼著艱辛生活中的苦澀味。這樣的日子怎樣能長久過下去呢？他確信戰爭決不會光臨到這鄉僻之處來，祇要風浪一過，學校重新開課，便再回到鎮上去繼續那份平靜隱逸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那個文科中學生恩恩起來。這年青人剛從山口一個同學家得到消息，說敵人業已到達學校所在地的小鎮，從那裏迂迴攻打縣城了。

「消息確實麼？」成宜春不敢置信地問。

「確實。鎮上有人逃出來，說敵人一到便是燒殺，我們那座新建的大教室和圖書館也全部給燒掉了。」

這自然是一個意外。中學教員簡直有幾分迷亂了。首先他想到這樣一來，在短期內是無論如何開不成學的了。瞥了一眼文科學生那張騰紅的臉孔，他重覆地說：

「爲什麼這樣快？而且他們打這種小小縣份做什麼呢？」

「請先生放心，」做學生的彷彿猜知著師長的憂慮，「學校一時開不成學，祇要先生不嫌棄，就住在我家裏罷。這邊究竟是山叢裏，敵人一定不會來。」

學生一出房門，妻子便以一種表面欣慰而實際是埋怨的口吻，說到幸好自己有先見之明，早早

準備，不然等到敵人到達時纔動手逃避，將會遭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和狼狽。

「你還說我是庸人自擾哩。」

「但敵人這種行動實在是不可解的，他們打這種小小縣份做什麼呢？難道這也有戰略上的價值麼？」

「祇要是中國的地方，他們爲什麼要不打！」

對於妻子理直氣壯的回答，他祇有沈默的份兒。她的話是說得不錯的，祇要是中國的地方，他們爲什麼要不打？他頹然地倒在一張向屋主家借來的舊的竹躺椅上，支開雙腿，默默地緬懷著自己的故鄉。那裏不也是一個小小鄉村麼？而且還遠離著鐵路線。可是敵人也到那裏去了。人誰不愛自己的故鄉？一個生長在鄉下的人，對家鄉的觀念尤其濃厚。自己的故鄉位置在一條小溪旁邊，佔有著溪旁兩岸肥沃的土地。自己原是一個農家之子，家裏有著祖傳的田產和房產，有著父母和兄嫂，他們現在冒著生命的危險，死守著土地。父親是一個非常固執的老農，當兒子離家的時候，就會經說過，「你去罷，帶你的媳婦和孩子去，我和你哥哥守家，田地總是搬不走的呀。」種田人雖不開土地，他們是和土地相依爲命的。然而敵人不是到處燒殺麼？年老的父親和艱辛勞苦的兄嫂他們都還好好活著麼？還有那幾間年代久遠的祖屋呢？也還好好存在著麼？這樣一想，便在腦子裏復活起全部家鄉景物的記憶，不禁惘然若失了。

隨著敵人攻打縣城的消息，這山叢裏的空氣也驟然緊張起來。謠風非常熾盛，各種光怪陸離的傳說，使得整個山村捲入騷動之中。稍爲有錢的人，都紛紛宰豬牽牛，準備逃到更裏面的山嶼裏去。成宜春所寄居的這一家，自然也分享著不安。老地主顯得不寧靜了，帶著大串的鎖匙，左右前後，滿屋子團團亂轉。他不時闖進客人房裏，和中學教員說些沒甚首尾的話，又復蹣跚蹣跚的出去。他正在和兒媳們進行著一種鬭爭。年青人在熾盛的謠風裏慌亂起來了，主張把重要的家器搬進山嶼去；而且媳婦之中的一個，由她住在山嶼裏的娘家接去避難了。但老人家卻固執地反對著兒媳的意見，他不許他們把牲口和穀米搬出家門。他開始把衣襟上那串鑰匙緊捏在手裏。這種鬭爭愈演愈烈，終於到達爆發的頂點了。

那是當文科中學生帶回一個更壞的消息時，彷彿說敵人馬上就要踏進這山村裏來了；於是那個麻臉的大兒子，便自作主張的把一頭大水牯從牛欄裏牽將出來，要把牠送上嶼裏去。這事情自然逃不過老頭子的眼睛，並且爲兒子這種近乎忤逆的舉動激怒了，便喊著禁止他牽牛。

「你畜生！把牛給我放下來！」老頭子在後面追趕過去。

作兒子的嘴裏不答話，祇是拉著牛繩往門外跑，好像他根本沒有聽見父親的責罵。

「給我把牛放下來！你兒大不由爺，看老子咒你！」

老頭子踉蹌地追趕過去，但兒子還是把牛往外面牽。結果在大門外給追趕到了。由於急慌，老頭

子拋開鑰匙，雙手抓住水牯的尾巴，一邊帶哭的嚷叫道：

「畜生！你讓老子閉上眼再牽牠走！」

話剛說出，水牯受驚的聳跳，一個蹶蹶，老頭子可當真就跌倒了。他撒手放開牛尾巴，坐在地上像一個女人似的哭將起來。

自然，這樣一來，水牯是給爭搶回來了，兒女媳婦們七手八腳地把老頭子扶回房裏去。這是一件可痛心的事情，在他那張兩頰肥滿如女人的臉上，泛濫著眼淚，如像一隻巨大的蛤蟆，不住的掙扎著，詛咒著。看看這情形，成宜春感到非常難受。在這一剎，他自覺是最能瞭解老人的心境的。他想到自己固執的父親，也曾經有過一次，阻止哥哥把耕牛牽去趕牛市，情形正和這老地主相像。聽到從正屋裏傳過來的，女人似的啼哭聲，便胸口酸酸的，幾乎落下淚來。

正在這時，文科中學生跑進房來，漲紅著臉，很為適纔父親的情形感到羞慚，嚶嚶的說道：

「真見笑了，老人家的事情真是沒有辦法，好在您先生不是外人……」

「不，」成宜春哽咽的回答，「你父親是對的……完全對的。」

文科中學生迷惑地望著受業師長淒然的表情，不能瞭解這話的意義，臉孔漲得更紅了。

「外面風聲緊得很，說縣城已經失守了，說不定敵人很快的便會到這裏來，要是您先生不放

心……」

「不要緊，我不想再逃了。」成宜春簡短的回答。

學生快快的出去了。中學教員開始在窗邊坐下，心緒依然無法寧靜。孩子趕到屋裏看熱鬧去了，太太也便坐在那張舊竹躺椅上，默不言語。在她的臉孔上，他讀出一種和自己的心緒完全不相調和的表情，他明白她的思想。她是一個出身城市裏的人，怎樣能够瞭解鄉下的事情呢？過去夫婦之間種種隔膜，都沒有這一次這樣使他感覺痛苦。他覺得應該對她說幾句話。

「你認爲那個老頭子的行動很可笑嗎？」他突然問道。

她並沒有立刻回答他的話，甚至連眼睛也沒有望他，半晌後纔自言自語的嘀咕道：「咳，不逃也得逃了！」

「你是說，那個老頭子的行動，叫你感到難堪嗎？」他簡直帶著憤怒的口氣追問。

妻子再不作答，祇把臉偏將過去，表示出不屑的神情，投著輕輕的歎息。

他忍耐住了。他知道這不是和妻子爭詞奪理的時候。而且，最重要的，他業已學會了忍耐。在最初這種忍耐曾經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不過慢慢地終於習慣了，忍耐對他成爲一種逃避。和往常無數次一樣，他努力按照著自己不平貼的感情，不讓無謂的紛擾滋長下去。

從窗口望出去，一個山坡邊，一排兒高矮相若的楓樹，彷彿是一幅錦屏，紅豔得十分惹眼。田壠間，恩恩地走動著幾個行人。整個山野，呈顯出一種頹唐悽寂的景象。一隻蒼鷹，在高空幽逸地盤旋著。

孩子回到房裏來，報告著關於屋主的事，說那老人一直啼哭著，連鎖匙也不要了，媳婦們把它塞回他手裏，他一次一次的丟在地上，祇是哭著說，「老子不要管了，你們自己管去……」最後那個麻臉的大兒子在父親面前跪下了，別的兒媳們也一起跪著，苦苦哀求了許久，老人纔肯重新接受那串鑰匙……

一連好幾天，不見那個老人走出正屋。大家都靜悄悄的，兒媳們似乎被一個老家長的權力所鎮住了。但在外面，局勢卻發展得更為緊張。一個早晨，隨著一架太陽章飛機在天空的出現，立刻傳來一個可怕的謠言，說敵人業已到了五里路外的村子，頃刻之間就要光臨，屋主家的兒媳們，雖然不敢再去牽牛趕豬，卻也肩了私房的細軟物件，逃到近邊的山上去暫時躲避。全村子沸騰著，到處都是亂哄哄的，男女老幼往山上狂奔著，彷彿災禍的黑手業已把他們攫住，現在是逃避天劫的最後一刻。

成宜春一家，也立刻陷入尷尬的境地了。妻子不管中學教員的強作鎮靜，提著一個小小皮箱，拉著孩子，首先出門，跟隨在衆人後面，往山上逃。孩子驚嚇得哭了，回頭喊著爸爸。

「你和媽媽先走，我就來！」

作父親的也完全失掉自信，於這樣說了之後，不自主的跟著出門。

到了山脚，大家搶先往山上爬。在一羣鄉民中間，這中學教員的一家，顯得分外狼狽可憫了。妻子是從來沒有爬山的經驗的，這時更以局勢的急迫，心裏慌亂，便渾身失落在顫慄之中，手脚酸軟，連連

的踏跌。成宜春從她手裏接過皮箱，一面擦著孩子，盡力掙扎。沒有路，滿山都是荊刺，稚樹和巖石，掛掛絆絆的，衣袴鞋襪全給扯裂了。而且越慌亂，彷彿災禍便越離得近，最後簡直是在匍行著了。這樣，好容易纔在半山腰一個茂草堆裏停住。孩子便像一隻鼯鼠似的往草堆裏鑽。作母親的雙手護抱著孩子，蒼白著臉，蹲在旁邊喘氣。成宜春把皮箱放下，回頭往山腳邊望，看見那裏還有一些人在紛紛奔跑。

「躲起呀！躲起呀！」附近一處荊刺叢裏有人喊著。

中學教員嘆了一口氣，把自己的身子隱在草堆裏，拭著額角上的汗。孩子像一隻蠶蛛似的俯伏著，這時小聲問道：

「爸爸，鬼子兵……來了嗎？」

「沒有，不要怕。」作爸爸的很可憐孩子，用一隻手輕輕撫著他的背。

躲避的時間，一直延長到三四小時之久。待證實了適纔的驚擾，不過由於謠風時，太陽業已過午，大家莫不飢腸轆轆了。成宜春跟怨艾之聲不絕於口的太太和啼泣不住的孩子，艱辛地從山腰裏下來，回到屋子裏，於精疲力竭之餘，纔發覺一家人的脚部都受著小小的皮傷。

首先給這受難的一家送來了安慰的，是文科中學生。這個熱情的年青人端來幾碗稀粥，對受業師長致了慰問；而且說下一次上山躲避時，他一定來給師長引路，走一條便捷的小徑，從那裏可以到十里路外的平安山嶼，他的大姨母家便住在山裏，住食都不成問題。

「你父親沒有逃嗎？」成宜春忽然想起那老人。

「沒有，他無論如何不肯逃，真沒有辦法！」

「倒是他老人家有先見之明，」成宜春歎息著，「鄉下地方消息不靈通，謠言多，明天我也無論如何不躲了。」

但是第二天同樣的謠言又來了，而且，同樣的上山躲避也重演了一次，中學教員並不能堅持自己的決定。

第三天的情形更爲狼狽。謠風是同樣的，但人們的恐怖增加了，上山逃避的景象也顯得越益慌亂，呼號啼哭，儼然敵人的燒殺業已在村子裏進行，自己業已置身在災禍的邊緣了。成宜春的一家，因爲有文科中學生的引導，總算在上山時不像第一天那樣無頭雞似的瞎闖，有個落脚下坐的地方。可是非常的不幸，在歸路上偶不小心，太太在一塊卵石上滑了一滑，踏跌了一交，當時由大家攙起，扶著下山；回到屋子裏一看，纔發現驢骨和跗骨之間，有著紅腫，彷彿骨節出筍或是折斷了，痛楚得非常厲害，而在數小時後，紅腫延展到小腿上，終至完全不能舉步了。

文科中學生給送來了陳酒和老薑，說用酒和薑汁擦著傷處，就可以退腫消痛，而且還推薦他的大嫂子來擔任治療的工作。他的大嫂子完全是一個鄉下女人，高身材，大臉孔，穿著土布粗衣。她走進客人房裏，祇是笑著，同時顯出愉悅無措的樣子。她一膝跪在地上，熱心而熟練地進行著她的治

療。

這種鄉下人的治療。對於一個出身城市的人似乎效力很少；幾乎是一整晚，這位中學校教員的妻子呻吟著，而且明明白白的向丈夫拋出埋怨之聲了。成宜春最初安慰她，隨後便索性沈默著。孩子則因白天受了驚嚇，這時在大聲作著夢囈。夜是漫長的，窗外秋蟲的聲音也成爲厭煩和躁鬱了。

更不幸的，第四天以後依然有同樣的謠風，而且人們依然因此向山上驚怵奔走。宜春決定不隨衆附和，但牀上的受傷者喊喊叫叫的要逃命，她焦急地捶著牀，幾次企圖滾下地來。孩子也啼哭著。沒有辦法，祇好臨時向文科中學生求助。這熱情的年青人在慌忙中，央請他的兩個哥哥，把受傷者放在竹籐椅上擡著逃。

生活是難堪的。做妻子的不是呻吟，便是訴屈。有一次，這神經質的女人竟然咒罵起自己的姐姐，一個抱獨身的小學校長來了；因爲她和成宜春最初是以姐姐的關係相識起來的。這種咒罵終於使得中學教員無法忍耐了。

「你少說廢話！」他突然截斷了她，擊著桌子。

「什麼！」那一個彷彿怔了一下，從牀上支坐起上身，「你有什麼權力禁止我說話！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祇知道在我們女人面前發威，沒有一點辦法想……」

「什麼辦法！當初你爲什麼要跟我走！一人做事一人當，又不是三週兩歲的人，虧你還是個知識

婦女！

「當初我瞎了眼，昏了頭，早知道要受這樣的磨折，什麼人我不好嫁，偏要嫁給你，貪圖你那一門？」說著便嗚咽起來。

這樣尷尬的日子一連過了幾天，謠風稍戢，而妻子的脚傷也自告痊癒了。成宜春開始收拾著自己麻亂的心緒，和麻亂的生活。現在，他沒有去爲那渺茫的未來打算的閒暇，眼前的艱辛就够他處理打發了。好在那個熱情的學生，能不時給他以種種的方便和幫助。

老屋主又復出現了。經受了這一次的打擊，這老人彷彿衰老了許多，原是肥滿的兩頰，變得較爲鬆弛，身子也變得愈形僵僵，如像遲暮的悲哀在他身上積壓得更爲濃重了。他衣襟上依然掛著那一串叮嚀響的鑰匙，依然到處蹣跚巡邏，依然呼雞喚鴨，喃喃不休；不消說，也依然不時光臨到客人房裏來攀談訴說。

「逃？」他搖著頭，「我不逃！我逃什麼呀！他們是不餓不知飽足，祇曉得逃難，連家也不要啦！我不逃，我是一粒一粒成的這份家呀！」

「要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呢？」成宜春試探地問道。

「我一個老頭子怕什麼！人家日本人是天煞星下的凡，你逃也逃不了。在劫的你逃也沒有用。人家日本人給你放一把火，你逃了命也保不住家呀！他們要我避一避刀鋒，我就說，你們要逃的就逃，我

不逃，我留在家裏給你們管鑰匙……」

老人眼淚汪汪的說著，甚至把一些瑣碎可笑的家務，把對兒媳們的憎惡和自己身後的種種憂慮，也嘮叨重覆的訴說著，說到傷心的地方，他的聲音發顫，眼淚也從那擠滿皺紋的眼眶裏溢出來了。

妻子自然是不歡迎老屋主的光臨的，但目視著這情景，也不禁感動起來，待老人一離開，便頻頻地嘆息著。

「真是一個固執的人！」她說。

「一個鄉下地主總是這樣的，這是一種農民的特性。」

「但他並不能算作真正的農民。」

「不錯，他是一個小小地主，不過他實在還是一個農民。把他看作地主，他的固執自然是可笑的；如果把他看作農民，便覺有幾分可愛了。」

這種討論，妻子自然並無興趣。接著，話題遂轉入災難的計算和將來的預期上去。但消息既不靈通，外面的情況全無所知，關於生活的將來，能有什麼話可說呢？在妻子那張蠟黃色的臉孔上籠罩著一層暗影，對於丈夫所說的話，她以一種不信任的神情聽著，甚至皺蹙了眉頭。

在這種沈悶生活中，唯一給他們帶來點滴希望的，是那個文科中學生。經過幾天奔走的結果，終

於得到一個彌可珍貴的消息，說敵人經國軍激烈的反攻，已有撤退的徵象，校長和一部分教職員，在六十里外的鄰縣縣境裏籌備復課了。不管在這兵慌馬亂中，究竟能有多少學生好招，能不能真的辦成，但在成宜春，無論如何是一個難得的喜訊，一條生活的路；而太太也立刻興奮起來，眼睛生出光輝來了。

「是在縣城裏還是鄉下？」她問。

「鄉下，也是一個鎮上。」

「總是鄉下。」她微露失望說，「爲什麼不辦在縣城裏呢？」

「你別忘記現在是抗戰時期呀！」成宜春斷然地回答了，而且還瞪了她一眼，便專一的向文科中學生詢問起一切更詳細的情形，例如校舍、教員和當地物價等等。

「那麼你去不去呢？」她又問道。

「我自己當然想去，祇怕老頭子不答應，他總說時世不太平，路又太遠；其實他是嫌繳費太貴，捨不得錢，可是他就不想想祇差一個半學期就畢業了……。」

作師長的慫恿了他一番，還答應代他向老頭子關說；隨後又馬上給校長寫了一封長信，把自己生活的窘迫和得知復課消息的喜悅，全部無掩飾地告訴那位魁梧肥胖的人，交給文科中學生，吩咐他當天親自送去。作學生的自然也極興奮愉快，在年青瘦削的臉孔上，煥發著無限的容光，連走路也

顯得虎虎有生氣了。

當天晚上，妻子不再百無聊賴的拆打毛線衣，而丈夫也無心給孩子教書識字或吟誦樂成文集了，小小的家庭裏重新恢復了一種融和的空氣，夫婦之間的感情彷彿也增濃不少。而且，當孩子第一次打著倦怠的呵欠，兩人便破例同時上牀睡了。

「希望敵人真的能够退去就好！」他說。

「如果學校搬回鎮上，我們就可以去住原來那幾間房子，把那個女工也雇回來。」

「祇怕那幾間房子給燒掉了哩，敵人這一次是土匪式的流竄，專門破壞殺擄，說不定鎮上已經變成一片焦土了！」

「唉，抗戰勝利後我總要到大都市裏好好快活一陣，這些年來，悶在鄉下簡直把一個人悶壞了。」太太嘆息著。

「是的，將來總要好好快活一陣。」

這一晚，夫婦兩人很久纔入睡，彼此天真地抒發著自己的夢想，把生活前途安排得非常光明燦爛。

但是，命定還要受一次驚嚇，半夜後，一羣和敵人有勾結的小股盜匪，闖進這山村裏的地主之家，把幾十擔積穀全部搶走，而且連那頭大水牯也劫奪去了。住在偏房裏的成宜春一家，在槍聲和擾亂

中，從夢中驚起，親子三人慌亂得無暇披衣穿袴，緊抱著躲在牆角邊，直到盜匪滿載而去了，還哆哆嗦不巳。

黎明一到，於清查了巨大的損失之後，那位老家長回到自己房裏，把門門上，如像一個女人似的啼哭著。啼哭停止後，直到中午前還沒有出來，兒媳們在房外傾聽著動靜，終於大家一齊打進門去，纔發現老頭子的身體直挺挺地懸掛在牀架上，他的手裏緊捏著一串鑰匙，脚下倒著一張椅子。

這意外的事變把成宜春擲入一種深沈的憂傷裏，而妻子則變成更爲膽小，也更爲神經質了。好在三天之後，從六十里外的鄰縣來了校長的回信，還附來一筆小小的款子。恩恩整理了行李，一家重新投向舊生活時，過去的陰晦一掃而空，在中學教員的思想裏，又復充滿著熱烈的新希望了。

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六輪破

當爸爸買雨傘回來的時候

天色陰淡淡的，又要下雨了。這地方的天氣真古怪，一年三百六十天，彷彿竟有三百天是下雨的。幾乎每一天，天壁總是壓得那麼低，黏著厚厚的雲，準備隨時灑下雨來。

上學去的時候，爸爸還睡在牀上，打著粗鼾。爸爸晚上要編報，天快亮纔能睡覺。每天小璋和小惠早晨起身上學，媽媽總是蓬鬆著頭髮，輕輕給他們到簷下去生發爐火，安排洗臉水和早餐，並照例警告他們，「別鬧，當心鬧醒爸爸！」每個早晨都是沈悶不快的望望陰雨裏的天，小璋又想起爸爸答應給她買雨傘的事情了。可是儘管一次又一次的答應，總不見當真買來，爸爸竟接連對孩子們失信。今天出門時，媽媽依然把那把業已有了破洞的舊雨傘塞在小璋手裏，吩咐說：

「路上要是碰到雨，給弟弟多遮戴點，別讓他又淋得一身溼！」

「媽媽你看雨傘這樣破啦，」她提醒媽媽。

「再戴幾天罷，過些日子去買把新的。」

「兩把媽，」小惠插著嘴。「爸說的，買兩把，一個人一把，姊姊有，我也有。」

「是的，兩把，姊姊有，小惠也有。」

媽媽輕聲回答著，把小孩子送出房來。這時，房子裏靜悄悄的，兩張毗連著的牀上，老祖母咳嗽著，爸爸打著鼾，弟妹們都還沒有醒，祇媽媽一個人忙碌著給孩子們張羅這和那。到報館後門邊，媽媽又復吩咐說：

「不要在路上貪玩，不要和別人打架，做姊姊的得多照顧弟弟些，碰到雨的時候——」

總是這些話！天天是這些話！姊弟兩人聽慣了，聽厭了，就像耳邊風，車轉身子便拋在腦後。從報館到學校裏去，差不多有里把路遠，要經過一段小小田徑，一座小小石橋和一條小小石子街。姊弟倆走在路上，開始都不言語，有著一種隱微的憂鬱，同時爬過小孩子的心。

春天到了，田野裏業已是一片綠色。農民們動手犁田，高聲么喝著，趕著牛。空中騰著一股濃重的泥土和腐草的氣息。在冒著嫩葉的枝頭，鳥兒婉轉歡唱著。河岸上，牧童在試放風箏。遠處傳來飄忽的馬嘯和號聲。雖然天氣陰沈，快要下雨了，但一切都顯得新鮮而有生氣。

「弟弟，快走，」作姊姊的催促著。

小惠的注意力正被河岸上翩翩飛舞的風箏所吸引，聽見後面姊姊的催促，便說，「姊姊，你瞧，那個紙蝴蝶飛得多高，多好看！」

「不錯，飛得高，飛得好看。不過怕會遲到啦，快走罷。」

「姊姊，回頭叫爸給我們紮個風箏玩，好嗎？」

作姊姊的沒回答，還是一味催著走。究竟她的年齡比弟弟長大兩歲，知道弟弟的要求是一種過奢的慾望。爸爸每天晚上要編報，全靠白天來補足睡眠，沒有工夫給孩子們鬻風箏玩。她想弟弟真是不懂事。

走到小小石橋上，弟弟小惠依舊回過臉看風箏，不提防近而來了一個挑蔥蒜白菜的鄉下婦人，祇差沒有碰在簸箕上。作姊姊的連忙吩咐弟弟當心，要弟弟趕快走，怕會遲到。作弟弟的快快不樂，堵起嘴，不理會姊姊。他把一個書袋從左肩換到右肩，向橋下吐了口唾沫。

走到小小街道上，來往行人慢慢增多。這是一條被市政當局忽視了的街，雖然在市中心的十字大街上十分清潔堂皇，但在這裏，彷彿是承受都市排洩物的地帶，滿街污穢垃圾，騰冒著臭氣。居民便在牛馬的糞堆上擺起小攤，出售糖果食物，讓孩子們在地上爬著，滾著。走到一個糖果攤旁邊，弟弟小惠站住了，回過頭來望著姊姊。

「快走，不衛生！」姊姊擺出一副懂事的臉孔。

小惠心裏不高興極了。他很想拗姊姊一下，和她吵一場嘴。他偏偏走得慢。遲到嗎？活該！他覺得和姊姊在一起，真沒趣味，凡事都不自由。

「弟弟快走，怕會下雨哩。」姊姊又催促著。

「我偏要慢慢走，」他頂嘴了，「你怕遲到，就一個人先走好啦。」

「弟弟，你說什麼話！我先走，你看天馬上就會下雨，傘子可祇有一把——」

「不希罕你傘子，下雨就讓淋溼好啦！」

說著這樣的話，這秉性倔強的孩子，便索性在街旁站住了。作姊姊的也生氣了，當真丟下弟弟，自己向前面走了幾步。她自然並不是不記得媽媽的吩咐，她是想，他自會趕上來的。回頭瞧瞧弟弟依然站著不動，便忍住氣，停步又喊了他一遍。

正在這時，天可當真下起雨來了。小璋臉上感到一滴涼，舉手一摸，果然是雨。

「弟弟，雨！」她喊。

作弟弟的依然不理會，彷彿沒有聽見姊姊的呼喚。姊姊急了，祇好跑回頭路去拉他。她撐開傘，雨滴便在油紙上面唱出歡愉的歌。

雨使姊弟兩人重歸和好。作姊姊的一條胳膊，護著弟弟的肩膀，一手撐著傘，走著。走到學校裏時，校門前面業已停滿人力包車，別的同學該都到了。擡頭一望，操場裏旗桿上的國旗，因天下雨，卸下了。姊弟兩人急忙跑進教室，上課鐘剛打過，祇差老師還沒來上堂。

坐在教室裏，一面聽著老師講書，一面聽著外面雨點唱歌，小璋心裏充滿不愉快。她原是一個專心聽講的好學生，今天可全不關心老師嘴裏講的什麼。她開始感到肩背上一片冰冷。背過手去摸了一陣，纔知道是路上給雨打溼了衣服。兩個人一把傘，一把破傘！她想想真是不高興。她決定回家時和

爸爸說，要爸爸買一把新的，不論怎樣，雨傘總是難缺。在別的事情上，和同學們比起來，她和弟弟都顯得十分寒酸，她原是受慣委屈的；可是雨傘怎能沒有呢？當她這樣想著時，連老師喊她名字竟也沒聽見，害得她站起身半晌回答不出老師的詢問，白白紅了一陣臉。

弟弟的心裏也不高興著。路上的事情他還沒忘記。怎樣的爸爸，連買把雨傘也不肯，他再不願意和姊姊共一把傘了。如果自己一個人有一把傘，那該怎樣的自由呢，姊姊怎麼也管束他不得。有了傘，他一定要和姊姊分開走路，看看窗外淅淅瀝瀝的雨，他難受極了。他想到回家喫飯時，又得和姊姊共一把傘，便簡直想哭出來。不論怎樣，回家時得叫爸爸買一把。要不，他寧可不上學！

姊弟兩人都這樣決定了。好容易挨到第四節下課，放午學了。雨可還沒有停，而且彷彿下得更加起勁，彷彿永遠不會有停止的意思。這個地方的春天特別多雨，天天有雨；有時上午原是好太陽，到中午卻會無端給你一場傾盆大雨。下雨原來十分平常，可是對小璋和小惠，今天的雨纔特別可惡，特別討厭，叫姊弟兩人感到無限懊喪。但有什麼辦法呢？雨傘祇有一把，還是破的，作姊姊的把弟弟喊在自己身邊，撐開傘，踏著泥濘，走出教室去，走向雨去。在這一剎，雨在油紙上面唱出更響亮更稠密的歌，好像存心揶揄這對可憐的姊弟。

作姊姊的把胳膊在弟弟的肩膀上護得更緊些，吩咐說：

「弟弟，慢點走，當心給雨打溼啦。」

走到校門口，看見別同學們都一個個撐著大小顏色不同的，各色各樣的雨傘，搶先走了。有些同學，雖然手裏沒有雨傘，卻跳上有黃色油布篷子的包車，用腳踩著鈴子，叮噹！叮噹！車夫便拉起車，飛快的跑去了，卻讓膠皮輪子發出沙沙的輕響，濺起泥漿，污溼了人家一身。

叮噹！叮噹！多好聽！跑得多快！小惠心裏想，這種包車該比雨傘還好些，不怕雨，跑得快，不要踩溼腳，還有那叮噹響的鈴子……

唉，有這麼一輛包車該多好！這樣一想，在他小小的心裏，便有了一個決定。

他擡頭望望姊姊，看見姊姊臉上凝著一種專一的表情，兩眼注視著前面泥濘的地，謹慎小心地跨著步，彷彿並沒有想到旁的的事情。正在這時，叮噹！叮噹！後面驀地趕來一輛包車，一下子，從這對共著一把破傘的姊弟身邊擦過去，膠皮車輛給他們椅子上濺潑了很多泥污。可是那包車好像全不負責任，帶著一種輕蔑不屑的神情，飛快的向前面跑去了。

遭遇了這場小小不幸，作姊姊的把胳膊在弟弟肩膀上護得更緊些，祇恩恩向那輛包車瞥了怨恨的一眼。但小惠，卻讓自己歆慕的眼睛緊隨著那輛包車的后影。那個黃色發亮的油布篷和黑漆生光的車身，對他成爲一種強烈的靈感。他簡直入神了，耳朵裏一直響著那好聽的鈴聲，叮噹！叮噹！叮噹……

「有這麼一輛包車該多好，」他想。

回到報館裏，弟弟的前襟和姊姊的後襟全溼透了。雨大，傘子是破的，有什麼辦法呢？這時，老祖母和小弟妹們都已起身，祇有爸爸還坐在牀上抽紙煙。媽媽忙著在籬下發火張羅中飯，滿屋子的煙。老祖母一邊咳嗽，一邊幫著媽媽。還不會下地走路的小弟弟呀呀的哭著，看見放學回來的小璋和小惠，老祖母首先丟下手裏的柴火，跑過來接了雨傘和書包，痛惜的說：

「唉，怎麼兩人都給打溼啦，快快換衣！」

媽媽也走過來了。一邊給小惠脫衣，一邊回頭責怪作姊姊的人，說她不應該讓弟弟淋得這副模樣。

「是他自己走路不當心，」她分辯著。

「是她傘子撐得不好！」作弟弟的哭著聲音埋怨。

嘴裏雖這樣說。心裏可都知道誰都不能怪誰。雨太大了，傘子又破，還祇有一把。姊弟兩人都抱著滿腔委屈。看看牀上的爸爸，在那張過夜生活的人所特有的清癯蒼白的臉上，正浮露著一種歉疚的表情。

「真該給他們買兩把雨傘啦，」作爸爸的心裏想。

生活太艱難了。這幾年來，這個作爸爸的人，在生活的重壓下，年青時代那些美麗的夢想和曾經是不可一世的銳氣，完全消磨盡了。戰爭起來後，攜妻挈子，他輾轉奔走，如像一匹拖著重載的馬，掙扎

喘累過日子，他還不失是一個堅強的人，對著重疊的陳列在眼前的生活的高坡，他從不氣餒。家鄉在戰爭初起時便淪陷了，國家處在危難之中，做國民的人理應喫苦。但物價的不斷高漲，使他的載負更重了。如今他在職業上的收入，還不够買一石糙米，八口之家，怎麼能維持呢？說到職業，唉，就是這顛倒晝夜的職業，蝕蛀著他的健康，悄悄的，身肢羸瘦了，臉色蒼白了，意志消沈了，一個剛剛跨出青年期的人，便有了老年人的心境。他腦子裏原來充滿浪漫的幻想，如今逐漸變成實際而平凡了，卻依然不能不相信生活的奇蹟。柳暗花明又一村，生活的路真是神奇無窮呵。在報館裏的職務之外，還在城裏兼了一個下午的差事。所以他是够忙碌的。不過雖然忙碌，並不氣餒，他有時覺得自己竟成爲一個宿命論者。不過他的自尊心始終使他感到對老母親和妻兒們抱著歉疚。什麼時候，纔能衝開險惡的浪濤，到達生活的彼岸呢？他也曾這樣自問過。主要的不在自己，而是由於自己無能的緣故，連累著使老母親和妻兒們受苦，心裏總覺惴惴。因之，他竭力壓制自己的暴躁不懌，在老母親和妻兒面前，他變成十分溫順。望著老母親衰老的哆嗦和女人貧血的臉孔，他不安極了。尤其對孩子們，他的歉疚更深，他決定下午進城去時，要給孩子們帶回兩把新的雨傘。他說：

「快換衣服，下午要是雨不停，就莫去上課啦。」

孩子們並不懂得這話的意思，覺得爸爸真沒道理，不給買雨傘，卻叫別人莫去上課。作媽媽的聽懂了，便加添著說：

「對啦，下午就莫去上課，明天再說罷。」

作媽媽的很瞭解牀上那男人的心境。她知道他不是一個無能的人，窮困生活決不是由於他的無能。她知道他也並不是存心對孩子們失信。她太瞭解他了，所以她的心也就更苦。看見孩子們向作爸爸的瞥了不信任的一眼，她十分難過。有時，她也會忍不住地向孩子們暗示過生活的艱苦，但孩子們究竟年齡太小，而且，她還明白這是違背那作爸爸的人的心意的。

在喫中飯時，一家大小八口，圍著一張小小圓桌。望著孩子的小腦袋，和花房裏的花盆一般陳列著，作爸爸的心裏暗暗驚訝。時間多快呵，雲霧眼便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了。不過孩子們那種貪饕餮的樣子，又立刻把驚訝從心上抹去了，代替而起的，是一種揉合憐恤和抱愧的情緒。他想起有一次和朋友們講笑話，說到一個兒女過多的人，在這樣的時代，真無異是「五馬分屍。」這笑話曾經使他愉快地了好久。五個孩子難道當真是五匹馬，而自己是被分裂的屍體嗎？怎樣惡毒難堪的笑話呵！

不，決不是！他自信是一個愛孩子的人，是一個好爸爸。這種惡毒難堪的笑話，對孩子們簡直是不可饒恕的罪惡。於是，他趁機向孩子們講了一個快活的小故事，引起大家一陣哄笑，把適纔那種陰悒不懌的空氣一掃而清了。

飯餐自然是貧乏的，米是報館合作社裏領的黑糙米，菜是缺乏油葷的蔬菜，在每個人的臉上寫著營養不良的象跡。但貧窮生活並不能破壞家庭間的融洽，爸爸的小故事，使午餐在歡樂的笑聲中

結束。孩子心裏抱屈的情緒，也暫時消散無存。

午後，幻變莫測的天氣，驀地放晴了，太陽開始從雲層中隱隱透射出來。作爸爸的帶著孩子出門，他把他們一直伴送到學校裏去。在路上時，姊弟兩人拉著爸爸的兩隻手，談著快活的話。小璋依然肩著一把破雨傘，小惠便把爸爸的舊皮包搶在手裏。這樣走著，在街上行人的眼裏，真是三個幸福的父子呵。

春天雨後的太陽，十分鬱熱，泥濘的小小街道上，蒸騰著濃重盞人的臭氣。因為有著爸爸，孩子們心裏都很高興。爸爸很少和孩子們一起在街上走路，今天的爸爸更顯得分外親熱。天放晴了，傘子成爲贅物，姊弟兩人也早把買傘子這事情忘掉了。最初是小璋給爸爸唱了一個歌，接著小惠也唱了一個，後來竟連做爸爸的也孩子似的唱了起來。

到達校門前時，爸爸俯下身，在每個孩子的臉上親了一下，纔和他們分開，獨自進城去。姊弟兩人手牽手的走入校門，心裏充滿愉快和幸福。

午後第一節課還沒有上完，窗外的陽光隱去，天壁又復完全被雲層遮盖住了。這個古怪地方的春天就是這樣，一天裏面，忽兒晴空萬里，忽兒卻大雨傾盆，變化莫測。這時，在小璋和小惠的小小心田裏，也驀地籠罩住了烏雲。天又要下雨了，上午不愉快的記憶立刻回來了。

「唉，兩個人祇有一把破雨傘！」姊弟兩人同時想，把注意力投向窗外。

下課鐘響了，不約而同，姊弟兩人一起跑出教室門去，十分不幸，這時天已開始下雨，校園裏芭蕉和梧桐的大葉子上，發著一片浩瀚的沙沙的響聲。

兩人互相瞥了一眼，嘴裏默不言語，彼此卻都明白對方心裏的委屈。

彷彿特意和這對可憐的孩子爲難，雨繼續下著，而且越下越大，空中交織著密密層層的雨絲，雨點的合唱更統治著一切。一直到放學時，依然沒有停止。作姊姊的把弟弟招呼在自己身邊，站在教室的走廊口等待雨勢稍歇。

「姊姊，走。」小惠不耐煩地催促著。

「等一等，」作姊姊的又復伸過一條胳膊，護著弟弟的肩膀，「雨太大啦，會打溼衣。」

但眼看別的同學都跳著唱著的走了，雨卻正下得起勁，一時沒有停止的意思。小惠再不願意等待了，不住的躁腳，吵著要走。作姊姊的拗不過他，便祇得依從了。

踏著泥濘，走到校門口，又看見那些裝有黃色油布篷子的包車，在左右前後蔥忙活動。叮嚀！叮嚀！一片悅耳的鈴聲，還有那膠皮輪子所發出的沙沙聲。小惠簡直迷惘起來了，便顧不得雨，貪婪地欣賞著這些漂亮的车子，幾次踩了姊姊的脚。

「弟弟，快走，」回去要爸爸買雨傘，姊姊鼓勵著他。

「我不要雨傘，」弟弟撅著嘴回答。

作姊姊的微微喫驚，便問道，「天天下雨，爲什麼不要雨傘呢？」

「雨傘不好。」

「要爸爸給你買把好的，有花兒的。」

「我要包車，」作弟弟的說出自己的心願。

「弟弟，包車是有錢人坐的，我們坐不起。快走，回去要爸爸買雨傘，一個人一把。我們戴雨傘，不坐包車。」

「我要坐包車！」

「我們是沒有錢的人，包車坐不起。」姊姊耐心地解釋著。

「爸爸有錢，」弟弟說，「我們要爸爸買雨傘，買包車。」

「爸爸沒有錢，」姊姊心想弟弟真不懂事，口吻帶著不高興了。

「人家的爸爸都有錢，爲什麼我們的爸爸沒有錢呢？」弟弟還是不解的反問。

作姊姊的沒有話回答了，但也覺得弟弟的詢問很有道理。爲什麼我們的爸爸沒有錢呢？這是怎樣難解的事情呵。聽見姊姊不作聲，弟弟相信虧理的不是自己，相信爸爸應該有錢，應該給他們買包車。

叮噹！叮噹！叮噹！雨下著，漂亮的包車在前後左右奔跑著，膠皮輪子發出沙沙的聲響。作姊姊的用

路護護著弟弟的肩膀，支撐著破雨傘，在人叢裏恩恩穿行，讓雨點四面八方襲擊著。

「有包車該多麼好呵，」小惠一路上想著，他的決定沒有改變。

回到報館裏，媽媽照例在簷下發火煮飯，老祖母從旁幫著忙。房子裏小妹妹和小弟弟，比賽似的哭著。看見姊弟兩人放學回來了，祖母首先給他們接過雨傘和書包，一邊痛惜的喊道：

「唉，又淋得一身溼啦！快快換衣！」

上午淋溼的衣服，已由老祖母給烘乾了，這時便給他們取來換上。在換衣時，看到小孩子臉上委屈的神情，作祖母的心裏暗暗難受，便安慰的說：

「天天下雨，這是個什麼地方！雨傘也真是難缺的，兩個人共一把，怪不得給淋溼了一身！不論怎樣，明天也該叫爸爸買兩把新雨傘啦！」

「我纔不要雨傘！」小惠突然說。

作姊姊的瞪了他一眼，表示不同意他這種話。弟弟卻誤會了她的意思，便又重重加添了一句。

老祖母不懂孩子的心理，以為孩子怪爸爸老是失信，是賭氣的話。

「要！」她說，「怎麼不要呢？叫爸爸買兩把新的，有花兒的，小璋一把，小惠也一把……」

「我不要！」孩子截斷老祖母的話。

「他說他要包車，」小璋代替弟弟說明道，「他要叫爸爸給他買包車坐，好不懂事！」

說：

老祖母明白孩子不要雨傘的理由了，但她不願意使孩子知道自己有一個窮爸爸，依然安慰他

「好，包車將來再買，明天先叫爸爸買兩把雨傘，戴新雨傘去上學。將來長大了，再叫爸爸買包車。」

這種允諾仍然不是孩子的慾望，一直到天黑，小惠心裏十分不高興，將來等到長大了！將來！是什麼時候呢？等到什麼時候纔能長大呢？這在他看來，都是過於遙遠的事。「我不管，」他想，「爸爸回來一定要叫他買包車，沒有包車明天就不去上學！」

天很快的黑將下來，雨也終於在黃昏時分停止了。剛剛上燈，爸爸便滿心歡喜的跑回來了，腋下挾著兩把新雨傘，沒有到屋就大聲喊著孩子的名字。在不甚明亮的油燈光下，爸爸把新雨傘撐開給孩子們看。的確是好雨傘，白色的底子，描畫著紅色和綠色的花兒，既小巧又精緻。小璋高興極了，把分給自己的一把傘在手裏，撐開了又收起，細細欣賞著，臉上掛著滿足的笑容。老祖母和媽媽也都分享著孩子的愉快，湊到燈下來欣賞新雨傘；霎時間，它們給這小小家庭帶來無窮親昵和溫暖。

「真是好雨傘，」老祖母讚美著，「花兒多好看！柄上的穗子多秀氣！」

作媽媽的也讚美道，「好雨傘，真是好雨傘！戴的時候可要留點意，當心給弄破啦。」

這種愉快的空氣，繼續保持到晚餐以後。在圍著小小桌子喫飯時，爸爸一連講了好幾個有趣的小故事，彷彿過的節日，一家老小全浸潤在難得的歡樂中。

不笑的豈有小惠。爸爸買來的新雨傘，不僅未能給他帶來滿足，反而帶來了失望。雨傘業已不是他期待的中心，幾次的，他想對爸爸提出自己真正的企求，但爸爸那種泛溢的愉懌的情緒阻止著他。在一片歡笑中，祇有他是滿心空虛和寂寞。而當爸爸在雨傘上寫上孩子的名字，把它交給他的時候，他默默的接在手裏，他覺得這纔算是真正絕望了，胸口酸酸的，祇差沒有哭出聲來。

注意到這種情形的，祇有細心眼兒的媽媽。她暗暗納罕著，不過並不去理會他。她祇可憐著那個作爸爸的，男人，也可憐著無知的孩子，等到作爸爸的照例早早上牀睡覺時，她把小惠拉到自己身邊，輕輕問他道：

「爸給買來了新雨傘，怎麼還不快活呢？」

孩子茫然地望著媽媽的臉孔，搖搖頭，沒有回答。

因為給孩子們償還了一宗心願，爸爸非常愉快的入睡了。在他清癯蒼白的臉上，一直浮現著滿足的微笑。他甚至剛一入睡便作了一個好夢，夢見在孩子們上學去的路上，自己重新變得年青了，和孩子一起走著，支撐著漂亮的新雨傘，還唱著歌，歡笑著，健壯地跨步前進……

三小時後，他照例醒將過來。是開始夜工作的時間了，他得起來坐到編輯室裏去。他睜開惺忪的眼，桌上的殘燈將滅，滿屋是參差不齊的鼾聲，老母親和妻兒們正濃睡著。他支坐起身，燃起一支紙煙，吸了幾口，便輕輕下牀來。他首先把油燈添明了，驀地瞥見安放在桌上的兩把新雨傘，一絲淡淡的

笑容來到他的臉上。於是，他顛起脚尖，走向牀邊，向孩子俯下身去。

他的嘴唇剛剛貼到孩子的額角，突然，孩子的臉孔一陣顛搖，發出夢囈，大聲喊道：

「我要包車！不要雨傘！」

他猛地一怔，手裏的紙煙隨即落到被褥上，待他慌忙去拍打時，業已焦黑了一塊，同時冒出小小的煙縷了。

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於六輪陂

二錢黃金

哲學教授周玄道先生，把自己關在房子裏，一整天心裏不愉快，覺得胸口悶悶的，彷彿要病起來了。最近兩年，他發現自己的健康一天虧損一天，往往會頭暈耳鳴，精神萎靡不振，有時更連思想也不能集中。這是營養不良的緣故，人家這麼說，他自己也知道；好在體格原來是不錯的，總還硬撐得住。不過今天的情形可不尋常，主要的自然還是情緒太壞，因為一大清早便和太太吵了一場嘴，直到現在，業已下午三點鐘了，不快的暗影依然蒙在他心頭，不會消褪。

一點鐘以前，兩個學生代表來邀請他去出席週末座談會——他原是這個座談會的指導員，事前曾經有過商約，同時，討論大綱也是他給他們擬定的，按理不該出席，而且必須出席；但他還是拒絕了，理由是簡簡單單的身體不舒服。他神情黯然的指著自己的臉孔說：

「你們看看我的臉色罷，是不是很蒼白？——對不起，今天祇好請一次假了。」

「是的。」一個學生同情地說，「周先生的臉色的確不大好。」

「病呵，病，」他搖搖頭，嘆息著。

兩個學生帶著失望無奈的表情離去以後，周玄道先生站起身來，對壁上一面業已有著裂縫的

鏡子照了照，看看自己的臉色的確很蒼白，呈現著一副病容。他心裏陡地變得更加不愉快了，同時還帶著一種空虛寂寞的感覺強烈地浸潤著自己。他想起女兒蓮蓮，原是整天兒纏在自己眼前，成爲自己貧苦生活中的安慰者，今天卻被作母親的獨佔去了——在生氣的時候，太太便連女兒的安慰也不讓他享受，彷彿這也是她的一種有力的武器。剛一喫了中飯，什麼話也沒有說，作母親的立刻帶著女兒出去了，卻把他獨個兒丟在家裏看門守屋。

想到這件事情，他不禁微微悲憤起來。這些年來，太太對自己日甚一日的變成不馴良了，凡事都好像故意和自己違拗，充分顯露出她一個女人的偏狹意志，有時甚至不惜出之於輕蔑和侮辱的口吻。就拿今天的事情來說罷，食米的跌價和黃金的陡漲，豈是能够預料的嗎？可是她就嘮嘮叨叨的埋怨起自己來了，彷彿一切都是他的過錯，一切都是他害了她，斷送了她。

「女人總歸是女人！」他喃喃道，給自己燃起一支煙。

坐回椅子上，吸著煙，看著白色的煙縷冉冉上升，周玄道先生很有幾分感傷。唉，時間的過去有多麼快！抗戰的起來豈不就是眼前的事情嗎？可是轉瞬之間，業已到了八週年了。再回溯上去，自己的結婚——那是生命第一次開放燦爛的花——也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那時節，周玄道先生剛從歐洲大陸回國，英年篤學，環繞著自己的，莫不是欽羨的眼光和同聲的讚美；太太呢，也正當青春煥發的年華，出身於一個好門第，出落得高貴而且驕傲。在結婚日，彼此覺得全世界的幸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了，心裏蕩漾著一種聖潔的情懷。尤其是，以青年哲學家的翩翩丰采，站在大學校的講臺上，高談闊論著蘇格拉底的反詰法和柏拉圖的理想國，簡直是一個並世無倫的英雄。接著，小孩子出世了；還不到半年，抗戰便起來了。於是，最初是跟隨學校的長途流轉，從那個完全是近代風的沿海大都市播遷到這古老窒息的小山城裏來，忍受一切生活上的不習慣；隨後，更是物價的不斷高漲，把自己一步一步弄得窘迫不堪，形成現在這種狼狽的狀態。可是究竟小孩子祇有一個，家口很輕，不像別人那樣兒女成羣，以致維持每日三餐也成了問題。和有些負擔特重的同事們的依賴出賣書籍舊貨過活不同，自從公教人員的待遇再度調整，薪金從十倍增加到二十五倍，津貼從一千五增加到三千之後，整天焦慮於柴米油鹽的太太，竟還能够五分一錢的做著黃金夢了。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不過，也仍然不能使難堪的家庭空氣改善，今天早晨的風波，便是一個例子。

這一次夫婦之間意見的分歧，是這樣地引起來的。在以前，每月由學校發給的一擔食米，總是剛剛領到手，便把剩餘的部分送到米鋪裏去換錢。最近經濟情況稍稍好轉，周玄道先生便主張暫時把米存著，等待六七月青黃不接時期的高價；但教授太太的想法稍有不同，她認為米的漲價很滯緩，不如隨時把米賣掉，再湊上點兒錢，買一隻金戒指——即使祇有幾分重的也好。她的見地是有根據的，因為爲了收回通貨，政府正在利用從美國借運來的黃金，舉辦「黃金存款」；三月裏最初規定價格是每兩二萬圓，到了四月初，便提高到三萬五，不久又提高到五萬圓，表明著黃金價格蒸蒸日上，趨

勢。雖然送幾萬或是幾十萬塊錢到銀行裏去存幾兩或幾十兩黃金的事情，決不是一個窮教授所能想像的；但教授太太是一位現實主義者，積少竟究可以成多，幾分一錢也總略勝於無。當時給周玄道先生一打盆，事情擱置下來了，直到現在，米價從每一斤二十五圓跌落到十七圓，而金鋪裏的金價，隨著政府的停止舉辦「黃金存款」，卻業已高漲到整七萬了……

「這能怪我嗎？」拋開煙蒂，又一次從椅子上站起，周玄道先生完全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屈的人了，便懊惱地打算過對面同事家裏去坐一坐，談開天解解悶兒。

可是把房門鎖起來嗎，還是便這麼虛掩著？房子是學校裏給造的戰時宿舍，一個教授一小幢，相距祇有數步，門開著原是無妨的；不過就在前一星期，有一戶鄰家失了竊，前車之鑑，總之是小心爲上。周玄道先生正躊躇時，一個人來了。

來的是經濟學教授丁一飛先生。這是一個出名的健談客，嗓子嘹亮，性格豪爽，喜歡講講笑話，發發牢騷，永遠精神勃勃，不知疲倦。他的蒞臨，正好投合周玄道先生的需要，所以這時他便熱烈地歡迎著他。

「老周，」剛剛跨進門，丁一飛先生便大聲嚷將起來，「你看見今天報上登載黃金舞弊案的消息嗎？」

「看見啦，怎麼樣？是不是你這位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新意見？」作主人的連忙給他張

羅茶水紙煙，同時有意逗引著他的牢騷。

丁一飛先生一邊習熟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一邊接嘴道：

「我有什麼新意見！這分明祇是一個老把戲，能有什麼新意見！人家美國人好意借運黃金給你，遏阻通貨膨脹，誰知道你一開始便來一個大貪污案，這對得起美國朋友嗎？對得起抗戰將士嗎？——再說，對得起我們這批爲了抗戰咬緊牙關過叫化生活的窮教授嗎？」

「可是總算破案啦。」

「你看看那條新聞！身爲中央銀行業務局長，從行政院長那裏得知黃金提價的消息，立刻便把它洩漏給朋友，而且，那位朋友一次便存上黃金三千三百兩——請注意這個數字：三千三百兩！而且，這還祇是始作俑者，繼起的人多得不可勝數，這個罪名難道不够判他一個死刑！」

「中國的事情可很難說，」周玄道先生搖搖頭。

「不過，這次舞弊案或許會不同些，」經濟學教授把一個黑色煙斗從嘴裏放下，「因爲這事情已經引起美國朋友的注意，總該做得漂亮一點兒纔行。你看看另一條辦理貪污案的消息，那位長袖善舞的直接稅署署長提用保證金，舞弊公款在一千三百萬圓以上，畢竟給判了一個死刑，這在中國也總算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一個是提用公款一千三百萬圓以上，一個是一次舞弊存入黃金三千三百兩，難怪他們能够

揮金如土，極豪奢之能事！」

「是呀，」丁一飛先生開始著，「在我們這班窮光蛋眼睛裏，一千三百萬圓公款和三千三百兩黃金自然是一個大數目，但是，在另一些人看來，恐怕還是不很足道的哩。你沒有看見前幾天報上有一條消息嗎？說是有位在美國當寓公的中國官員，和紐約一位某某夫人競購金鋼鑽，舉止的豪奢，簡直使黃金國的人士也驚訝不置！他們的錢那裏來的？難道不是我們這班被剝奪者的血汗？可是中國的命運，完全斷送在貪污二字上面！無論什麼事情，什麼制度，不管它在外國辦理得怎樣合理，怎樣有成效，可是一落入中國官吏手裏，立刻便成爲貪污的工具！我憑著一個公民的良心在這裏說話，如果貪污不能肅清，不僅抗戰是一種徒然的犧牲，建國也祇是一種夢人的囈語，一定毫無希望——」

於是，這位經濟學教授的牢騷，便滔滔不絕地泉湧而出了。以一種激昂高亢的調子，他說得既熱情，又流暢，而且應用著多量的感歎詞和術語；他從經濟學的立場，由中國特殊的社會構造，闡明著貪污存在的背景，及其和官僚政治的依存關係；他甚至認爲抗戰以來農民生活的過分慘苦和公教人員的飢寒交迫，並不完全是由於支持抗戰，主要的還是因爲填塞貪污的巨口。由此，他說到自己新人生觀的建立；仗著自己是一個獨身漢，生活的威脅總算還沒有輪到他身上，他的亂世哲學便叫做「獨善主義」——雖然他的牢騷和議論，有時和自己的哲學實際並不相符。

牢騷一經發完，拋下最後一個煙蒂，丁一飛先生便告辭離去。滿以爲這位經濟學家的滔滔議論

可以給自己消愁解悶，誰知道結果卻擲下更多惆悵，周玄道先生重新被一陣難以抗拒的空虛寂寞所擒住了。

「生活！生活！」他在心裏喊著，覺得自己原是一隻天鵝，如今卻被生活拖累到成爲一隻泥鴨了。從一飛先生無望無慮的瀟灑態度，隱約地照見了自己往昔的抱負和矜持；八年抗戰給他帶來怎樣的改變，和過去相比較，自己直是彷彿脫胎換骨的不同了。

當座鐘上的短針正指在四字上面時，太太和女兒回來了。完全出他意料，周玄道先生原以爲早晨的風波還會繼續下去，簡直是惴惴不安的接待著從外面回轉的母女倆；可是顯然用不到這樣耽心，因爲太太容光煥發，貧血的臉上微微騰著紅暈，一進門便興奮萬狀的告訴他，說是幾個月積存下來的米業已找到受主了，而且價錢還可以出到每斤十八圓。

「還虧得是高太太介紹的，賣了她一個大人情呢，」教授太太自負地加添說。

「那麼，」周玄道先生簡直因這好消息而微顯慌亂了，「祇要拿米票去就行了嗎？」

「是的，南正街福豐米行，祇要把米票拿去就行。」

自然，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應該立刻把它辦好；而且，太太的意思也是十分明顯的，黃金的价格每時每刻都有著變動，猶豫等待決不是辦法。於是，周玄道先生毫不躊躇的帶著米票上南正街去，和一刻前不同，現在，他業已有著一顆輕快的心。

半點鐘後，這位哲學教授回來了。他用自己的幾張米票，從一個肥胖可憎的米商那裏換來一捲鈔票，數目是一萬二千圓。——一萬二千圓，這數目無論如何不能算少！——他把它全部鄭重其事地交到太太手裏。

「怎麼樣，就去嗎？」隨後他徵求著她的意見。

教授太太小心翼翼的把鈔票數了一遍，皺蹙起眉頭來了，並沒有立刻答應他。

「不一定要整數的，有幾分就幾分，」他懂得她的意思，便又復這樣解釋著。

對方依然沒有作聲，臉色卻顯見得更不好看了。

「那麼，」他繼續說，「把留著買菜的一千塊也湊上去罷，明天我可以再向學校裏去支借……」

「還是不夠呀，」教授太太這纔輕聲說。

「那麼，把蓮蓮的那一千塊也借來湊進去，這樣就够買兩錢了；不錯，整數總比零數好些。」

於是，作父親的便向九歲大的女兒蓮蓮辦起交涉來了，要她借出那一千塊錢新關金——那是幾個月前她生日時同事們送給她的賀禮——可是作女兒的憑著經驗，唯恐又會上當，堅執不肯答應；直到由作母親的出來做擔保，保證月底發薪水時多還她兩百塊錢的利息，這場交涉纔算勉強辦成功。

這時，座鐘上的短針業已快要指在五字上了，在平日，業已是教授太太進廚房去安排晚餐的時

候了，但今天，全家都興奮著，如像碰到一個重大節日，立刻鎖上房門，一起上街去了。

一連詢問了四家銀樓——這幾乎是這小小山城裏所有的數目——誰知道由於旬前政府停止舉辦黃金存款的刺激，金價業已由每兩七萬高漲到七萬五千了，周玄道先生的一萬四千圓，依然買不到整數。霎時間，教授太太的氣憤重新回到了心胸裏，她當場就把不識事務的哲學教授埋怨了一通，而且彷彿她就要哭出來了。感謝幾年來磨練所得的忍耐，周玄道先生紅著臉，總算把千鈞一髮的危險場面掩飾過去了，同時，在一家招牌較老的銀樓裏買到一隻計重一錢八分的戒指。

「無論如何，也總比沒有好些呀，」在歸路上，他安慰著始終默不作聲的太太。

「過幾天再來加重他兩分，」教授太太忽然想出一個補救的主意。

「好極了，過幾天有錢的時候再來加重它兩分，總要弄一個整數，」他熱烈地附和著。

回到家裏，天快黑了。於是把戒指傳觀鑑賞一番之後，教授太太便進後面那間小廚房裏去，周玄道先生則照例蹲到門口去劈柴，進行著每天黃昏時分照例的忙碌。女兒蓮蓮可老大不願意，高高擡著嘴，懊悔不該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借給那不講信用的窮父親。

在昏暗的油燈光下喫著飯時，空氣總算還很融洽。作母親的又對女兒作了一次保證，再三叫孩子放心；而她自己，更對生活前途作著過奢的期望，說是如果以後每月能夠買進黃金五分，一年半之後，便能夠湊足一兩，那時候抗戰一定業已勝利，那麼這一兩黃金，便可以充當回大都市去的旅費了。

晚餐剛剛喫完，下午來邀請過他去指導週末座談會的學生代表，這時重又來了。他們把整理好的座談會記錄送給他看，同時請他代擬下一週的題目。

「下一週的嗎？」周玄道先生略一思索，便若有所悟地說道：「好的，我想我們可以討論一下『戰爭和人生觀的改變』這個問題。」

「這個題目倒很新鮮，」一個學生立刻表示贊成。

「而且還很實際，」哲學教授接著說，「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討論價值，至少比去研究那些古人舊說有用得多了。」

「不過，下一週一定要請周先生參加呵，」另一個學生說。

「一定參加，一定參加，下一次我也一定不會再有什麼不舒服了。」

送走了這兩個學生代表，教授太太也業已把碗筷收拾妥當，這時便坐到他的書房兼客廳裏來享受一刻安閒。看著她這種汗流浹背的忙亂樣子，他很有幾分可憐她，對她抱著深深的疚慚。不過她今天卻顯得很愉快代替著那種一向的怨懟的表情，臉上浮現著一層喜悅的光輝。

「媽媽，是你擔保的呀，」女兒蓮蓮還是念念不忘於那筆放給父親的債款。

「好，媽媽給你擔保，一個月兩百塊錢的利息，」作媽媽的溫柔地把自己身邊，輕輕對她揮著扇子。

「爸爸，聽見沒有？」

「聽見啦，一個月兩百塊的利息。」作爸爸的笑著回答。

道：說著這樣的話時，教授太太伸出自己的手指，鑒賞著帶在那上面的新買來的戒指，忽然歎口氣

「想不到這東西變成這樣寶貴了，要是在十年前——不，祇要在五年前——」

「是呵，誰想得到呢！」周玄道先生也應聲歎息著。

「人家有錢的太有錢了，今天高太太告訴我，說是她一次就在銀行裏存了十兩呢。」

「可是，今天報上登著，陪都黃金舞弊案發表了，有一個人一存就是三千三百兩！」

「三千三百兩？」這數目好像很教教授太太喫了一驚。

「三千三百兩，六千六百萬塊錢，得到黃金提價消息的當天下午，化名廿四戶，一次存進去的。」

「要是我有一百萬就決不肯去舞弊了。」

「可是祇有有錢人纔能舞弊；像我們這樣五分一錢地做著黃金夢的，連舞弊資格也沒有呵。」

雖然這樣說著，不過那麼大的數目和那麼大的事情，畢竟是和自己距離過遠的；對於自己，能够一次買進一錢八分，而且還有機會可以補足兩錢，無論如何總不失爲一宗喜悅。因之，和洽的空氣，在這小小家庭裏能够一直保持到上牀睡覺的時候。

上牀之後，小孩子很快的便發出均勻而細小的鼾聲了，但作父母的夫婦倆，卻許久還不曾入睡。

「明天一早便要支借錢纜行呢，」教授太太想起一個現實問題了，說道。

「是呵，明天一早便去支借，」哲學教授答應著。

「可是明天不剛好是禮拜嗎？」

「對了，是禮拜——不過不要緊，學校裏不辦公，我可以向老丁借去。」

「他——會有錢嗎？」

「我想他一定會有錢，你看他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在這年頭兒，一個單身漢可真叫快活！」

「是呵，早知道這樣，當初真不該結婚！」教授太太接嘴道。

聽出她這種明顯地是抱怨的口吻，很失悔於自己適纜的出言不慎，周玄道先生不敢再出聲。而且，在一刻之後，雖然並未真正睡著，他也便過意地做著熟睡的鼾聲了。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永安

魚 鬼

現在，我是真正回到鄰近戰爭的鄉間來了，回到自己的生息之所來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告訴你，當我在這些日子裏所經嘗到的情緒的劇變。有了這一次經驗，纔教我瞭解到一個人情緒的變換，往往有著祇能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情形的。我之迫切的心情投向自己的故鄉，一如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投向慈母的懷抱。我懷著激動和熱望來體味它的溫暖。「現在，我是回來了，」我這樣對自己輕輕說道，彷彿提防自己深深的喜悅，會被旁人竊聽去一樣。

不消說，我原是稔熟這裏的一切的，甚至一草一木都足以揭開回憶的帷帘，使我走進那燦爛一如黃金的宏宇。我曾經離開過，但現在我又回來了，我應該不是一個陌生的闖入者。我豈不是呼吸著這裏的泥土氣息長大的嗎？豈不是曾經讓這裏曠野上草類的晨露露溼過自己腳踝的嗎？豈不是採摘過這裏的花朵，癡望過這裏的晴空，捕捉過這裏河水中的魚蝦，傾聽過這裏柳蔭中的蟬鳴的嗎？我是如像一個故人似的走進這鄉間來的，我期待著一聲歡愉的呼喚，一個熱烈的擁抱。可是一切喜悅

都是不意的，過度的奢望，卻往往祇能換來一種空漠的失望。我現在的情形恰正是如此。當我發現自己所有的幻想都不過是一種自我欺騙，什麼都和意料不同時，開始我感到驚訝，隨後便祇有悲傷的份了。這裏的山花水木，一一如舊，可是不知道是由於長期的生活的磨折，抑還是戰爭的威脅，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卻變得更为憂鬱，更为陰沈，而且對我也格外陌生了。其中的一部分，不管他們臉上皺紋的加多，鬚髮的變色，背部的更形僵僵，我依然熟悉他們，喊得出他們的名字，和他們打著招呼，可是彼此之間變得陌生疏遠了；顯然地，他們心地的變換，較之他們的外形更甚。他們似乎都在逃避著我，在我面前戒備地掩閉著一向是坦敞的心扉（自然，我得慢慢的耐心地一一打開它們。）在他們之中，直到現在，和保留在我記憶裏的互相對照，變化得最少，或者說，幾乎沒有變化的，祇有一個神祕的固執得可驚異的人，因為他在我最初的記憶裏就是一個難解的謎，而現在，他依然茁壯地活著，而且依然是一個難解的謎。我業已看見過他幾次。我覺得我應該實踐對你的約言，慢慢為你描繪這鄉里間的各種人物，供給你作「人性研究」的材料。自然這是困難的，需要精微的觀察和經久的耐心，不過我可以慢慢的來完成這份工作——我相信我是可以完成它的。

一提起上面所說那個神祕的謎一樣的人，我的腦子裏立刻浮現著一個固執的影子。我不知道他確實的名字，從最初的記憶，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魚鬼」，祇知道他是一個「魚鬼」。由狹窄的額，低壓的髮脚，濃眉厚唇所構成的一張固執的臉孔，這便是他，那個作為孩子們畏懼的對象的魚鬼。他

永遠是沈默的。厚厚的嘴唇如像兩片巖石，堅固不動，一雙彷彿從不轉動的眼睛，總是凝視著地，如像是在找尋什麼失物，又如像是在猜覓大地永恆的祕密。他的身體極其壯健，闊肩粗臂，背微微駝，走路時踩著重實的步子，低俯著頭，反翳著兩手，他時刻保持著這同一的姿勢。他的面貌，他的體軀，他的舉止和言語，一切都固執如鐵石，一切都是固執的化身。

爲什麼這樣一個人會被叫做「魚鬼」？在你的腦子裏一定正劃過這樣的疑問。不錯，從小我們就這樣叫他的，全村的人大家都這樣叫他的。這名字包含著幾分神祕和歧視，使人們忽略了他的人性，取消了對於一個人所應持有的那份尊敬，如像他並不屬於人類的社會，他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鬼，一個真正的魚鬼。我們人類素以萬物之靈自命，一切不屬於人類的，自然都是可輕蔑，可鄙視，甚至是可侮辱，可損害的。但這裏的所謂魚鬼，並不是說他爲魚類所轉化，是魚類的鬼魂或精靈——正相反，他倒是它們可怕的敵人，在捕捉魚類時，他固執的性格使得它們無從逃避最後的厄運。

對於一個出身於鄉里間，一直對鄉裏間的一人一物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如像你那樣的人，不消說，也一定稔熟於鄉里間一切習慣和生活的。也許我上面一提到捕捉魚類的事，你就會神往於那種赤身裸體，在夏日的陽光之下，歡呼驚噓的景象的罷。請打開你回憶之門，展現在你眼前的，將是一個蒲楊夾岸，樹蔭交接的池塘，於緊急噪聒的水車聲中，塘水一寸一寸的低落了，塘邊繪出明顯的年輪一般的潮溼圈子，荇藻層次有序地貼服在污泥裏，離水最早的地方，在午後猛烈的太陽下，業已開

始起著細小的龜裂。水逐漸淺了，更淺了，面積也遂漸縮小了，捉魚的夥伴一個一個的先後來到了，大家攜帶著網罟和魚籃，坐在柳蔭下，指點著水紋的增添，諦聽著蟬兒的長鳴。有人催促車水的，「勤脚呵，」於是你聽到一聲唿哨，八條或是十條醬色出毛的腿，飛一般的輪轉起來了。岸上的人，個個都把自己期待的眼睛，投向開始變黃變混的水；不錯，還不到時候，塘底還沒有分潭，魚兒還未曾閃尾。可是什麼人全身赤裸的跳下去了？也不作聲，也不招呼一聲夥伴便跳下去了？唉，你自然知道，那如果不是照例來得最早，去得最遲的魚鬼，還會有旁人？你看他這時在業已離水的污泥裏摸索著，用手捏和腳踩，繼續著他的搜尋，固執地捏遍每一枚荇藻和每一塊塘泥。他不知厭倦，也從無失望。毒烈的午後的大陽，一直落在他赤裸的身上，作為乾旱的預兆的麻蠅，釘在他溼淋著汗的背上，繫在腰間的大魚籃，一撞一簸的在他脚下投著一個奇幻的影子。對著這樣的形象，你將會覺得好笑不是？但是一會兒，一聲兀突，一條粗肥的烏鯉給擒住了，他若無其事地把它塞入魚籃；一會兒又是一聲兀突，一條長滑的鰻魚給擒住了，他依然若無其事地把它塞入魚籃……

岸上的人發出低微的佩羨之聲了。畢竟是魚鬼，你瞧他有著多驚人的耐性！最初離水的污泥是一片貧瘠之地，魚羣這時都擠到塘底那小天地裏去了，留在逐漸枯竭的污泥裏的，祇有刁怪的烏鯉和鰻魚，它們預先潛伏著逃避災難。但是何嘗逃避得了？魚鬼的十個手指如像是一副竹籤，刁怪賽輸了固執，最先逃避災難的最先給塞入魚籃。

終於，水發混了，魚兒開始閃尾了。人們這纔一哄兒擁將下去。他們用各種各樣的工具，捕捉著各種各樣的魚，甚至最細小的米蝦也無從漏網。人類是慣於以別的生命來餵養自己的生命的，他們在捕捉魚類的時候更能善用機智。最後，捉著魚籃或是用柳條兒串著魚腮，大家獵取著自己的希望和滿足，渾身泥污的上岸來了，在那如像羣鴨過後的水田一般的塘底裏，卻還留著一個人，那便是魚鬼。他彷彿是不知滿足的，他的魚籃比誰都大，也比誰都滿，但他全不理會，默默地繼續搜尋著人家摸索過幾遍的污泥，凝神的一志於自己的工作，西斜的太陽，爲他拖下一個寂寞的矮胖而固執的影子。

黃昏後，按照著一般習慣，人們在門外乘風納涼，看見濃重的暮靄中從原野走來一個人，最先發現的便喊將起來：

「魚鬼回來了！」

「魚鬼背著大魚籃來了……」

小孩們最初是驚奇的張望，隨後便逃進家門去了。

以爲這樣就結束這一天魚的捕捉了嗎？但是待你喫了晚餐，再出來看望罷，十四五月亮上得早，你可以看見在朦朧的月光下，一個矮胖的影子從田野間遠去。

那是什麼人幹的什麼事？別喫驚，那便是魚鬼，他又帶著空魚籃到日間那池塘裏去了。他懂得刁，烏鯉和怪鰻魚的性子，人走了，水靜了，它們漏了網，這時以爲災難已過，又復鑽出污泥來自由呼吸了，

但可憐，它們依然逃不掉那最後的厄運——魚鬼那一雙固執的手。

這就是魚鬼，那神祕固執的人。你會厭嫌我冗長乏味的敘述嗎？但是，在未爲你報告這些日子在鄉里間的見聞以前，你看我卻先將你重鈔一遍童年的記憶。

一一

上次爲你敘述過的那魚鬼，今天又在門前看見他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些年來他依然故我，至少在我的眼睛裏，他幾乎沒有多大改變。他依然微駝著背，低俯著頭，反翦著兩手，蹣跚著重實的步伐，在我門前經過。和前幾次一樣，他並沒有看見我（他走路的時候向來不東看西顧，）所以我也不敢斷定，假使他看見了我，是不是也還認得我。

但是認不認得我有什麼相干？反正他是孤獨而沈默的，從來就不喜歡和別人多嘴，他自有一個天地，永遠守著自己的神祕。在鄉里間，關於魚鬼的神祕故事是很多的，人們在他身上馳騁著自己的智慧，發著種種不負責任和不合人情的聯想與推察。但我不必把這些一一瑣碎告訴他，因爲這些對於他原就全無損害，他既不希求別人的瞭解，也不希求別人的友誼和尊敬，獨自走著狹窄的生活的路。你會看見過這一株位置於懸崖絕壁之上，在淒風苦雨之中，獨自生長，而且百無一賴地抵抗著自然的壓力的孤松嗎？遠道的旅人或許會對它的存在發出驚嘆，感覺到生命的不可思議；可是這種驚

嘆和它無干，它完全不需要這些多餘的煩擾，魚鬼就是這樣的一株孤松。人們從不去干犯他，不去關心他的喜樂和悲哀。「魚鬼也有喜樂和悲哀嗎？」這簡直難以設想。

寫到這裏，我聽到窗外有一個婦人在那個反覆哼唱兩句兒歌，這兒歌是作為哄騙孩子們之用的，在我的童年時代業已由誰人編造出來，直到現在，它還在流行，此刻我又聽見它了，她唱的是：

——快莫哭呀乖乖，

再哭魚鬼來！

這兩句兒歌重新喚起我全部童稚心靈的印象，如像一個琴師精妙的指甲撥動到最有力的一根琴絃。我和魚鬼曾經有過種種的遭遇，它在我的記憶裏打下難忘的結。現在你看我把它們一一為你複述出來。我說的自然是悠遠的，然而明晰一如日前的童年。

八月間，棗子紅熟了，採摘那紅豔欲滴的小小果實是孩子們歡欣的中心。沒有別的什麼能比採摘果實更使孩子們感到興奮的了，正如農人們之收穫一樣。和鄰家的一個小遊侶作了伴，在叢林裏以緊張滿足的心情忙碌一陣之後，用敲擊樹枝梢的棗實的長竹竿充當槓杖，一前一後地擽著一滿籃秤錘種的比山查紅得更可愛的果實，從村後叢林裏出來。你可以想見那一刻的一顆充滿著喜悅的心。我們嘴裏哼著詠唱棗子的山歌，剛剛穿出叢叢，迎面就碰見了魚鬼。我們都是聽慣母親們以魚鬼的來臨哄騙孩子們的那兒歌的，這時我們所遭遇到的是怎樣的意外。不消說，兩人都驚慌不迭的

站住了，緊緊的盯著眼。我們雖有兩人，實是孤立無援。我們的心惴惴著，站立在萬分危險的邊緣，從記憶裏迅速喚起種種可怕的意念，不約而同，我們步步往後退縮著。他來了，魚鬼來了，背微微駝，頭低俯著，手反翦著。我們情緒緊張的注視著他，肩上的竹竿瑟瑟顫慄。「他自會走過去的。」我們想，因為魚鬼向來是不願和別人多事的。但是，怎麼？那雙彷彿從不轉動的眼睛，那雙總是固執地凝視著地，如像在我覓什麼失物，又如像在猜尋什麼祕密的，眼睛怎麼轉動了？它們在向我們轉動的嗎？而且那可怕的魚鬼是在向我們拉下可怕的笑臉的嗎？他那永遠是反翦著的手是在向我們招伸的嗎？而且他那巖石一般的嘴是爲了我們而裂開的嗎……

是的，他呀呀唔唔的說話了，他向我們走來了，招著手拉下笑臉走來了，走得更近了，魚鬼來了。這是什麼一回事？是一個噩夢嗎？突然的，後面的小遊侶哭叫一聲，我們幾乎同時拋下竹竿和籃子，讓辛苦採得的心愛的果實撒滿一地，回轉身跑了。在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一髮千鈞之際，你自然可以想像得到一個小孩子所能採取的步驟，而且，在你的想像之中，你可以看見一張怎樣的驚愕的臉孔。我們驚魂動魄的號叫，我們飛腿奔跑，如像是在惡夢之中逃避妖魔，一次一次的撲跌在地，一次一次的重新起來，不顧痛楚，我們奔跑。在當時天真單純的意念之中，落後一步便將爲可怕的魚鬼所擒獲，而一被魚鬼所擒獲便將喪失了生命。小小稚弱的心靈如何容受得下過份的驚嚇？回到家裏便都發了大燒，一如常言所說的，靈魂嚇出體了。我們的母親持著燈籠，爬上扶梯，在屋前屋後爲孩子們喚呼那

走失了的魂魄，把一切惡毒的咒詛拋給那可咒詛的魚鬼。

你會竊笑不是？我在說著如何可笑的故事。不然你會追問魚鬼到底有沒有在後面追趕！或者，他是不是嗒然若喪的感到絕望？誰知道？誰能知道？關於魚鬼的哀樂我們一向不予關心，魚鬼並不是人，並不屬於我們這人的社會。魚鬼的哀樂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

但是，我還要向你述說第二個故事，鈔寫第二次童年的記憶。

還是八月間，收穫完了，山查紅了，是秋天的晴明的日子。我們在山野間放牛。唉，一提到牛，在你心裏不會倏地復活起全部的童年生活嗎？你一定知道，不，你一定記得，八月間可不是牧牛的好季節，因為地氣開始收乾了，為時序所逼，青草失去固有的澤潤，牛羣祇有散在山前山後啃那粗老的草根的份了。但我們牧童卻有自己的娛心之舉。我們在各處採摘紅豔豔的山查果，用斗笠裝著，準備帶回家裏央求媽媽和姐姐用紅絲線串紮起來，圍在頸項做榮譽的飾物。八月裏，牧童們的歌曲也是最多的，我們歌唱著豐盛的收穫，歌唱著中秋明月，歌唱著「山查滿地紅」歌唱著「鬚子兩頭尖」和「桂花千里香」……然而魚鬼來了。他來得如此突然，如此不適時宜。我們正在展覽各自的山查果，把辛勤所得安排在一席平坦的草地上，比賽著那一個的多，那一個的紅和大，那一個的媽媽和姐姐最會穿紮山查的項圈。然而就在這時候那可怕的魚鬼來了。他是從山背後轉過來的，要不然，便是從半天降落下來的，我們全沒有注意到他，然而他卻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嘻嘻，好多的山查……」

一擡眼，什麼，是他，是魚鬼！他從那裏來的？什麼時候來的？他對我們笑著，那原是彷彿從不轉動的眼睛這時卻生著異樣的光輝，狹窄可笑的額角彷彿也變得開朗豁敞得多了，而且，最使孩子們驚異的，他的頸項上也掛著一串紅豔豔的山查果。祇瞥了恩恩的一眼，我們一哄散了，自然，在那一刻，我們都如像是失脚踏進一個險惡的夢裏，我們都會發出一聲驚呼，立刻一羣被餓鷹所撲擊的雞雛一般，的奔了開去，而且，膽小的竟然哭喊起來了，快腿的不要山查也不要牛，直跑回家去了。在山野間，我們習慣於風雨蛇蟲，我們並不懼怕什麼，這一下可是一個不意的大驚嚇，它教我們承受不住。但我們之中也有站在災禍圈外回頭竊看究竟的，我便是這些大膽的孩子們的一個，因為我丟失了斗笠和短衫，不甘心就此跑掉。

「瞧他怎麼辦？」我們有的便在距離魚鬼百來步遠近的地方站住了，不消說這是一種可怕的冒險，每一顆心都在胸口劇烈跳撞著，我們是仗著得自由野間的野性的勇敢纔敢這樣做的。

他怎麼辦？他站在那裏，魚鬼站在那裏，站在我們陳列著的山查果的旁邊。我們看的清楚，起始他呀呀唔唔的說著什麼話，並且向我們招著手。那撒旦在和我們說話，在和我們招著手嗎？於是我們又退了幾步，打量著逃跑的去路。沒有誰答理他，誰敢冒險答理一個撒旦的誘惑？但警戒地站在遠處向他望著。他又呀呀唔唔的說了一陣，招一陣手，怪模怪樣的裂開嘴笑著。自然，我們都沒有真正看見

過魔鬼的笑容，但在那一刻，在我們小孩子的眼裏，那是一種魔鬼的笑容，如像一些神話故事所傳說的，它們慣會使用這種笑容來招騙孩子。我們的心跳撞得更爲劇烈了，有的便畏縮地移動著腳步，當發現自己的努力皆歸徒然時，那魚鬼，他左右環顧著，似乎在我覓什麼天物或猜尋什麼祕密，他沒有再作什麼動作，可也沒有離開，雖站在那裏，固執地站在那裏，眼睛注視著狼藉滿地的山查果，他不再走動了嗎？他在那地方生了根嗎？不過了許久之後，這纔擺一擺手，又復呀呀唔唔地說著含糊不清的言語，回身走下山坡，夕陽爲他在小徑上拖下一個孤寂的影子。

你以爲上面的故事過於殘酷嗎？但是，我還應該把我的記憶敘述完全。當魚鬼走下山坡時，我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從自己頸上取下那串山查果，他把它擲在山坡下面。他爲什麼要把它擲掉？你自然知道那時候我們還在童年，我們還在天真未鑿的時期，還不能瞭解人生的痛苦，不能瞭解世上有廣大的悲慘和醜陋，我們無心去計較那樣的事，而當大家結隊趕牛從山坡上經過時，我們中間的一個更以不屑的神情把那串不潔的山查果用竹篾撥入路旁的小澗。

三

前兩次我爲你重鈔著記憶中魚鬼的故事，你一定會迫切地想要知道我對他的新印象……但是，我覺得還應該先來說一說關於魚鬼的家。

魚鬼也有家嗎？是的，他也有一個家，有一個老娘和一個作石匠的哥哥，住在兩間幾乎就要倒塌的茅屋裏。在我的童年時代，它業已歪斜得使人耽心不會教一陣風雨摧倒了，但一如我們這社會的若干風習，雖然早就糜爛朽腐了，卻還可以苟延殘喘到一個長長的時間。這一次我看到魚鬼的茅屋依然存在著，而且和以前同樣地歪斜不堪，彷彿耐不住一陣風雨。屋子位置在村下首，是一個完全孤獨的存在，低矮而且黑暗，很少人去注意和光顧。不消說，那是一個寂寞可憐的家庭，是村子裏的化外人。

當我回到這生息之所的第一天，我在那茅屋前面經過，這些年來在都市裏生活慣了，見多了變動了，懷著和實際大不相同的豫期回到鄉里間來，最先投給我以驚奇的，便是那個寂寞可憐的家，那兩間奇蹟一般存在著的茅屋。什麼？它還無恙嗎？我喫驚自問，同時不禁踟躕起來了，我特地在它前面逗留了一會，我的腦子裏迅速掠過魚鬼那固執的面影。記憶真是一座神祕的貯藏，它一經為你打開，便一切歷歷如在目前。在那一刻，倏忽之間幾乎擁上了童年時代的全部印象，比以前兩次為你敘述的還要詳盡些。可是當時並沒有看見魚鬼，祇聽見屋子裏的一種叮叮的有規律的鏗擊聲，「那是他不幸的哥哥，」我立刻為自己說明道，「他可還守著那份可憐的職業呢。」

那麼，現在我就為你說一說關於魚鬼的一家，關於他的哥哥和他的母親罷。

他的作石匠的哥哥是一個跛者。據說在他年青的時候，他是鄰近幾個村子裏最出色的石匠，他

的手藝可以和縣城裏最好的石匠相比，然而命運無情，在一次搬移巨大的石具時不小心腿給碾碎了，而且，雖然會加診治，也還是全然無效地變成殘廢了。但他依然守著自己那份貧薄的職業，因為未受損害的雙手，依然可以擎持錘子和鑿子，生活之路依然沒有殘廢而中斷。這在他是幸運還是不幸？這樣的問題照例是難以回答的。由於職業的要求，他的背也是微駝的，更爲著吸了太多的石屑，患著一口喘咳的毛病（你看見過幾個不患喘咳症的石匠？）他繼續著他的職業，並且和大多數人一樣，繼續殉身於他的職業。很自然的結果，異於兄弟的健壯，這石匠卻是羸瘦的，臉色蒼白，皮包著骨，胳膊上布滿著高高隆起的筋絡，如像纏著青藤的枯疲的松枝。在我的童年時代，每天黃昏，人們都可以看到他坐在自己屋前的一具石凳上（這具石凳現在仍然存在，）帶著沈思的神色，僵僵著身子，一隻蟾蜍似的吸咽吐痰和歎息。

魚鬼的母親，她是一個矮腫得可笑的小老婆婆，乾瘦和癡性，如像一個畏懼陽光的鼯鼠。沒有人知道她的確實年齡，但她實在是老了，暗澹的生活和過度的勞苦在她缺乏血色的臉上刻劃著蛛網一般的皺紋，而且把她原是弱小的身軀壓得更形僵僵了，襤褸的古式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如像披在枯死的樹丫上。人們很少看見她出屋子，她把自己生命的全部消磨在那洞窟般的屋子裏，彷彿屋子裏埋藏著無窮的祕密，她就生活在祕密之中。她有一雙永遠是紅腫的淚眼，鼻子小而尖削，頭則是半禿的，稀少的白髮上老是蒙封著塵埃。和她兒子一樣，她也是鄉里間的怪異人物之一，人們在她身上

編造著各種各樣的故事——不消說，這些故事大都和她兒子魚鬼有關。比方說，按照鄉里間一般的辦法，她把兒子捕捉所有的魚烘曬成爲魚乾，趕集的日子叫作石匠的兒子背往城裏去兜售，卻很少賣給同村子的人。這樣的事情，以她從村人們所受的待遇看來，不是極自然的嗎？然而大家都說了，老太婆在月夜裏把乾魚鋪在曬竹席上，自己卻跪著燒香祭告魚們的靈魂，然後挑一擔砂子倒在村前池塘裏。那些砂子便都重新變成魚，各自收了業已喪失軀殼的靈魂，這就是爲什麼魚鬼能有那樣多捉不完的魚；又因爲魚是砂子變的，喫了的人要短陽壽，這是爲什麼那老太婆不願意把魚乾賣給同村人。

聽著這樣的故事，或許你又會啞然失笑起來不是？但它在鄉里間可是真實的，完完全全的真實的。尤其是我們孩子們，我們躲避魚鬼，也躲避那老太婆。不過我們之所以躲避她，僅祇因爲她在我們眼中是一個不祥物。大人們時常拿這樣的話來恫嚇小孩子，「不要和魚鬼婆婆打照面，小心嚇走了魂靈！」因之我們便成羣結隊的追逐在她後面，對她唱著這樣的歌：

——魚鬼婆婆，

鬼計多，

曬了魚乾

闖了禍！

對魚鬼我們是恐懼，對魚鬼婆婆我們卻是憎惡與不屑。遊侶中間有一個個子矮瑣，不肯成長的，我們就說，「你是給魚鬼婆婆摸了頭了。」如果有誰生點什麼小毛小病，罪惡也全歸給那可憐的老太婆，說，「一定是和魚鬼婆婆照了面了。」入夜後人們便不敢從她那兩間破倒孝屋面前經過，怕是看見魚鬼婆婆在月光下面鋪曬那神祕的魚乾。

魚鬼是我們恐怖的對象，而那乾瘦的老太婆則是厄運的化身。

寫了上面的一段，原是可以把魚鬼一家的故事結束了的。可是今天我又聽到關於魚鬼婆婆的新的事蹟了，她業已在去年一個寒夜裏死了，據說，那死也是神祕的，並且曾引起各種各樣的猜察。在鄉里間，由於季節的限制，一過秋分，池塘和溪澗裏辱水捉魚的事情便少了，但魚鬼依然每天帶著漠然的神情，背著沈重的魚籠，走過黃昏後的原野。即使是在深水潭裏，一般做母親的諄諄警戒孩子們到岸邊去割草放牛的地方，他也獨自在岸腳下的水草叢和樹根邊，以其固執的手摸索著每一個泥窠，每一枝水草，這樣一直繼續到嚴冬的來到，然後母子三人便如像冬眠的蟲類一樣的蟄伏在黑暗的屋子裏。……一個雪晨，人們突然看見那兩兄弟擡著一捆破舊的草席上山去了，那裏面裹的便是魚鬼婆婆的屍體。

於是立刻生出新聞，說是有人看到前一天晚上，老太婆跪在雪地裏，她的銀白的長髮披在瘦削

的兩肩，她的面前依然鋪著曬魚乾的竹席，而且鋪的竹席格外長，曬的魚乾也格外多。人們下著種種斷語和解釋，證明那是罪孽盈滿的結果，千百萬的魚類索去她的魂靈，遭了天罰了。但這樣的推察還是不夠，在鄉里間，新聞是會繁殖的。過了幾天，又孳生出新的新聞，說是每天晚上，魚鬼都跪到母親的墳前去小聲啼哭，一直到雞叫明了纔回到屋裏去。爲什麼他要這樣做？——人們的解釋更多，也更離奇，由種種不同的解釋所生的一致的預言，則是造了更大的孽蹟的魚鬼，他將來一定有著和魚鬼婆婆同樣的結局。

同樣的，那兩間寂寞的屋子也變得更加恐怖，更加神祕，如像那是將使全村受難的災禍的淵藪。於是有人主張把那對古怪的兄弟驅逐出村去，因爲他們母子三人的來歷原就不清楚；也有人主張半夜裏放一把火，把那兩間可怕的屋子燒掉了完事，但是說歸說，有誰敢做這樣大膽的事情？敢冒這樣的危險？因爲大家都相信，魚鬼是一個妖魔，惹了他將會招引來不可思議的災禍。

四

今天，我懷著激奮的情緒給你報告一個消息，我和那個奇怪的固執的魚鬼談過一次話了，談過生平第一次的話了。你自然知道，這在我是重要的一步，如果我要闖入他的一向戒備得極其嚴緊的生活之門，是必須跨過這一步的。

今天，一架敵人的飛機突然出現在村子的上空了。在我回到這鄉里間的一段時日中，我第一次看到戰爭的標識是長空一碧，了無雲翳的晴朗的天氣，自然是大家都出來眺望了。他們業已學習到戰爭的知識，這時便莫不爲自己找尋一個適當的掩護。我看見他們擠在籬口下面，門廊下面，或是一株橙子樹下面，而且互相警戒著聲張和揮手，作母親和姐姐的，則全把孩子們用自己的懷抱保護著，有的甚至用手掌掩著他們的耳朵，飛機在上空打著旋，一時遠去了，一時又復近來。人們的心，弦一樣的開始慢慢緊張。突然，一個人呀呀唔唔的來了，他似乎在對天上的那怪物作著詛咒，他指手劃腳，完全沒有掩蔽也沒有顧忌的來了。立刻，責罵從四面八方擲向他了，同時有石子從四面八方飛向他。他是誰？他爲什麼這樣大膽？

除了魚鬼還有誰？你一定會這樣給自己回答。不錯，他自然是魚鬼。在衆多的責罵和石子的攻擊裏，他簡直怔住了。他茫然地站在那裏，環顧著四周，午後的太陽在他身邊投下一個矮胖寂寞的影子。他是一個樞子似的站在空場上的。感謝上蒼，他的大膽並沒有招來什麼災禍，飛機在兜了幾個圈子之後飛掉了，人們的責罵也停止了，但他依然站在那裏，他在那裏生了根了。他的眼睛停止轉動，背微微駝著，祇是雙手下垂著，並沒有反剪在背後。

你當然會說，如果要闖入他的生活，這是一個機會了不是？不消說，我走出門去，走向他了。首先我要知道，他究竟是否還認得我。當我和他相距得近時，他的眼睛轉動起來了，嘴唇也翕動起來了，一個

鐵石人復活了。

「你……你回來？」我清晰聽見從他那兩片巖石一般的嘴裏吐出這樣的詢問。

「是的，你還認得我？」

「認得，」他眯著眼睛，聲音略帶嘶澀，「認得……你是在外面跑千山萬水的……纔回來。」

「剛纔你看見飛艇？」我學著鄉里間的口吻。

「飛艇，人家日本的，兩個紅巴巴。」

「那麼剛纔你是在罵它？」

沒有回答，他笑著，裂開巖石一般的嘴唇，露出黃污的牙齒笑著。那是一個小孩子的笑，一種純真無邪的笑，一種善意的笑。雖然和他那張低額扁鼻的臉孔相配襯，那模樣是奇異的，近於可怕的，彷彿是一個巨大的猩猩。

我們的談話就此停止。自然，我們這是一場可笑的談話，不過它業已給予我們極大的滿足了，因為我總算和他談過話了，或者說，和他建築下友誼的基礎了。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有著比結識一個最可尊敬的友人更大更深的喜悅，我業已叩開一張人性之門。這在別人是需要膽識和勇敢的，在我則僅僅需要機會，需要一顆誠摯的心。魚鬼，他也從我的這種態度上獲得喜悅了，他的額角豁朗了，眼睛生出光輝了，整個臉孔在霎時間變成柔和可親了。他笑著，彷彿適纔所遭遇到的難堪的冷談業已

完全忘卻，彷彿一個人在深山荒野之中，在瘴癘猛獸的包圍裏，突然在自己面前出現一個同類的夥伴，他滿足地反翹起雙手，拖著一個孤獨的影子，默默地走掉了。

當我懷著同樣滿足的心，目送著他微儂的背影逐漸遠去，在一個屋角邊消失，然後轉過身子打算回家時，我看見在我身後業已跟隨著一羣小孩子，他們的臉上莫不顯露著驚奇迷惑的表情，這時和我打個照面，便一哄逃散了，一如童年時代我們的逃避魚鬼一樣。

我自然明白他們驚奇的緣由，但我還是叫住了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問道，「你們逃什麼？」那孩子妞妮地站住，看了一眼他的同伴們，囁嚅回答道：

「怕魚鬼……」

「他不是已經走了？」

「你和魚鬼說話，我們怕你。」

聽著這樣的回答，我不禁啞然失笑了。你自然知道我爲什麼笑的。我滿心激奮的回家。正在門廊裏，一個嬌嬌輩的女人，一個鄉里間的出名的長舌婦，把我攔住了，她拉長一張原就長長的臉孔，神色嚴重的警告我道：

「你和魚鬼說了話？你這個真叫是讀書人！你怎麼可以和他去說話！你不知道他……」
於是她告訴我下面的兩個小故事。

有一天，魚鬼正從田間回村，和人們常常所看見的那樣，赤手露腿，渾身泥污，背著大筴，微駝著背。自然他是捕魚回來的。正好是向晚分時，田野間開始為昏暗的暮色所蒙罩，照例在這樣的時候，這村子裏的第一位大人物，村民們實際的統治者，曾經於北伐後數年間在城裏當過縣議員，為大家一直尊稱為「議員五爺」的，一個有著一雙金魚眼，一張鰻魚嘴的巨紳，他出來巡視自己的田地了，你一定也非常熟悉這樣的人，在我們鄉里間，他們到處存在著，到處受著鄉民的尊敬，而且，幾乎一例地是態度傲慢的，他在鄉里間的權威，從我童年時代起，直到現在，似乎還沒有衰落。爲了掩飾眼睛的缺點（因爲據相書上說，一雙金魚眼和一份大財產是不相稱的），他永遠在自己的鼻梁上架著一副墨晶眼鏡；同時爲了增加儀表的不凡，在出門時總是舞著一根粗大的黑漆的手杖。這時候，他就是以戴眼鏡舞手杖的姿勢走出田間來了。在一條狹窄的田徑上，他和魚鬼打了照面，這原是很平常的。並且，這位議員五爺的習慣，是在田間遇見村民向他表示尊敬時，僅僅從鼻子裏輕輕哼出一點聲音就算了的。魚鬼當然不懂得尊敬別人，也不讓路，於是議員五爺忽然想起要和他開點小玩笑了。當他們貼近身子時，議員五爺用手杖攔住了他的去路，正想笑著開口問一句刻毒的俏皮話時，一個莽撞的拳頭猛地伸向他那尊貴的額角，把架在鼻梁上的墨晶眼鏡打得粉碎，而且傷及眼睛，立刻冒出血來了。這自然是一個驚人的故事。可是在這個故事演出後不久，第二個驚人的故事重又使得全村鼎沸了。那是村子裏一個綽號叫做「小菜花」的小寡婦，有一天她獨自到村後一座小土山上去撿拾

松毛就在山上碰到了魚鬼。這本來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秋天，松林經過大風的梳刷後，松毛落了，地上便如像鋪著一層厚實的氈子，一般動勞的農家婦女，搶先上山去撿拾，有的甚至冒著豺狼的危險，半夜裏也敢於到山上松林裏去，因為生活原是無憐恤的。鄉里間流行一句話，「道路通天下，人人走得。」碰到魚鬼也全不足奇。事後據小菜花自己對人宣稱，她是在山上時自己落下頭巾，走在後面的魚鬼把它檢了交還給她，因之兩人曾經交談過幾句簡單的話。晚上小寡婦睡在牀上，聽見外面有人打門，她起身把門開了，大概當時來不及點燈，不知道自己所迎接的到底是什麼人，她正待問那個不速客的來意時，突然她發覺自己為兩條壯健有力的胳膊擒住了，而且把她撲倒在地上了……不消說，她喊出了聲。隔壁鄰舍最初聽了並不在意，因為在小菜花家裏，一向多的是蜂蜂蝶蝶；最後發覺情形不對，以為一定是發生了什麼謀命案子，急忙糾合多人趕過去時，發現小菜花正被一個茁壯的男人按壓在地上，幾乎透不過氣，喊不出聲了……

「難道那男人竟是魚鬼？」當時我聽了感到幾分驚訝。

「是呀，」她做了一個儼乎其然的表情，「誰曉得竟是那個該死的呀，所以我告訴你，萬萬莫去惹他，萬萬惹他不得，敬鬼神而遠之呀。」

現在，當我為你寫著這些的時候，我覺得非但不上面的兩個小故事為怪，反而有幾分偏愛起魚鬼來了。自然，在演出這樣的故事之後，可憐的魚鬼少不了要得到懲罰——但關於它，我們還是不

要去提起的好，因為那對於你或許是太不愉快了。

五

關於魚鬼，上一次說到我業已和他打下友誼的基礎，現在我要告訴你，我業已拜訪過他的家了。我說拜訪，或許你會覺得我是在對你故示驕誇不是？但我是確確實實地拜訪了他的家，而且和他那位跛子的哥哥談了話來的。為什麼我能够走進那兩間神祕檻樓的茅屋？為什麼我能够闖入那對古怪的兄弟的生活？這祇能感謝機緣。今天是一個陰天，早晨的時候，兩個小孩子為我講述著魚鬼婆婆的故事，講述著那悲哀的老太婆的墳墓。你們是兩個牧童，長年和耕牛作伴，生活在山野之間，習熟一切山野的故事。當他們講到魚鬼婆婆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如此天真，充滿著自信，講的又是如此真實不移。在他們的表情裏，使我候時重又生活到童年裏去了，重又體味到童年時代對魚鬼和魚鬼婆婆的感情了。要復述他們的語言是很難的。他們講到魚鬼婆婆的墳墓就在那兩間神祕的茅屋的後面，那裏原是一塊業已廢棄了的義塚地，由於年代久遠，古舊的墳墓幾乎全數陵夷了，成爲一片草木森暗的荒地，傳說著各種可怕的故事，人們很少走近它。但魚鬼婆婆的墳墓卻是非常顯眼的。「魚鬼婆婆的墳上一片黃」一個說，「長年不長草，一百年也不會長草，一千年也不會長草了。」

「說是要等到魚鬼死了就會長草哩。」一個認真的糾正他。

「爲什麼？」我禁不住的插嘴問道。

「爲什麼？」最先說話的那一個白了我一眼，彷彿是在怪我連這樣一點粗淺的道理也不想通似的，「魚鬼的魚沒有人給曬了呀，她就晚上爬出墳墓來給兒子曬魚，鷄叫明以前仍舊爬回去。」

「有一次誤過了時辰，鷄叫明了，爬不回去了，便睡在茅屋裏，魚鬼守著她，一天不出屋，墳墓的土是翻開的。」一個補充說。

「你們都去看了嗎？」

「那裏敢去看！以前我們就不敢到那義冢地裏去的，有了魚鬼婆婆，再也不敢去啦。」

說著這樣的話，兩個人同時做著嚴重的表情。

聽取了孩子們的故事，我立刻起意要去看那成爲禍祟的墳墓了。下午四時左右，我向村下首那廢棄了的義冢地走去。在外表上，我是在作著照例的傍晚時分的散步，可是在內心裏，祇有自己纔知道有多麼的焦灼，有多麼的不寧靜，如像一個膽小的孩子在走向一間不吉祥的黑房。那廢棄了的義冢地，在我的童年時代，就是一塊禁地，一個恐懼的對象；而現在，我是正躡躑於一些亂草荒蔓之中了。荳葉和藜莓子絆纏著鞋襠，刺藤的長臂撕扯著袴筒，我惴惴的行走。爲了開拓路徑，還手折了一根粗大的野桑的枝丫，撲打著漫天漫地的野草。終於一個小小的可憐的墳墓在我面前出現了，我心頭一顫，如像在全無防備的時候突然看見一灘血泊，或者是赤腳，踩到一條死蛇。但我隨即鎮靜住自己。

「這就是了，」我對自己說道，便在墳墓邊站住，端詳著它。

「這是魚鬼婆婆的墳墓，她就睡在這裏面。」我又這樣對自己說了一遍，彷彿唯恐自己不敢置信似的。

但是，這也算是墳墓嗎？這不過祇是一個淺淺的土堆，祇有普通墳墓一半大。「一坯黃土，」已是它最適當的形容詞。土是一種近於紅色的葦塊，很鬆，幾乎載不起一個人的脚步，整個墳墓如像是由一位生性奇畜的人所砌造的，他不肯在它上面多放一撮泥土，而且處處顯出被雨水沖坍了的形跡，以致草類也不便於寄生，在這叢蔓之中，它完全是一個可憐的寒僧的存在。我不忍再站在那裏，便沿著墓前一條從野草叢裏艱辛踐踏出來的並不顯明的小徑走出義冢地來了。

一切都是機緣，一切全類機緣。正當這時，我碰見魚鬼。他正在義冢旁邊從荒地開墾出來的一條帶子一般的耕地上鋤掘什麼，彷彿第一次我纔知道這個謎一樣的人，即使被叫做「魚鬼，」實際上卻依然是一個純真的農民，便驀地感到更其可親近了（這種感情你是應該能瞭解的。）他俯著微儂的身子，熟練地舞動著手裏的鋤頭，最初似乎並沒有發現從義冢地裏出來的人，雖說我一路揮著野桑的枝梗。

「你……鋤什麼呀？」我開始道。

如像一個專心壹志於自己的玩物的孩子，受到突然的一擊，他駭然地回過頭來。一看見是我，是

一個曾經對他表示過善意的人，他和善地猩猩一般的裂開嘴笑了，卻沒有立刻答話。

我又把適纔的問話重覆了一遍，其實我是業已看出耕地上的作物了的。

「棉花，」他簡短的回答。

「也種稻嗎？」

「地裏種不得……田裏纔種得……」

「有田嗎？」

「田有……那裏，」他指著村子前面，「溪邊是，大水田哩。」

在我們這鄉里間，大水田是指的溪岸旁邊易為洪水掩沒的混合砂泥的礮土，耕種它的，自然是一些沒有土地，但仍須依賴土地為生的人們。現地正當是稻禾旺盛，將臨收穫的時期，村前展開著一片豐裕的金黃。魚鬼停住鋤，以一個小孩子的凝注的神情眺望著，彷彿要從那廣袤的稻禾的大海裏找尋出自己的作物來一樣，一壁喃喃道：

「今年的收成……真是再好也沒有哩。」

「還種粟嗎？」

「粟有……那裏，」他指著另一條從荒地開墾出來的耕地。

「多高的粟秧！」我不禁發出讚美之聲了。這可憐的幾乎受揶揄的人，他佔有著人們所不屑佔

取的零星瘠瘠的土地，但是你看他以其一個真正的農民的固執和熱忱，把它們耕種得這樣好。看著那又高又茂的粟秧，我簡直迷惘起來了。

「到我屋裏去……坐坐。」他忽然笑著這樣說道。

自然，我去了。我跟他後面，走向相距不遠的那兩間樸樸的茅屋，懷著滿腔激動的情緒。

到達屋前時，魚鬼放下鋤頭，顯出一副非常妮姐的神色，回過頭來笑著。是他在羞慚於自己的家屋的簡陋，覺得愧對難得的客人嗎？他似乎要和我說什麼話，在他的臉上始終浮現著一種小孩子似的神情，一種如像秋日晴定一般純一的心地的表現。我們一跨進門去，屋子裏面叮叮的錘子聲隨即停息，同時他的眼睛也立刻給一陣昏暗封住了。天呵，難道這也算是屋子嗎？這實在祇是一個有頂蓋的洞穴，一個比野獸的洞穴好不了多少的洞穴。裏面一片暗黑，如果不是從稻稻的頂蓋和泥牆相接的地方的縫隙間漏下一線稀薄的光，你簡直無法舉步。就借著這一線線可憐的微光，我隱約地看到一座土爐，一些零亂不整的桌凳之類的用具。同時，從發散出一種混合著潮溼的霉氣和石灰氣的奇怪的氣息的一個角隅裏，隨著幾聲乾咳，我看到一個個體的蟾蜍似的身子，慢慢的站將起來了。

「坐……坐……嘿嘿。」

我發現在自己的身後業已被安放著一條凳子，而那蟾蜍一般的身子也跨過幾塊白白的東西走近來了。我自然知道他就是魚鬼的哥哥，一個殘廢的石匠。並且我的眼睛也開始分辨出那些白白

的東西，實際上便是幾塊大小不一的青石，是幾個尙未完工的小臼和礮子。

「難得，真難得……嘿嘿。」

立刻我在聽到一陣粗大的喘息的聲音，同時，看見一張乾瘦的臉孔了。我的眼睛開始習慣於黑暗了，可是一般難堪的青柴的煙薰發出來了，魚鬼正在動手煮水準備款待客人。

「幾時千山萬水回來的呀？」作石匠的哥哥開始以一個主人的身份和我交談，聲音如像是從一個空洞破碎的肺部裏發出來的，嘶澀而且帶瘡癩。

「回來很久了，一個多月了哩。」

「萬事都好呀？」

「都好……耽擱你的事了。」我指著那些青石。

「你這真是，嘿嘿，那裏好說這種話呢？你這真是，嘿嘿，難得得很的貴客呀。」

他從身後拿出一根短短的旱菸管，個個身子一跛一跛的走到土竈上去取火，並且輕聲和作弟弟的說了幾句什麼話。回來時看見我受著慢慢濃烈起來的煙薰的窘迫，便提議坐到門邊去，一壁遞給我一把脫了線的麥帚扇。

「手藝買賣還好嗎？」我以村里問的口吻問道。

坐在我對面的一段代矮脚凳的樹根上，他搖搖頭，然後輕咳著，低沈地所答非所問地說道：

「我是常言說的好，秋天的茄瓜半節爛，不怕你見笑，要不是弟弟的那雙手，嘿，那真是，不餓死也餓死啦。」

於是，慨嘆來了，間隔著呼出的煙，短促的咳嗽和深長的嘆息，他斷斷續續地訴說著自己黯澹的日子。我看著他那一張蒼白，乾癟，全無一點血氣也全無一點激動，如像一具正待埋葬的屍一般的臉孔，他那一張叢簇黃鬚的一個老太婆一般的嘴，以及鋪蒙著一層薄薄的石粉的荒草一般的頭髮，聽著他那可怕的嘶破的聲音，幾乎不能自制地顫慄起來了，我急切的把自己的眼光投向門外那豐饒的原野。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旁邊的地上業已擺著一碗赭色的茶，而魚鬼，他也已默默的站在作哥哥的石匠的身後了，臉上露著樸實的心中不留塵屑的笑容。

「弟弟，你端個凳子來坐坐罷，」石匠親切的招呼道。

作弟弟的不言語，也不坐，祇是微笑著。

「弟弟真是好弟弟，」石匠繼續說話，「農忙的時候作地，閒空的時候捉魚，一回家便說，『哥哥，你歇歇，』有幾回還來奪掉我的錘子鑿子，真叫是，一母所生的呀。」

「哥哥，」作弟弟的輕輕叫了一聲，制止石匠再往下說。

「我爲什麼不說？」石匠反過臉去愛撫地看了他一眼，「爲什麼不要我說？同胞兄弟，同根的樹，

「枝死了，一枝枯呀。」

於是咳嗽逼上來，全身痠孿如一支蝦。作弟弟的便給他輕輕搥著背。

我覺得我不應該再坐下去了，而且我發覺自己的眼臉裏業已開始溼潤模糊起來了。於是像逃跑一樣的，我急急的告辭走了。石匠正想壓制住喘咳挽留我，而當他發現這也無效時，便揮舞一雙手，帶咳的嘶聲喊著：

「弟弟……趕快……你把牀頭裏那兩個橘子……拿去送……送……」

自然我並沒有收受他們的橘子，我逃回家來了。我怎麼能不逃呢？那兩個橘子，大概是從老遠的市集上，作弟弟的買給哥哥診治咳嗽病的罷？那一霎那間，我祇簡單的覺得，在這一對可憐的兄弟的前面，一切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蔑視和傲慢全係不可赦救的罪惡。

六

這裏我給你帶來一個很壞的消息，一個很不愉快的消息。生命太短促，我的人物的描繪剛開始，便不得不告結束了。我是說，魚鬼死了。

什麼？魚鬼那樣一個壯健而固執的人，他死了一個固執的人不是也有著固執的生命的嗎？故事剛開始便完了？你腦子裏是不是正掠過這一串疑問？但是別喫驚，他死了，的確確死了，這真是意外。

的，不可挽救的事情。在我們一生中間，往往會邂逅到一些完全意外的事情的。一堵危牆，白墜落了，土磚裂了，且不保夕地歪斜了，人們都不敢從它旁邊經過，滿心以為便在下一分鐘就將倒塌的，可是經過一年兩年，五年十年，他看見它依然無恙；可是一株稚樹，枝葉茂盛，正當生命煥發之日，昨天傍晚還對它讚歎過生命的美麗，今天早晨你得大喫一驚，你看見它業已完全枯萎了，從它你看不到一點兒生命的形跡，幾乎叫你不相信它昨天還是活著的，還是有生命的……

旬日以前，鄉里間謠言很盛，說是這離戰地不遠的土地上的收穫期到了，海盜式的敵人又將興風作浪了。當時我就想，難道那些魔鬼們竟連魚鬼那生長於大水田裏的食糧也要被劫掠去嗎？可是在這樣的謠言未成事實以前，另一種敵人來了，那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敵人來了。我是說，洪水來了。

一週來雨是全無節制地下著。在沈悶的日子裏，我從窗口望著那愁苦的大地。稻禾受了蹂躪，委屈地掩臥著，無可奈何的承受著雨水的淋漓。一切桑樹，檉樹，楊柳和小荊樹，莫不搖曳著身肢，表示和埋怨這種彷彿是無盡止的苦刑。池塘起著細小的，似乎是永遠不會消失的皺紋；芋子的大葉，最初雨珠落在那上面，滾轉著，又剝落的滾下泥土；後來終於破裂了，下垂了。大水烏張開白色的翅膀，在稻田上飛翔著。一陣風吹過，在空中捲起一層輕輕的霧。

終於雨停了，洪水來了，從溪岸泛溢出白流，遠遠望去，如像是無數道瀑布的傾瀉。農民們忘記了對天時的嗟怨，甚至是忘記了對作物的痛惜，他們莫不一心皈命地從事於搶救工作，忙碌於疏通溝

渠，趕築臨時防堤和堵塞溪岸的罅裂。不消說，我是不會不珍惜這樣的機會的，在雨霽的第一天，我就想出發巡視去了。我把自己打扮得如像是一個老農人，把袴筒直捲到腿根，撐著一根竹竿，從氾濫著泥水的田塍上走過，由於滑溜，你得把腳趾嵌得緊緊的，小小心的舉步。一路上，可以看到滿身斑紋的水蛇在水面上疲乏地浮游，「水牛」（一種小蟲）蚱蜢和土蛙們到處跳躍著，而青色的大水蛙，則豪興萬狀地鼓噪著，如像慶賀著災禍的來臨。野鴨們，也以一種幸災樂禍的神情在稻田裏出沒。祇有烏鴉是悲哀的，停在樹梢頭發著飢餓的鳴吟。位置比較高的稻田，這時正從田缺口恩恩放水，低處的稻禾則業已被水淹了大半截，在東邊的遠山上，低雲在山巔作著象徵微雨水還不肯停止的「老鼠窠」。我一直走向那泛濫著白流的溪岸。

溪岸上另是一副慘烈的景象。溪水如像一條巨大的怒龍，張牙舞爪的猛闖過來，那聲勢彷彿要以不可一世的渾流衝破一切障礙，不管你是堤坡，大樹，橋梁。溪岸低的地方，水越過了它，衝在穀田裏，稻穗浸在水裏，穀粒發了芽，放青了，有的竟有寸來長，溪岸高的地方，則業已開始坼裂，罅縫裏冒著泡沫。農民們來往查勘著，一處一處的用門板和稻藉進行堵塞的工作。我撐著竹竿沿田塍走，我希望能夠碰到那個被叫做「魚鬼」的好農人。

我沒有失望，魚鬼是在那邊，在堵塞一處溪岸。雖然半淹在水裏，我也可以看見他的「大水田」裏有著比別人更豐富的作物。屬於他的那段溪岸，原是高高的，厚厚的，可是不幸它是一個彎曲的外

弧，正擋著水勢，所以還是呈顯著即將坍塌的險象。在一條長長的罅縫裏，冒著沸騰一般的泡沫。魚鬼，他慌亂地在自己田邊用雙手挖著泥塊，完全無濟於事地堵塞著罅縫，這裏還沒有彌補好，那裏又湧出黃水。但他不知厭倦地進行著自己的工作，彷彿他業已繼續了很久，彷彿他還要繼續下去，永不停息。有時他甚至為防止一處新的罅縫，便把自己的身子當作堵塞物。他大概沒有發現我的來到，他做什麼都是專一的。

「你在這裏？」當他重新站起身子時，我招呼他道。

他笑著，渾身泥漿，雙手失措地攙著柁子，又把溼透了的柁管高捲到腿根。

「這是你種的田？」

「是的，」他喘喘的作答。

「發芽了哩，還是趕緊把它割掉的好，收得一粒是一粒呀。」我勸告他道，因為他現在忙碌的顯然是一種徒勞。

「天還有雨，」他望望天，「割掉捨不得，他還是要發芽哩。」

農民靠天喫飯，這真是一個小小的悲劇。魚鬼說著，又立刻拿起一把稻耨去彌補另一處冒著水泡的裂罅。雖然明知是徒勞，明知是不可挽救的厄運，他還是祇有獻出自己所有的力量。稻禾的生命和一個農民的生命是不可分的。

我不能在那裏久留，不忍面對著那宿命一般的悲劇。我想，如果我勸他放棄那種多餘的努力呢？如果我給他說明災禍的不可避免呢？如果我對他說，即使他的堵塞僥倖成功，但祇消整個堤岸中有一處崩決，依然將全功盡棄呢？你自然知道我不能這樣做。這祇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話，對於一個農民是完全不適宜的。農民自有他們自己的哲學，自己的生活。在回村的路上，我還是不時的回顧著他的背影，好像回顧一個固執的命運。

這還是昨天的事。今天早晨，惡耗便傳來了。堤岸終於在子夜後崩決了，魚鬼也終於殉身在自己的田裏，一個固執壯健的生命終於完結了。據眼見的人說，堤岸的決口有丈把來闊，湍流如像山岳崩坍一般傾倒著，魚鬼的稻禾不僅全被衝毀，這田也給沙泥埋掉了大半。而幾個鐘頭以前還在那裏彌補自己的命運的，那個良善固執的稻禾主人，他雙手緊緊抱著一束稻子，在急湍裏浮沈著，身肢飽漲得好像是一個巨大的桶子。

很多的人拉著木筏去打撈那個可憐憫的屍體，在生前，他是一個魚鬼，不受人尊敬，不被人同情，可是現在他死了，他殉身於一個共同的災禍裏了，人們重新認識他，好像認識自己的命運。最初我起意去看看他，那個曾經從我這裏獲得溫暖的人；但我終於沒有去，我僅僅倚著窗口，眺望著那一片汪洋，以及一羣水面上螞蟻一樣的黑點子，在我的腦子裏，浮現著夜半堤決那一刻的景象……

啊，一想到這，我無法把持自己的心平靜了。「在臨死前他曾經叫喊過嗎？」我彷彿聽到這樣一

句閒話。但是想，他大概是未曾叫喊過的。他不是一個沈默的人嗎？或許，當他抱著一束稻子，在生命即將告終的一刻，他是曾經叫喚過自己作石匠的哥哥的罷？至少，他是想到過那個殘廢的依賴他爲生的哥哥的罷？……唉，我是語無倫次起來了。

三十一年九月八日六輪陂

